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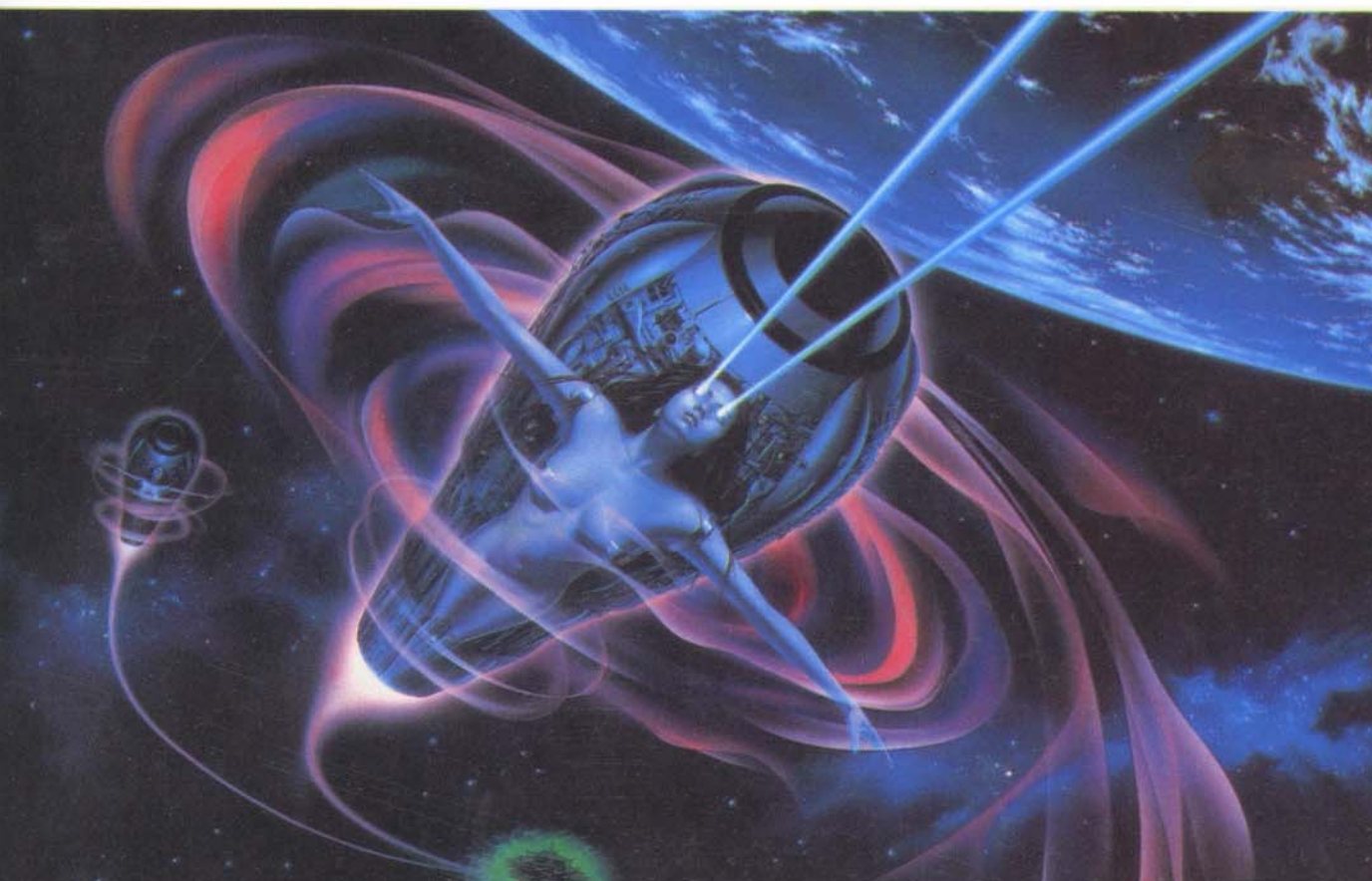


SFW

科幻世界

9/2

- 雾中山传奇 ● 外星恋
- 太空百慕大
- 生死第六天





科幻迷的画

读者是科幻迷，编者更是科幻迷。许多事只要入了迷，就会迷出奇迹。

如何才能把这个栏目，办得使读者入迷。除了编者入迷式的工作，更希望读者、作者入迷式的支持，寄来入迷的稿件。谢谢大家！

四眼飞人

生物工程的辉煌成果，

——四眼飞人。

头顶生有光合器官，

像植物一样，制造身体所需给养。

两侧长有能发射超声波的器官，

以判断离他一定距离的任何物体。

四只眼睛具有超人类的功能：

在黑夜识别物体的色彩、质地，

在高空中分析地下的矿产。

如果四眼聚集一点，

将烧焦器物。

因其强有力的翅膀，可以作三维运动，

四眼飞人，意味着什么，

给科幻迷的朋友们将留下一块思维的空间。

魏玉先 构思

（新疆省呼图壁县芳三场二连）

向际纯 绘画（四川·成都）

菌人

在宇宙的深处，

生活着神秘的“菌人”，

他们像菌类一样繁衍，

彼此亲密无间。

他们的孩子，

就是微小的孢子，

宇宙尘粒是他们的飞船。

在星云间穿行，

寻觅生存的环境，

拓开群体的空间。

孙健 构思

（南京3708信箱2分箱）

吴雪灵 绘画

（四川成都二十五中）



科幻
A B

叶牧天 画

（四川·成都市木偶剧团）



做庄稼
实在苦！

食物合成器



反污染发生器

演 习

钢与玻璃，
隔断了阳光、雨露、空气。
巨型生物圈2号试管，
宛如微型地球，
哺育着四千动植物，四男四女。
圈内山含苍翠，海在呼吸，
有做花媒的蜜蜂，会唱歌的小溪，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试验
或许是向太空移民的演习。
曾记否，
五亿年前，
海中的两栖动物，
第一次登上了陆地……



科学文艺双月刊

1991年

第2期 (总第69期)

3月15日出版

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征文

·雾中山传奇 刘兴诗 4

考古学家曹仲安倏然隐遁了,笔者四处寻访,追至西南山野,在雾中山发现飞来佛、古墓、贝币……疑云迷雾,如坠空云。几经巧遇渔舟老人,托钵老僧,终于发现失踪的学者乘坐外星人赠的仙槎,几度出入历史,寻访戒日王,拜见释迦牟尼,证实了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面对另一时空,笔者深情呼唤:友人,归来。

·故土难离 金平 65

南极冰川突然融化,一位被冰雪埋葬已久的摄影师起死回生,成为举世瞩目的名星,也成为众人惊骇的敌手。他曾摄下过多的秘密,一旦披露,庞大的外星移民计划将毁于一旦,因而招致敌手追踪,警探暗杀,各方追捕……最后,他公开的秘密令地球人震惊。故土难离,人们重新拥抱了自己的星球。

·生死第六天 吴岩 16

在众目睽睽之下,“天女国三号”宇宙飞船倏然失踪。上校赶到失踪现场,却没发现蛛丝马迹。原来,飞船在高磁场下微缩转移,飞进一个小男孩脑中。为了抢救飞船和小孩,科学家们开始了艰苦的努力,终于在飞船轰然恢复原形之前,巧妙地将它移出人脑。

·识心器 乔永强 39

·太空百慕大 吉刚 60

外国科幻小说

·友谊使者 [南斯拉夫]沃尼米尔·弗尔丁格著 — 辛译 25

作家谈科幻

·科幻小说——兴乎?衰乎? 韶华 14



科幻电影故事

- 外星恋 莫树清 51

一艘来历不明的飞行器被击中,一个外星人被迫降落到地球。为返回他的星球,他绑架了地球人珍妮,并押着她逃窜。不料,在警察的围追堵截中,绑架者与被绑架者之间却产生了爱情。当警察包围他俩时,珍妮拼死帮助外星人逃脱,助他返回故里。最后,珍妮怀着外星人的骨血,追祝外星人平安。

科幻小说接龙

- 流星 韩松 44
· 流星 曹德骏 47

边读边想

- 五色岛 [美]马丁·加德纳著
孙维梓译 34

川少杯校园科幻

- 他们 姜亦辛 30

新·奇·趣

- 沉“睡”72年的小公主会醒吗· 遭雷击少女变老妪
· 电脑的悲哀· 乘风飞翔· 胆囊结珍珠
萧涯 英华 萧兮 58

科幻连环画

- 水晶星人 向际纯 谭楷 陈昌柱 40

奇思录

- 假如恐龙不死 雷良铸 29

下期要目

- 大十字梦魇
○一个戍戍老人的故事
○缺席的审判
○神奇的医疗
○女蜗恋
○宇宙语
○黑洞
○闪电行动
○来自宇宙的米老鼠
○魔盒

“佛在拘尸临灭时，嘱弟子娑伽曰：吾灭去七百年，尔往震旦。有雾中大光明山，山脉从昆仑来，有七十二峰、一百八盘，实系古佛弥陀化道之场，为菩萨所都宅，保护严密，俟后圣者来居。至东汉明帝时……，有摩腾、竺法兰二尊者，遵佛嘱来到此山，卓锡建寺。”

——明上川南道布政司右参议胡直
大邑雾中山《开化寺碑记》

雾中山传奇





刘 兴 诗

一 雾中山寻踪

他去了，静悄悄的，没有留下一句话语，忽然从我们身边消失，象是一下子溶化在空气里。

啊，这不可能！他，曹仲安，蜚声海内外的中国西南民族原始文化考古专家，素来以头脑清晰、行为谨慎有方著称。怎么会突然抛却尚未完成的研究课题，对谁也不打一个招呼，在考察途中消失得无踪无影？

不，这不是他。我和他相识近三十年，他攻考古、我习地质，专业息息相通。曾结文字缘，亦是山野交，深深了解他的性格，决不会无缘无故一通了之。其中必然别有原因，没有查明以前，岂能以简单的“失踪”两个字，就把他从我们的记忆里一笔勾销？

出于友情，也出于强烈的好奇心，我决定立刻动身，去查个水落石出，

曹仲安失踪的地点，是省城西南远处的雾中山，那里林幽谷深，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去处。除了采药砍柴的，谁也不会平白无故上这儿来。他不惮劳苦，独自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必定有什么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看来要找他，就得从这座山入手。

我打定了主意，匆匆赶进了雾中山。本以为山中随处可见古迹，也能遇见几个山民，从中可以探访他的行踪。谁知山空空、林寂寂，小径上到处荒草没膝，未见半个人影，亦无任何文明迹象，根本无从找寻。

这可怪了，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此处无古可考、无人可访，莫非他忽然萌发了出尘思念，抛开纷攘的红尘俗世，到这儿来寻觅失落的闲逸心情？或是受了强烈刺激，一时失去理智，想来此寻求身心彻底解脱的途径？难道

他……

噢，我不能再胡乱推想下去了，越想越离奇古怪。理智告诉我，这一切推测全都不能成立。这和他的人生观念，职业良知，冷静沉着的性格都不相宜。他究竟为什么入山，如今身在何处？暂时还是一个难解的谜。雾中山啊，雾中山，真个是迷雾重重，使人难以参透其中蕴藏的玄机。看来我只有硬着头皮向上攀登，漫无方向地遍山寻找了。

我寻友心切，在林莽中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行进。边走边喊，惊起了一群群林鸟，传出了一阵阵回声，却得不到半点呼应。好在我是地质工作出身，登山尚不生疏。出了一身汗，终于穿出了林子，登上了峭拔的峰顶。此时天空地阔，莽莽群山悉在脚下，眼前一片空旷。从幽暗的林间走出来，只觉赤日当顶，一片金光灿烂，使人头晕目眩无法自持。

这里山路已到尽头。上是天、下是地，四面一目了然，仍然没有曹仲安的踪迹。我失望了，正待转身回步，目光一转，却无意中抬头瞥见崖边一块蛮石上有四个篆书大字：飞来佛记。

这块天然石刻吸引了我，走过去细细一看，这才看见在布满苍苔的石面上，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小字，仅可依稀有认出几段不成句的镌文。文曰：

“……有佛……仙舫自西南徼外飞来。……常来去。……雷雨夕……坐化。……摩腾、竺……秉佛祖涅槃遗言，来此……雾中大光明山……”

我知道，东汉明帝时，曾遣使西行，迎来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古天竺高僧，在洛阳首建白马寺，是佛法东传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铭文中所云的两人，必是他们无疑。可是他们初来中国，位居皇家上宾，需要在首都洛阳建寺讲经，也免不了许多应酬事务，怎么会不避蜀道险阻，分身来到这个偏僻的山野？释迦牟尼佛涅槃时，真的留下了遗言吗？遗言内容是什么，和这里有什么关系？摄摩腾二人遵照佛祖遗言，到这座荒无人烟的雾中山来干什么？最后，还有开头那个神话似的谜。真有“飞来佛”的故事么？“佛舫”是何人，“仙舫”何物，怎么会从天外飞来，随时来去？雷雨之夜坐化的是谁，是否和“飞来佛”同一人？他死了，留下的“仙舫”在

何处呢？难道无人驾驶，可以自行飞回渺渺长空吗？

面对这一大堆紊乱的问题，我无法判明其中的真真假假。然而，我却几乎立刻就明瞭了这座山名的含义。它的本名是雾中大光明山，描绘得恰如其份。瞧，在浓密的云雾之上，峰顶忽然大放光明，实在再贴切也没有了。

眼望着碧澄澄的天空，光秃秃的山顶，浓云密雾封闭的山谷，我迷惑了。曹仲安，飞来佛，仙舫，混搅在一起，使原本迷雾腾腾的事件，变得更加迷茫不清了。

二 贝币上的编码

我两手空空从雾中山归来，满怀惆怅地提起沉重的笔，在日记上写下一句我不想说的话：

“他失踪了，山上没有踪迹。”

时间静静地过去，很快就过去了几个月，曹仲安依旧没有任何消息。省城里关于他的议论已经渐渐平息，仿佛他是从现实活里消逝的古人，历史的书页已在他名字上轻轻翻盖过去了。

可是我仍旧没有放弃寻找的努力。当我没有得到确凿证据以前，不会轻易作出把他从现实生活中抹掉的结论。这是科学态度，也是为了不可忘怀的友谊。

我已作好了周密计划，打算再次奔向雾中山，在方圆数十公里的范围内，逐尺逐寸彻底清查，不找到他或他留下的痕迹决不罢休。

遗憾的是，这次行动被一个非常事件打断了。省城西南几百公里外的大凉山中发生强烈地震，我不得不中止一切工作，带领调查组立刻奔赴现场考察灾情。

我们踏着被乱石堵塞的小径，星夜兼程赶入震中地区。只见遍地山石迸落、林木倾倒，地面翻石榴皮般翻转开来，满目疮痍。

忽然，道边一座震裂的古墓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座用大块青石铺砌的异型古墓，墓外仅竖立着一块天然蛮石，并无任何碑记。若非地震震裂墓穴，从外面很难发现它的存在。

墓穴裂开处，露出一条幽暗的墓道。为了

探查究竟，我带领两个助手弓着身子钻进去，走了几步，进入一个宽大的长方形墓室。四壁用石块堆砌，墓底铺有一层碎石板，中间陈放着一口大石椁，椁盖也被震开了。

我们走到椁边一看，这才瞧见石椁内另有一口石棺，二者空隙内堆放了许多珍奇的殉葬物品。根据保存在椁内的文本，墓主人的身份也查明了。原来他生于西汉初年，是一位邛都夷的豪强。他拥有大片山林，僮仆成群，和汉朝、滇国都有政治、贸易来往，是西南夷中一位有势力的部族首领。记得曹仲安曾多方寻找他的墓葬，想不到竟隐藏在这个偏僻的山谷里，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按照文物保护条例，这座珍贵的古墓必须立即上报有关部门，由考古专家组织人力有计划清理。可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眼下余震不绝，周围的山石还在不断崩落，一次更加强烈的地震正在孕育中，随时可能发生，届时造成的灾害，就很难一时估计清楚了。

为了抢救墓内的珍贵文物，我吩咐助手倾空背囊，赶快收拾椁内的重要殉葬品。我也亲自动手，把一些易碎的物件小心放进饭盒保存。

当我弯身捡起一个白色贝币，无意识朝它瞥视了一下，不由惊奇得瞪大了眼睛。只见雪白的贝壳表面，整整齐齐写着几个红字：“印度洋 NO·24”。这是用笔尖沾着油漆仔细书写的，字形瘦削锋利，异常眼熟。

我认出了，那是他的笔迹！虽然我一时惊愕，几乎不敢相信。但是这的确是他，曹仲安写的字。我对这种笔迹实在太熟悉了。字如其人，瘦削、锋利，就象他的瘦削身影、锋利性格似的，决不会弄错。

可是，当我转念一想，心中又不由有些犹豫了。试问，曹仲安的笔迹怎么会封存在这座两千多年前的古墓里？如果他曾来过，为什么不带走这些文物珍品，亲自编了号，又放回密不透风的棺椁里？再说，邛都夷部族首领墓向来被认为是一个失落的谜。如果他早就发现了，何必又白费力气四处找寻呢？常识告诉我，起初的推断是不可能的。人世中相貌相同尚少不了，千古以来书法岂无相似的？也许这是类似的笔迹迷惑了我吧！

我放下了它，正待伸手去取别的文物。忽然思想里掠过一道闪电，又急匆匆抓起来，重新审视贝面上的红字。

没有错，贝币表面是这样写的：“印度洋 NO·24”。

我问自己：西汉初年哪有印度洋的概念？印度，当时称为“身毒”，古人怎会这样书写？

我问自己：“NO·”是英文缩写，常用于科学编码，古时哪有使用英文之理！

口问心、心答口，我再也不傍徨犹豫了。毫无疑问，那就是他，是我的朋友曹仲安亲笔写的。先明确这一点，再考虑这个编码贝币是怎样失落在这儿的。

不，不是失落，是封藏。

我环视墓室，青石封闭严密，并无任何罅隙。若非这次地震破坏，断难重见天日。曹仲安纵有千般本领，也无法潜入穴内。这个编码贝币决不是他失落在墓内的，而是原本就封藏在其中的东西。

合理的结论只有一个。曹仲安必定在墓室封闭前就看过这个白色贝币，判定它来自遥远的印度洋，为它编了号。以后作为墓主人的殉葬品，才放进了墓内的石椁。

然而，在逻辑上这又是极不合理的。两千多年的时间差，怎能允许他先期观察到这个尚未入墓的贝币呢？

噢，我不是包公，也不是福尔摩斯，却遇见了比他们所经历的更加棘手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合理的，真把我弄迷糊了。我竭尽全力思索，却理不出半点头绪。

我的理智困惑了，然而感觉却是清晰的。在我的分裂了的内心世界，有一股古怪的直觉提示我：你是对的，这的确是曹仲安的笔迹，你的推理没有错……

啊，这是魔幻！这实在不可能，然而却是可能的。我失去了理智，只有直觉支配着我。

我，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坠入了不可思议的魔幻境界。

三 平息风波的古铜瓶

曹仲安的确失踪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完

① 邛都夷是古代西南夷的一支，秦汉时期聚居于今四川凉山地区西昌邛海一带。

全消失。

邛都夷古墓内编码贝币的发现，证实他仍旧生存在某个看不见的空间里。不管这是真实，还是魔幻，我决心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说实在的，如今摆在我的面前，也只有这条似真似幻的微细线索了。

这条线索的唯一证物，是那个红漆编号的白色贝币。贝壳表面有曹仲安的手迹：“印度洋……”

印度洋在邛都西南，邛都在雾中山西南，雾中山在省城西南。曹仲安孤身离开省城，走进雾中山，然后在邛都夷古墓里发现了他的笔迹，他亲笔写着更加遥远的西南方的印度洋。他是否踏上一条无人知晓的秘密小径，悄悄走向西南方，到陌生的印度洋边去寻找贝币的来源，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呢？

他上雾中山，必定为了那个神奇古怪的飞来佛，邛都夷古墓里的事件，也和历史有关。话说向来，他本来就是考古学教授，眼中看的、心里爱的，都是上千年的老古董。要往西南方找他，必须沿途寻史访古才行。

西南，访古，最终目的地，印度洋。

这是我的新的行动计划。也许这是虚妄，也许这太渺茫。可是如今除了这条路，我又有别的什么办法呢？

结束了地震考察，我按照想象中的路线，独自向西南方走去。一路上经过的地方，安宁河、渡口市、金沙江、巧家县，在我的心目中全都幻化为汉代古地名：孙水、会无、泸水、堂狼。现实天地在我的眼睛里逐渐淡化消隐了，铁路、工厂、火车、汽车、似乎都变成了蜃楼幻景。一座座古墓、一道道汉阙、一方方碑石，渐渐在周围世界里凸现出来，变成了我唯一可见可闻的实体，我也仿佛坠入了两千多年前的汉家疆域里。

我就这样一路行行重行行，由古邛都夷地界南下，经过古滇国，进入古叶榆*境内。这是西汉时期西南夷的另一个国度，苍山雄峻、洱海迷茫，一派大好风光。心里的直觉告诉我，如果曹仲安的想法和我相同，他在南行途中必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一方宝地，迳直奔向天外天的印度洋。

我放慢了脚步，在洱海岸边纵目四望，细

察此处的形势。只见高塔、古寺、城郭、村寨，到处遗存盎然古风。男女老幼身着鲜丽服饰，无不洋溢民族风情。我没有料错，此情此景，不可能不打动一个西南民族原始文化专家的心，肯定在这儿逗留过。

可是当我满怀希望迈步踏入村墟、田野寻找，累得筋疲力竭也一无所获。只好垂头丧气离开这座富有传奇色彩的边陲古城，沿着湖边古道向西南走去，把希望寄托于前方。

湖上，风细细、浪寂寂，一弯素月沾着洱海水波冉冉升起来。月光映出如凿如削的山的身影，更加显现出几分谜样的色彩和葱笼古意。我边走边回顾，恋恋不舍地往前走。走不多时，路没有了，前方横着一派暗沉沉的湖波。要想过去，必须觅船过渡。但是眼前一片水雾茫茫，哪有一只渡船？

我正踟躕间，忽然耳畔“咿呀”一声，一只小小的柳叶船从黑暗中慢悠悠漂了过来。这是一艘夜归的渔舟，舟上端坐着一个白族老人，连人带船溶合在夜色里。若不是船桨轻轻拨拉着水，几乎没法察觉他的存在，

小船傍了岸，我赶上一步向船上的老人打招呼，请求他带我过湖去。老人借着月光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略微沉吟了一下，伸手让我上了船。

好心的白族老人不顾身子疲乏，载着我重新荡进了湖心。两人对坐着，空荡荡的湖面上只有他和我，荡着荡着的，就聊起了天。

我和他谈起了山，谈起了湖，谈起神秘的叶榆古城。老人边划桨，边给我讲了一个古代叶榆头人沉宝的故事。

“这是真的吗？”我问他。

“前辈老人传讲下来的，哪会有假！”他在黑暗中目光炯炯，一本正经地说。

他说起了兴致，把这个故事一五一十地讲给我听。据说，两千多年前，大汉皇帝还在位时，住在这儿的一位头人从南方化外之地得到一批稀世珍宝，满载了一船带回去。谁知忽然风浪大作，几乎船沉人亡。为了平息风波，他亲手把许多宝贝投入湖心，这才逃脱了厄运。

“有证据吗？”我对这个故事产生了兴趣。

* 汉代叶榆，即今大理，因叶榆泽(洱海)得名。

“要多，可没有。”老人说，“咱们村里的老辈有一次福至心灵，撒网捞起了一个古里古怪的细脖子铜瓶，周生长满了锈。据说这就是当年那位老祖宗平定风波，抛下水的一件宝物。”

“能让我看一下吗？”我问。

“你来晚了，”老人说，“前不久有一个外乡人，说是专门考古的，已经把它带走了。”

“这个人什么长相？”我的心里产生了一个朦胧的预感，赶忙问他。

在黑暗里，老人蹙眉想了一下，缓缓地回答：“高瘦的个子，戴眼镜，说话平声静气、有条有理的，象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慢吞吞地边想边说，逐渐勾绘出一个我十分熟悉的人物形象。

我的心怦怦狂跳着，忙不迭地从怀里掏出曹仲安的照片，递给他观看。问他：“是这个人吗？”

老人放下手中的桨接过照片，任凭小船在水上随意漂荡，在月光下眯起眼睛看了很久很久。最后，放下照片毫不犹豫地地点头说：“没有错，就是他。”

四 戒日王新传

我的头脑中一片混乱，无法理出头绪。

曹仲安忽然在洱海出现，打乱了我的思路。看来他似乎仍旧身在现世，并未隐入历史烟尘。邛都古墓事件是一个例外，也许别有其他原因，暂时还未探明吧。

我感到十分矛盾，尽力不想邛都古墓里的那个编码贝币，心中叨念道：“他没有钻进历史就好！只要他还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有办法找到他。”

我安慰了自己，告别送我过湖的白族老人南下，穿过几座大山和几条湍急的山间河流，到达古哀牢国^①所在的一个山中坝子。这里地处中国边陲，再往前走就是古掸国、迦摩缕波^②等化外之地了。由于自古以来它的位置就很重要，汉朝平定西南夷后，在这里设置了永昌郡，发展海外贸易，是沟通内外的一个重要城镇。常有国外客商来往，曹仲安如要出国或是研究古代历史，这里是必经之地。

时光流转两千多年，如古书所说那样，以

“穿鼻儋耳”^③为时髦的古哀牢习俗已不存在了，这里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建筑格式焕然一新。城市不大，我很快就走访了海关、车站、派出所和大、小旅馆，却查不出曹仲安的行踪。

这可怪了，难道渡我过湖的白族老人看花了眼，曹仲安仍旧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根本就没有回返现实世界？

一本境外流入的书印证了我的印象。

为了寻访曹仲安的踪迹，我步入集市，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外客商攀谈，试图从他们的口中得到一点消息。

当我走过一个书摊，忽然有一本新书吸引了我的注意。这是一本外国书，封面端端正正写着几个古体梵文字：《戒日王见东土异人记》。

我知道，戒日王是古印度羯若鞠阁国国王，在位期间统一北印度。国事昌隆、文化鼎盛，与唐太宗并为同时代喜马拉雅雪山南北两大英明君主。他虔信佛教，广筑寺院，玄奘赴印取经时，曾受到他的接见，《大唐西域记》里写有这段史实。却不知道除了唐僧玄奘，他还见了别的“东土异人”。好奇心促使我拿起这本书仔细翻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刚翻开第一页，就瞧见书中有这样一段不可思议的对话：

“……戒日王见大唐圣僧玄奘后，有东土异人过迦摩缕波国来朝。王问：‘客从何方来，将有何求于敝邦’？”

“客曰：‘来自中国□□大学，欲来此研究古中印交通史。’”

“王问：‘中国岂非大唐乎？前有圣僧度西北雪山而来，客何从东北入境？’”

“客曰：‘大唐乃中国古时朝代，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至今，已垂一千三百余年矣。昔人皆以为唐僧取

^① 汉代的哀牢国，在今云南保山地区。

^② 掸国在滇缅边境至缅甸一带，迦摩缕波即今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③ 《后汉书·哀牢夷传》：“哀牢人皆穿鼻儋耳”。皆以金属鼻环和耳环为饰品。

经为中印交通正道，殊不知从中国西南滇、蜀，早有别道相通。昔张骞至大夏，得邛竹、蜀布^①即经此道沟通也。即以输入印度、波斯、埃及、罗马之中国丝绸而言，亦最早循此道转运而来。愚以为此乃南方丝路，远早于传统称道的北方丝路。然而其间或黯然不明，以致大王不察。此正愚所欲籍大王鼎力相助，极思研究探明者也。’

“王闻言大惊，起座执客手问：

‘客果是何人，可留尊名以昭世乎？’

“客乃从怀中探出一方白纸，勒如革。上书其姓名与职衔，乃考古学教授□□安也。”

戒日王时代，岂有宋、元、明、清、民国和大学教授的观念？毫无疑问，这个“东土异人”是一个现代人，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安”，十有八九就是曹仲安了。我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接着往下读下去。往后书中叙述这个“东土异人”说服了戒日王，使他相信中印之间早有捷径相通，不必绕道中亚腹地，冒千里沙碛、万仞雪山而来。在戒日王帮助下，他考察了印度全境，收集了许多散布民间的中国丝绸、磁器和其他文物，证实这条神秘的南方丝路的确存在。这个“东土异人”辞谢了戒日王，跨上一个金光灿烂的“神龙”，忽然腾空隐身不见。

这真是一本亘古未见的奇书。我问书摊的主人：“这本书是从哪儿来的？”

他告诉我：“这是在印度新发现的一本戒日王的故事，和从前的历史大不相同，轰动了整个印度，已经再版发行上百万册了。”

是啊，我的心也轰动了。这本书向我透露了一个重要消息，曹仲安已经到达印度，说明他这次神秘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探明南方丝路。只是我还有些不解，打从雾中山开始，和他有关联的事情，全都是汉代历史。怎么一下子跳了好几百年，竟与玄奘同时代的戒日王见了面？他用了什么法术，时而汉，时而唐，一会儿进入历史，一会儿又从历史里钻出来？真是神龙不见首尾，在历史烟云中随意出没，实在太神奇了！

五 老托钵僧讲的故事

印度，在我的眼前展现了。偌大的南亚文

明古国，处处有佛塔、古堡，处处有摩崖石窟、回廊壁画。仿佛这个热带阳光照耀下的国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物。数不清的古迹，几千年的时间层次，无处不有曹仲安遁形隐身之所，给我的寻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惑。

我沿着那本奇书所指示的线索，从密林遮掩的迦摩缕波山谷入境，横过印度北方大地，直奔戒日王昔日的王都曲女城，追寻曹仲安留下的痕迹。

我边走、边向着那些神秘的异国建筑和雕塑象群大声呼唤：“喂，朋友，回来吧！”我深深知道曹仲安嗜古成癖，担心他勤于研究以致忘归，不再重返故土。我曾听说过，这个充满了神话和魔法的国度，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害怕他在时间旅行途中，受到邪恶的蛊惑，误坠历史陷阱，或是被毒蛇猛兽伤害，永远葬身在历史的灰尘里。可是重重叠叠的时间墙壁屏障了我的声音。从历史深处，没有传出任何回应。

曲女城没有他的消息，也许他早就辞别戒日王，远走别的地方了吧！我失去了线索，只好漫无目的地在印度大地上到处寻找。

有一天，我来到一个陌生地方，在一株不知几多岁的大榕树下，迎面瞥见一个额头布满皱纹的老托钵僧，脚边放着一盂清水，纹丝不动地盘腿靠坐在树边，仿佛自身就是这株盘根错节、周身缠挂满了藤萝的大树的一部分。眼前的一派大好风光，嘤嘤鸟语、息息花香，他却毫不关情，双眼木然地注视着一切，似乎想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物象，一直看到远处和更远处的无数存在和不存在的东西。

我想起了古印度的一个谚语：“托钵僧属于现在，也属于过去和未来。”眼前这个面容冷漠的老托钵僧和他身后的大树一样，都说不清有多大年纪，曾有过什么兴衰荣枯的经历，不知他是否可以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达到目的。

我打定了主意，移步走过去，虔诚地向他问讯。

“你是谁？”他的目光从深不可测的远处转

① 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张骞在此见经身毒的（印度）转运来的西蜀邛竹、蜀布，事见《史记》。



回来，直盯盯地注视着我的面孔。

我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噢，远方的朋友，你有什么要求？”他问我。

我说了来意，希望得到他的帮助。

“这样的事，《黑天》和《往事书》^①里都没有提起过，只有燃灯古佛^②备悉一切。”他沉吟了一下回答说，“不过，三世^③来往是常有的事。我刚从南印度来，参见佛涅槃处，得知往古仙舫失而复来。或许这就是神佛出世后，重新入世的一个证据。”

从他的谈话里，我知道他刚从释迦牟尼佛涅槃处朝拜归来。他沿途托钵募化，不远千里赶到那里，为的是参加一年一度的释迦牟尼佛涅槃日盛会。

想不到正当八方僧众齐集，欲举法事的前夜，忽然东北方一道金光飞来，照耀万众无法

睁目，纷纷俯伏在地，口诵经文祈求神佛保佑。待到金光熄灭后，有大胆僧人趋前观看，瞧见一只龙形仙舫端正正落在地面，朦胧中似有一个人影跨坐其上。

这位老托钵僧博识群书，认出是两千数百年前由此腾空飞逝的一只仙舫。大众正待上前参见，眼前金光一闪，仙舫忽然不见，众人无不称奇。

“你怎么知道这只仙舫的往事？”我禁不住心跳气急，连忙问他。

“我早知你会提这个问题，”老托钵僧眼睛里微微露出一丝笑意，点了点头，不慌不忙对我讲述了经历。

原来他为了研究释迦牟尼佛的生平，每年都要沿着佛迹，到佛诞生、成道和涅槃处参拜，寻访遗迹仙踪。时间既久，逐渐明白许多人所不知的秘闻，备悉释迦牟尼佛的生平史实。

他研究佛史。发现佛舫毗时有一段史料记载不清。传说释迦牟尼佛带领弟子走到拘尸城郊时患了重病，

侧卧在两棵娑罗树间的绳床上痛苦呻吟，自知将要离开人世。弟子们守候在绳床边凄惶哭泣，祈求上天为佛延年转死为生。那天夜晚，有一个名叫须跋陀罗的婆罗门学者想来看望释迦牟尼佛，受到弟子阿难陀阻拦。佛吩咐须跋陀罗上前，附在耳边向他说法，言毕就瞑目。于是，须跋陀罗就成了佛的最后的弟子。

值得注意的是，须跋陀罗随同众弟子火化佛身后，就转头悄然离去，未曾与别人交谈一

① 《黑天》和《往事书》，都是印度的古代神话传说故事集。

② 燃灯佛，梵名提和竭罗，是佛教传说中的“过去佛”。

③ 三世是佛教名词，即过去、现在、未来的总称。

句，谁也不知释伽牟尼佛留给他的遗言是什么。

老托钵僧对须跋陀罗的行踪产生了兴趣，起誓要查明他的下落，追寻释伽牟尼佛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内容。可是有关须跋陀罗的记载不多，他本身就是一个谜。

经过许多寒暑的不懈努力，老托钵僧走遍了北方雪山里的荒岭深谷，南方阳光下的密林绿野，终于弄清了须跋陀罗的历史。得知他皈依佛门后，遁入深山闭门修炼，时常夜半起身秘密观察天象，似是期待天空某种神迹降临。不幸的是，他终生守候一无所获，只好临终时传言给身边的弟子，继承他的事业。遗憾的是，他最后给弟子留下什么话，也没有片言只字的记载，成为佛门中的一个秘密。

最后，他的传钵弟子移至释伽牟尼佛涅槃处结庐居住，终于在一个星月俱朗的夜晚，盼到一个奇迹。天空中金光闪亮。一个身披金属衣甲不露面容的神人，乘坐龙形仙舫翩然而降，将仙舫交付与他，又转身登上另一接应的仙舫飞去。几天后，须跋陀罗的传钵弟子叩辞了释伽牟尼佛的舍利灵塔乘坐仙舫向东北天外飞去。以后曾数度返回参拜佛涅槃处，向当年拴系绳床的娑罗灵树禀告，似乎想向已逝的释伽牟尼佛诉说什么秘密事情。可惜他最后一次飞去后就不知所终，无法知悉他缄口不言的秘密。老托钵僧猜想，他和须跋陀罗的行动，肯定和释伽牟尼佛的临终遗言有关。

探索释伽牟尼佛遗言的线索中断了。但是老托钵僧深深相信，水流有痕、风过留迹。如此一件大事，历经须跋陀罗师徒两代人，不可能在凡间不留下半点痕迹。他把研究重点集中在须跋陀罗的传钵弟子的草庐旧址，掘地三尺，终于获得一个密封石，内贮一方丝绸，上绘一只龙形仙舫和异地山景。由此他认识了仙舫外貌，并且推算出它失踪的年月，一五一十告诉我听。

“这是真的吗？”我已经预感到一个结果，忙不迭地问他。

“是的。”他微微点了点头，伸出枯槁的手指，从怀里掏摸出一方残破不全的丝绸递给我。我双手接过来，立刻就认出了绸面绘画的图形。

雾中山！一点不错，这幅古绸上画的确是雾中山的山景。唯一和我所见不同的，是停放在山顶巨石边的一只龙形仙舫。

一切都明白了。雾中山，飞来佛，神秘的仙舫，失踪的曹仲安……

不消说，当然还包括释伽牟尼佛临终的遗言。

六 尾声

我不再苦苦寻找曹仲安了。很快就再也没有继续寻找的必要。

几天后，我在新德里的街边买了一张刚出版的当地晨报。在还散发出浓郁油墨香味的报纸上，头版头条刊布了一个快讯：《中国考古学家曹仲安访古归来，揭示亚洲南方丝路之谜》。

这个消息来自美国中西部。曹仲安驾驶一只龙形飞行器，降落在一个著名的大学校园内的草坪上，出席在那里举行的国际东方考古学术会议。

在来自五大洲的考古学家和记者们的面前，他宣读了自己的论文。他指出起始于中国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西行的南方丝路，是沟通中西文化、经济最古老的通道。不仅中国人曾沿着这条古道，把邛竹、蜀布、丝绸、磁器等商品带到西方。西土各国也有人由此来过中国。

曹仲安得悉雾中山顶有一处石刻与此有关，只身进山寻访，果真发现一个题名《飞来佛记》的篆文刻记。记录释伽牟尼佛涅槃时，曾秘密嘱咐弟子来此勘察，择址建寺弘扬佛法。他据此推论，当时已有印度人到达中国西蜀地区，曾向释伽牟尼佛通报消息。说明中国是东土大国，人群众多，文明昌盛，应该派人前往宣扬佛法。他认为，首次应邀来中国建寺讲经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不顾佛事繁忙，急匆匆从洛阳赶到雾中山，就是秉承佛祖临终遗言，试图在南方丝路的起点建立佛寺的一项活动。

在雾中山顶，他意外地发现了一只结构精巧的飞行器，不知用什么合金材料制成，历经

① 指贮存佛骨的塔墓。

无数岁月仍旧周身金光灿烂毫未朽坏。他仔细观察，方知这是一个全凭意念操纵，可以出入任何时空领域的先进航天工具。显然就是石刻中所云的“仙舫”，从印度来此的“飞来佛”必定就是乘坐它来的。

从工艺水平考察，曹仲安认为这只“仙舫”不可能是人间产物。很可能远古的南方丝路，也引起了当时到地球访问的外星人的注意。他们察觉这条绵亘万里的古道，连系着地球上最灿烂的文明地区，对此加强观察研究。当他们考察完毕返回母星时，把一只龙形时空飞行器赠送给南亚大陆的佛教徒，希望他们用最迅捷的办法，到南方丝路起始的地方去访问。

曹仲安十分高兴，决意乘坐这只奇怪的“仙舫”遨游时空，深入考察神秘的南方丝路。

他顺利进入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在南方丝路的第一站，会见了一位邛都夷的部族首领。豪爽的邛都夷首领向他展示了许多来自西南徼外的宝物。曹仲安认出了，其中有的白色贝币，是用产于印度洋的热带海贝制成的。他亲手给这些贝币编了号，带走了几个作为凭证。

接着，他在云南大理返回现世。从一个老渔民的口中，了解到古时的一次沉宝平息风浪的事件。他从老渔民的手中借了一个捞获的铜瓶，返回出事时代，向当事人印证了此事。取得几件宝物，作为南方丝路存在的又一个证明。

他在沿途出入历史，还收集了许多证物。后来调整时间层次，飞往古印度曲女城，会见了慕名已久的戒日王。他向戒日王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计划，戒日王不觉耳目一新大为振奋，传令属下协助曹仲安工作，并且计划遣使通过山墙林莽，沿南方丝路东行，拜会大唐天子，发展中印两国的文化、贸易关系。在戒日王的帮助下，曹仲安获得许多珍贵史料满载而归。

最后，他沿着这只“仙舫”两千多年前的航线，径直飞往释迦牟尼佛涅槃的拘尸城。在娑罗树间的绳床边，亲自询问临终的释迦牟尼佛，证实后者的确知悉东北天外的中国，有人向他报告了雾中山的情况。获得证实后，又冲飞回现代，目睹佛门弟子齐集圣地，准备举行

涅槃日大会的情形。

他本来打算在那里，对朝着“仙舫”走来的一个老托钵僧说几句话，言明所知的事实。可是眼见众多僧人四面拥来，情知一旦接触便无法立时脱身。国际东方考古学术会议即将开始，只好立即起身飞往美国中西部。

曹仲安在大会上层示了许多直接采自古代的南方丝路文物，播放了他和戒日王谈话的录音带和许多现场录像，使到会者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致认为这是 20 世纪末叶，世界考古学上最伟大的发现。它结束了古典考古学时代，在新的世纪即将来临的门坎上，开创了人类直接进入历史考古的新篇章，不消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曹仲安，成为了这场考古科学创新的带头人。

由于他的重要发现，新大陆许多学府竞相发出邀请，约请他前往讲学。有人敦促他在美国定居，甚至期望他改换国籍。可是曹仲安却象往常那样沉着冷静地回答：“不，我的事业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和中国土地。新大陆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虽然很好，但是这里却缺乏巴蜀音响，夜郎气息，大理湖光，昌都山色，没有藏、彝、苗、傣各族人民的身影和纯朴歌声。一个中国西南民族原始文化考古专家，怎能长期离开那样丰富多彩的生活环境。我是开放在中国西南山野的一朵小花，如果把我采折放进花瓶里，离开生长的土壤。我决不会永驻芬芳，迟早会在瓶中枯萎。”

他最后大声宣称：“更重要的，我是东方一个伟大民族的传人。我是中国人，我永远热爱亲爱的祖国。我，一定要回中国。”

我久久注视着他在报纸上的照片。他，容颜依然，心迹依然。噢，朋友，我了解你。虽然此时咫尺天涯，暂时无缘重逢。然而我深深相信，你决不会食言，必定会返回故土。在南方丝路起始的地方，宣读你的震撼世界的研究论文。

曹仲安，我期待着你……

图 华堤

科幻小说——兴乎？衰乎？

我喜欢幻想，我喜欢科学，我是一个作家，喜欢写小说——加起来：我喜欢科幻小说。

科学幻想小说作为一种普及读物，受到了普遍欢迎，在世界各国创作都是很繁荣的门类，每年的畅销书，总有几本是科学幻想小说，而在我国这几年却衰落了。这不能不说是科学和文学的双重悲哀。

幻想是理想的火花，理想是实践的翅膀。幻想常常引导着理想；而理想又推动着人们去探索、去实践、去创造。如果没有幻想和理想，没有人去探索、去创造，人类社会就要停滞，恐怕永远处在茹毛饮血的阶段。

在科学幻想小说创作方面，有很长时间曾经争论过的一个问题是：科学幻想小说到底是姓“科”？还是姓“文”？我以为，这个争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科学幻想小说，既然有科学，它姓“科”，既然它是小说，允许它想象、虚构，它就姓“文”。因为是“科学幻想”，又不完全是科学的，它就不能“彻底”姓“科”；因为它有科学“成分”，也不能“彻底”姓“文”。那么，可不可以问它“主要”的是姓“科”呢？姓“文”呢？我以为这也是自寻烦恼的问题。它是“复姓”，有时科学幻想多一

些,有时文学色彩多一些,这在作者创作的主题思想上,艺术风格上是千差万别的,一篇或一部作品一个样:有的着重传播科学知识(主要还是科学幻想,那些科学小品常常把传播已有的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题);有的作者并不在于传播科学知识,而在于借科学幻想,写一种美的追求,写人类的探险、拚搏、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没有办法按,“分量”去区别,一定要它姓“科”或者姓“文”。这是一个因少“科”缺“文”而提出的问题。……

要命的问题出在“科学幻想”上。

自从有人类以来,大约存在科学幻想吧?那么,既然是“幻想”,它就有非科学的成分。有的在当时是“非科学”的,随着人类的进步,它慢慢变成科学的了;有的可能永远是幻想,是难于实现的。这种非科学的永远难于实现的成分,在科学的发明、发现上的历史上是被允许的,在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上,因为它是小说,更应该是被允许的。不能要求所有的科学幻想小说都符合现有的、已知的、已经被证明了的科学范畴;也不能要求科学幻想小说都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那样,既取消了幻想。也取消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无论在主题上,艺术风格上,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样品种共存的。

在人类幻想的世界内,是相当复杂的。有科学的,有非科学的;有能够实现的,有不能实现的;有的在当时被认为是幻想,后来变成现实的了;有的则纯粹是胡思乱想。幻想本身就有胡思乱想的成分,胡思乱想也常常焕发出积极的东西。不允许吗?谁能把幻想和胡思乱想划出一个严格的界限呢?

这里随便举一个例子:目前写人类在月球或火星上旅行,已经算不得什么幻想了。那么写人类到太阳上旅行可不可以呢?太阳表面温度六千度,中心温度两千万度,一切东西都要化灰化烟的。谁要写这样的科学幻想小说,给他戴一顶“伪科学”的帽子,是不会冤枉他的。但我主张且慢,首先因为它是小说,其次,谁敢断定将来

人类不能到太阳上旅行呢?又一个且慢,哪一个傻瓜科学家会根据科幻小说去设计到太阳上旅行的飞船呢?第三个且慢:大多数科幻小说的读者,并非要从中获得科学知识(如此目的,看真正科学著作岂不更好),而主要目的是取得一种艺术的愉悦。不会有读者看了这样的科幻小说,就相信是真的。所以,我主张,对科幻小说,在“科学性”这一点上,还是“从宽发落”比较好!

在事物的发展进程中,“大河奔腾”与“泥沙俱下”永远是并存的,它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要大河奔腾,就会夹带些泥沙。对泥沙怎么办?在大河的运动中,大浪淘沙:好的东西留下来了;不好的东西筛下去了。只要大河奔腾,而不要它夹带一点泥沙,是不可能的,它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辩证法。那样大河就不流动了。一汪水,可能是平静的,可以照出山峦、林木的倒影,但,那是一潭死水!

回到本文的主题上说:在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上,已往我们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好的。不可避免的也会夹带一些被称为是“伪科学”的或者夹杂一些迷信色彩的东西。这些,有的是真的伪科学,有的是真的迷信,有些并非完全是真的,可能是乱戴的“帽子”或者是学术的、艺术风格之争,是对科学幻想小说的定义、功能之争。于是一“上纲”,一甩“帽子”,科学幻想小说作者甩笔了。从总体上看,目前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倒是比较“纯净”了,然而,也失掉了大河奔腾之势——它在衰落!

科学幻想小说还是要繁荣的。繁荣的方针就是允许它是多品种的:可以是“科学的”,可以是“小说的”,可以以传播科学知识为目的,也可借写科学幻想来追求人生豹、艺术美为目的,即使有些“泥沙俱下”并不可怕,时代会把它们淘汰的,可怕的是为了“过滤”泥沙,而阻止大河奔流,把科学幻想小说创作变成一潭死水。

1990. 12. 21. 北京



一、神秘的失踪

吴
岩

第一天上午 10:15
航天部西北第 063 基地

紧张的空气从四面八方弥漫过来……

兰星烈上校觉得嗓子里有些什么堵着，不让他正常呼吸。他干咳了几声，但是，毫无用处。刚刚造好的“TNT—3”(天女图三号)宇宙飞船，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倏然失踪！

“天女图三号”，是花费了 100 亿元人民币建造的大型行星探测飞船，它由三只相互钩联的球形独立舱组成，远远看去，横卧在地面的飞船就象一只闪闪发光的巨型金属糖葫芦。

建造这艘飞船，全国的数百个厂家的万余名工人和技术人员整整奋斗了十年。要知道从地球到冥王星，“天女图三号”大约要飞行十年，在这十年里，太空中的各种物质都会随时侵袭飞船并威胁探险队的生命安全。

但是，就在今天上午，测验程序意外地中断了。当总工程师要求给飞船所在的试验场周围加上一个 50,000 高斯的强磁场时，“天女图三号”忽然冒出一一种绿色的光芒，就象是它的内部有什么奇异的绿色物质燃烧了一样。很快，这光芒在飞船的金属表面流动起来，象是一片流动着的绿色火焰的河流包围住了



“天女图三号”，然后，悠地一闪，偌大的飞船在人们眼皮底下消失了。前后不过十分之一秒。

一时间，场棚中警铃大作。当兰星烈赶到现场时，看到的只是一群呆若木鸡的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那庞大的、与人们朝夕相处了三年半的金属糖葫芦不见了，一种莫名奇妙的空旷感充斥房间，那些原先支撑飞船用的巨大的金属支垫突兀地显现出来，难看又苍凉。

“我不相信！”“这不是真的”……总工程师叨念着，在场棚里走来走去，象患了精神病。

保安部队陆续地到来，从现在起，航天部西北第 063 基地将进入一级戒备状态。

二、迷途的少年

第一天上午 时间同上

063 基地 400 公里之外(陕西省境内)

培城是陕西省境内一个鲜为人知的新兴城市。十年前，这里一片荒芜，黄土地的干硬加上西北的狂烈气候驱走了它的最后一批居民。但是，一个从“天空”来的消息改变了这里的面貌：卫星遥感探测证明，这里的地层深处，富含了现代航天技术所必须的金属矿物。于是，大批的勘探采掘大军来到这块土地，采出了高品位的金属矿物，并进而在此修建了冶炼厂和其它辅助设施。很快，培城就发展成了一个人口近五万，有数条整齐街道和楼房林立的现代化城市。

在培城西区的中心，有一所西区小学。这天上午 10 点左右，四年级一班的张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语文课。

“汪洋，你造个句子好吗？”

没有回答。

她向班里扫视了一遍。那孩子肯定来了，而且正睁大眼睛坐在角落里望着她。

“怎么，汪洋，你……”

孩子的表情仍然没有变化，木呆呆地望着她。

“你病了？”

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她生气了：“汪洋，请你站起来！”

蹭的一下子，那孩子站了起来，她吓了一跳。然后，一阵机关枪似的话语向她滚滚袭来。

“在冥王星上实现着陆，需要经过近五百个操作过程。它们是：第一，脱离惯性飞行状态；第二，打开仪器舱升滑器；第三，检查导向板开关的初始位置；第四，清理液压传动阀门……”

“汪洋！”张老师无名火冒，气急败坏地说，“你给我离开教室！”

那男孩子也提高了嗓音，对着她大喊起来：

“冥王星绕太阳一周历时 248 年，它距离太阳约为 40 个天文单位，表面温度最高可达华氏—348 度。我们的飞船将在十年零四天内进入环绕冥王星的飞行轨道……”

“哈哈哈哈哈！”教室里哄堂大笑，再也没有平静下来。

这天下午，汪洋被送进了医院。他不停地叨念着许多离奇古怪的语言，这使得学校的老师，孩子的家长，甚至医院的大夫都不寒而慄。

将近五点的时候，脑部的透视图象被送到了主治大夫手中，在这张脑片上，在月牙形的小沟中出现了一个发光的亮点。

主治大夫耸了耸肩，然后转过头问汪洋的妈妈：

“他受过脑外伤吗？有什么东西进入过他脑袋吗？”

“没有呀！从小到大，他没生过一场大病呀！”

“那么……”主治大夫沉思了一下，回头对实习大夫说，“做 COBT 检查。”

三十分钟以后，汪洋脑中的那个亮点被放大了，它清楚地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

“看，不是一个，是三个，相互连接的，象是个小糖葫芦。”实习大夫喊道。

“再放大点，看细点儿。”

图象又大了，这一次，他们看清楚了，那果真是三个相联的球状物。

“看，上面还有……还有字！”

两个大夫惊奇得面面相觑。真的，这脑中的神秘“肿块”上清晰地写着：

TNT—3

“TNT？这不是烈性炸药吗？”

三、“这是物理学！”

第二天下午 17:23

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

第二天下午，兰星烈上校乘飞机到达了北京中关村，他希望著名物理学家季伦博士能帮帮这个忙。

如果不是事先准确地问清地址，兰星烈怎么也不会相信，他是站在爱因斯坦去世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面前。因为，那个前额已经秃光了的矮胖的老人正跪在地毯上，在……(真不好意思说)在玩一些胶泥球！”

“您这是……？”兰星烈差点要关上门向后转。他在航天基地三十年，接触过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可从没见过这种返老还童的游戏者。

“您懂物理学吗？”老人放下手中的“玩具”抬起头，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

“我……不太懂……”

“嗯。”老人哼了一声：“你以为物理学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其实那都是胡说，是小说家们骗人的把戏，对我们来说，物理学就是——简单和直观。您请跟我来。”

他带着兰星烈走过布置得很文雅的客厅，让他在一只深黑色的古式皮面沙发上坐下来。在沙发的对面是高及屋顶的书厨，那书厨占据了整个墙壁。

“我看了航天部给我的材料，请问，小孩到过基地吗？”

“到过，他参加了科技夏令营的活动。”

“唔，”老人若有所思，“照片带来了吗？”

兰星烈递过照片，一张一张地讲解着。

老人走到书架旁，从中层平躺着的书堆里抽出一本硬皮的外文书，给兰星烈看。

“根据弗里德曼‘转移方程’，物体如果放在强烈的磁场中，就会发生大小或空间的转移。换句话说给你讲得简单些，你只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磁场，就可以把任何一件东西扩大或缩小，还可以把它从西安搬到北京。”

“您的意思是说，这完全是一种物理过程？”

“当然。”

他在计算机键盘上敲打了一阵子，有一串数字跳了出来。

15043.2

“这是什么意思？”兰星烈不解地问。

“这是——”老人摘下眼镜，一字一顿地说：“这是用弗里德曼方程进行的计算。您知道，根据转移方程，这种物体在空间和体积上的变化不会持续下去，它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复原。”

“那么 15043.2 是一个时间长度？”

“对，一万五千零四十三点二分钟。”

“也就是 10.45 天，您是说飞船将在 10 天半之内恢复原状？”

“没错！”季伦博士尖着嗓子俏皮地说。

“可它还在那小孩脑子里呀！得赶快取出来，否则……”

季伦博士接过话茬：“否则，10 天一到，咱们就只会从飞船底下找到一个破裂的脑壳了。”

四、杀鸡取卵

第三天下午 19:05

培城中心医院

最使专家们感到棘手的倒不是取出“天女图三号”所需的技术，而是那飞船的位置实在是太离奇，一不小心，就会损伤孩子的大脑，造成智力或其它心理机能的终生残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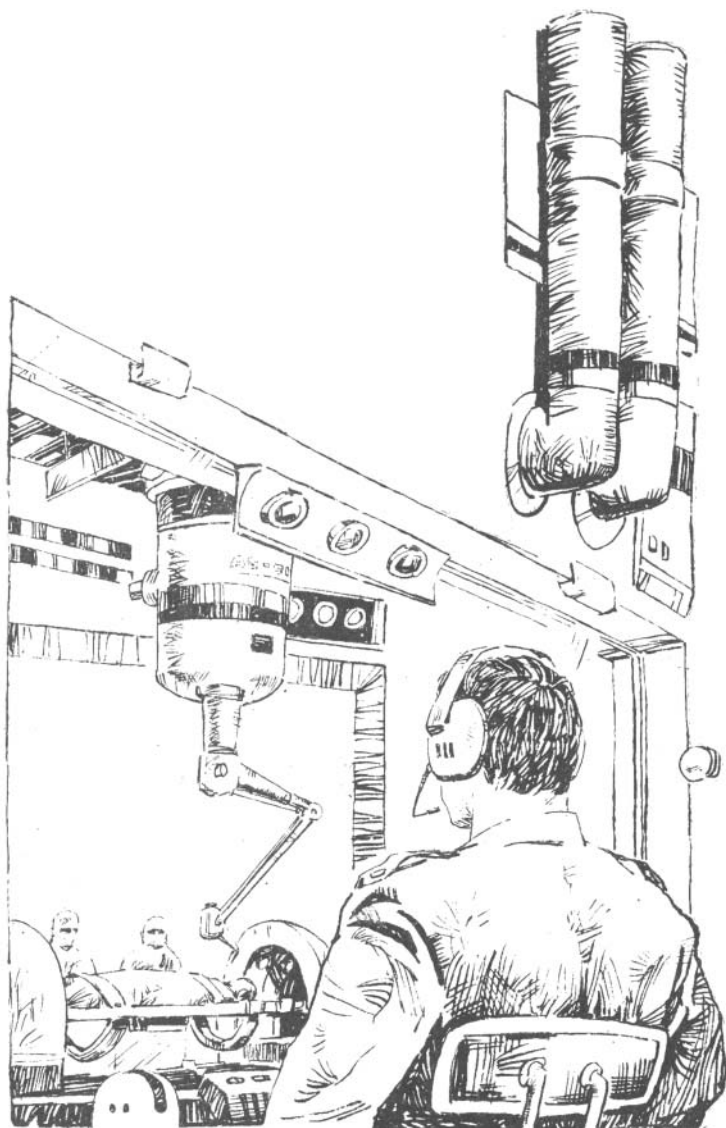
“请大家看这儿。”

主治大夫陈聪秉是个高个儿，中年男子，很难想象他那只大手能将柳叶似的手术刀运用得那么自如。现在，他的手指正在投影屏幕上指指点点，一只倒梨形的大脑组织结构的图象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天女图三号’现在的地方是间脑。这是人脑的中心部位，它上面覆盖着大脑皮层。假如手术刀碰坏了皮层，那孩子就会丧失一部分记忆、思维或别的什么心理机能。再从下方看，天女图三号现在的支托部分正好是人的听觉、视觉及其它感觉器的基中枢，我们叫它丘脑。这一部分破坏就更致命，直接影响到日常生活。假如从脑后部入手，去取‘天女图三号’，那就可能破坏小脑，而小脑控制着全身肌肉的紧张，一出差错，汪洋就永远也别想站起来了。”

会场里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目前的情形嘛……”他换上一张图表，即是汪洋住院几天来的生理情况记录，“没发生什么进一步的感染，只是孩子的幻听极为严重，这



将在 7 天之后恢复原来的形状和大小。只有七天了!一旦‘天女图三号’在大脑中恢复原形,别说会涨破汪洋的颅骨,就是这座培城中心医院也别想完整地保存下来,我们会发现自己不是被压在金属糖葫芦的底下,就是被挂在飞船的哪一根天线上。”

时间就是金钱——国家一百个亿的投资,就是生命——汪洋和医务人员的生命!二小时后,一个打开汪洋头骨、用手术取出飞船方案被制定出来。

但是,这方案仅仅存在了一小时零五分,就被一名刚刚来医院工作的实习大夫送进了垃圾堆。

五、机械手

第三天夜 23:17

培城中心医院

声音发自他的大脑深处。我们还不敢断定是被飞船挤坏了的脑组织造成了这一‘声音’,还是‘天女图三号’本身就象电台似地在不断广播。孩子每天自言自语的内容都是些航空航天的尖端技术,有些东西恐怕是国家高级机密,对不对,兰上校?”他望着兰星烈说。

昨天,兰星烈刚乘飞机从北京赶到培城,国家航天部已经正式任命他为解决“天女图三号”失踪问题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派人守住了医院,严格控制人员进出汪洋所住的特级护理病房。

兰星烈走到前排,面对着众多的白衣专家说道:“同志们,我不想再向你们证明问题的严重性,经过季伦博士计算,这个你们称为脑中的炸药的东西将在 10 天,不,已经过了 3 天了,它

邢静今年 24 岁,此刻,她正在汪洋的特级护理病房中走来走去。她激动得简直语无伦次:

“这想法……您认为这想法可行?”

陈聪秉大夫耸了耸肩:“听着倒极新颖。”

“不单新颖,陈老师,它还具有其它的特点,方便,有效,而且,不打开颅骨,不动刀,这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脑组织损伤。我几乎是突发奇想……”她看了看主治大夫,发现对方没有止住自己的意见,于是继续放肆地说了起来。

“当时我正在观察室里的电脑终端,屏幕即将熄灭的时候,出现了许多密密麻麻的杂乱数码,我立刻就连想到了那小孩。您看,他的语无伦次,也许根本不是脑组织的挤压,而是有什么机器没有关闭,结论嘛,当然是‘天女图三号’上

的电子计算机了。为了核对这一发现，我请兰星烈上校又打了个长途电话给基地，证明在飞船失踪的时候，确实没有关掉那个主电脑。”

她得意洋洋地推了推身边穿着白大褂的兰星烈。少校肯定地点了头。

“我又考虑，计算机内存的信息，怎么会被汪洋讲出来呢？”姑娘满脸涨得通红激动地说：

“肯定‘天女图三号’和孩子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也就是说，信息能从电脑中发射出来，传给孩子。得，我的方案来了，我们可以相反，把一定的信息从外界传回计算机，然后，直接控制住它，让它操纵飞船。您想想看，‘天女图三号’现在的位置，它在哪儿？”

“在胼眠体里。”

“对呀，它下边是什么？”

“脑室……天哪，真的。”陈聪秉霍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你可真……神了！”

“等一等。”兰星烈插了进来，“我还没弄明的。胼眠体是怎么回事？脑室又是怎么回事？问题怎么就解决了？”

陈聪秉大夫笑着看了他一眼，说道：“脑室是脑中的一些窟窿。那其中充满了液体。而我们的飞船现在正嵌在这大脑的海洋边上，只要用些气力，它就可以从搁浅状态脱离出来，掉进脑脊液里，然后，随着脑脊液离开大脑。”

“等它流进脊髓底端，我们就可以想办法用粗一点的注射针头，把它抽出体外。”邢静插嘴说道，“您瞧，又快又稳又安全。不用开颅了，小孩也不会落下终生的残疾。”

“这办法固然好，可是……”陈聪秉大夫还是不放心的，“怎么才能脱离现在的位置呢？”

“开动飞船呀！”邢静热烈地嚷道，“瞧吧，在脑中航行！”

兰星烈播了摇头。

“怎么？”两个大夫不解地转向他问。

“飞船上没有燃料！”

一时间，大家进入了不言不语的沉思。

“有了！”

兰星烈猛地站了起来。

“我们可以不用燃料推进。”

“那你用什么？”

“我记得这金属糖葫芦的上面安装了二十几个机械手，我们可以让这些机械手推动脑组

织，把飞船拔出来！”

“反作用力？”邢静问道。

“没错。”

六、准备工作必须细致

第四天 下午 16:27

培城中心医院

陕西西安航天测控中心

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白色的雪花，然后，微微一闪，又一闪，清晰了起来，一个身材异常高大的形象出现了，这是西安航天测控中心政委冯岑梅将军。

“好你个兰星烈！”

洪亮的声音虽然经历了千百公里，但丝毫未减，屏幕上的老班长仍然是 30 年前的挺拔模样，只是双鬓斑白了。

“报告班长，列兵兰星烈，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出发命令。”

“好个混小子，还是把枪和子弹忘记了！我真是白带你五年。”

他们哈哈大笑了一阵。

“你们的材料我也略微翻了翻。”将军止住玩笑，回到了正题，“想要控制一个大脑中缩小了 100 万倍的宇宙飞船，我们可没有把握。”

“这个，我也理解。你知道，只有这样才是最安全的解决途径，让那些轨道专家们来吧，在大脑内的星座中航行肯定别有一番刺激。”

“不仅仅是刺激，而是挑战。”冯将军接过话题，“好，看我们的！”

他闪开身，一个 30 岁上下的女士出现在屏幕上。

“这是我们测控中心的技术主任，你和她说吧。”

这么年轻，她能干吗？兰上校心里犯嘀咕。但谈话一开始，他的一切怀疑就打消了，这实在是个务实能干的女人。

“兰上校，您有脑组织承压强度的数据吗？”

兰星烈回答：“北京协和医院刚刚提供了一种药物，它能随血液透入脑内，并且在一定时间内提高脑组织的物理强度，以抗拒机械手的推力。”

“可还有一个问题。兰上校，机械手的方向是伸往四面八方的，它们的力量也许会相互抵消。”

“这您也可以放心。所有的机械手都可以在1600的弧面内来回移动，而且，在机械手的前端，还装备了一个二级转向指爪。这指爪，可以在更广的范围上调整方向。”

“那么，您计划推动几次？要知道整个飞船的三分之二都陷在脑组织中呢？”

“这我很难说，但是，不管多少次，都要保证在一个半小时内完成。因为这种特殊作用于脑部的药物，有效的时期仅为一个半小时。”

“好吧，我们尽快准备，可那也要大致三天。”

“三天？不行！我们一共只剩六天了。”

“二天？”

“不行。”兰星烈坚持说：“只有一天。”

“无论如何得两天。”女主任争执不让。

兰星烈盯着她看了好一会，终于说道：

“两天就两天吧。那样我们只余下四天了”。

七、中脑航行

第六天上午 10:00

培城中心医院

陕西西安航天测控中心

兰星烈带上耳机，在皮椅上坐了下来，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墙壁观察着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

那个叫汪洋的少年正躺在一张可以上下左右360°翻动的床上。在他的头部，有一只小蛇似的细管正在慢慢地来回移动。兰星烈是昨天才知道，这蛇管是一架最先进的透视工具的探头。COBT仪！这就是大夫们的叫法。它比常用的核磁共振检查仪还要灵敏和清晰10倍。看着这探头在孩子那剃光了头发、象土豆似的脑袋上游来游去，兰星烈觉得有点滑稽。

陈聪秉大夫、邢静和另外几个大夫护士现在都已进入了玻璃的另一面，他们严严实实地裹住自己，兰星烈简直分不出谁是谁了。在病床的背后，正对兰星烈的那面墙上，一面巨大的投

影屏幕正闪闪发光。这屏幕上呈现的，不是别的，它和远在数百公里之外的航天测控中心主控制屏上的图象一模一样。那是汪洋大脑的透视图。

10点15分，耳机里终于传出了陈聪秉大夫的声音：

“威虎山，威虎山，喜玛拉雅报告：药物开始在脑组织中起作用了。你们开始行动吧！请尽快开始，请尽快开始！”

二十只机械臂协力作用，开始了第一次推动。

那孩子安睡着，只是面朝着下方。维持这种俯卧的姿势，完全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大地的吸引力来控制飞船的走向。

“看，动了！”

耳机里猛地传来了一个叫声。

“威虎山呼叫喜玛拉雅，我们第一次推动已经实现，飞船前进了大约0.05毫米，再说一遍，前进了0.05毫米。”

轰的一下子，耳机里传来一阵有节制的祝贺声……”

“喜玛拉雅，喜玛拉雅！”通讯器再次响起来。陈大夫示意大家安静点儿。

“喜玛拉雅：我们正在计算第二次推动的角度和力量，威虎山讲完了。”

“好极了，”陈聪秉大夫高兴地说，“照这个速度，不出一个钟头，飞船就能从脑组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下一步，就看我们的了。”

陈聪秉的预言没有错，开始推动后一小时，“天女图三号”终于与脑组织分离开，一下子就卷入了脑内液体的激流中。

“威虎山呼叫喜玛拉雅：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再说一遍，任务完成！祝你们好运！”

通讯声一下子切断了。现在，兰星烈知道，玻璃窗后的另一批人将行动起来。

“开始广陈聪秉大夫下达了命令。

现在，兰星烈真的捏着一把汗了。

手术台靠近汪洋头部的一侧渐渐升了起来，那飞船的标志——电视屏上的白点正在侧脑室靠近胼胝体的部分滑动。用改变身体的姿势来使飞船沿重力方向滑动，这可真是创举。汪洋就象一串烤羊肉，被上下左右翻动。在床板转过150度以后，白点通过了连接两个

脑室的中间孔，进入了大脑的另一个窟窿——第三脑室。

“停!”

“反转。”还是陈聪秉的声音。

“天女图三号”开始以可见的速度从脑的中心部位向下移去了。通过中脑导水管，已经到第四脑室了。

亮点的速度明显地加快了，而且，还伴随着横向的摆动。

“这是什么?”兰星烈的问话还没讲完，就听到了陈聪秉大夫的声音。“涡流!我的天，脑脊液中居然还有一般暗流，得赶快让它停住，否则……”

话音未落，只见屏幕上的亮点使劲往左边一摆，又向右边冲去，然后，一个之字形的螺旋运动，猛然间好象扎进了一堆棉花地似的一动也不动了。

“天女图三号”闯进了一片血管的丛林，刚巧卡在了两根树木之间似的再也无法动弹了。

八、意外的消息

第六天下午 13:02

培城中心医院

陕西西安航天测控中心

西安测控中心的专家们，再次操纵机械手，终于在1点23分，使飞船逃出羁绊，离开了脉络丛，再一次自由地航行起来。

1点31分，“天女图三号”已经漂到了连接脑部和脊椎部位的正中孔。这是一道分界线，另一边就是安全地带了。

但是，飞船又转了回来!强烈的涡流推动着屏幕上的小白点一会儿上，一会儿下，拐了两三次，又重新回到第四脑室的中部。

焦急!这种焦急在每一个专家和旁观者身上蔓延着，感染着。陈聪秉大夫满头大汗，现在的情况对他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他无事可做!只能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终于，折腾了七、八次，“天女图三号”战胜了逆流，通过了正中孔，永远地离开了大脑。

嗡的一下子，玻璃外面观察的人中间爆发出一阵欣慰的议论。兰星烈摘下耳机，用手帕擦

了擦听筒，那上面已经满是汗水了。

但是，在玻璃的另一面，紧张的工作还在进行着。“天女图三号”正沿着脊柱内的蛛网膜下腔流动，这是一层包围在脊髓外围的圆筒形的液体腔。飞船现在是以每分钟一圈的速度在围着这圆筒中心旋转，每转一圈，它就在脊柱内下降两毫米。

大夫们坚持，必须要等到“天女图三号”流到脊柱的底端，才肯用注射器吸取。他们说这是确保安全的办法，因为损伤了脊髓神经就会造成肢体瘫痪。

这就是说，飞船至少还得在脊柱中转上将近90圈。兰星烈松了一口气站起身，准备吃点东西，但身后有人扯住了他的军服。

“兰上校，您的电话。”

听筒中传来一个老人的尖尖的声音。

“季伦博士?”

“是我，听着上校!我重新带入系数进行了计算，发现弗里德曼方程是有缺陷的，它……”

“有缺陷?”兰星烈吃了一惊。

“对，别插嘴，我重新校正了公式，重新进行了计算，实际上，飞船缩小的持续时间比上次计算的得数要短得多!……”

“是多少?”兰星烈的后背一阵紧张。

“大约是……”

听筒中传来一阵翻纸的声音，显然博士是在寻找计算的数据。

“大约是148小时35秒，也就是6天半……”

“那么您是说……”

“这艘飞船将在今天下午2点15分35秒的时候恢复原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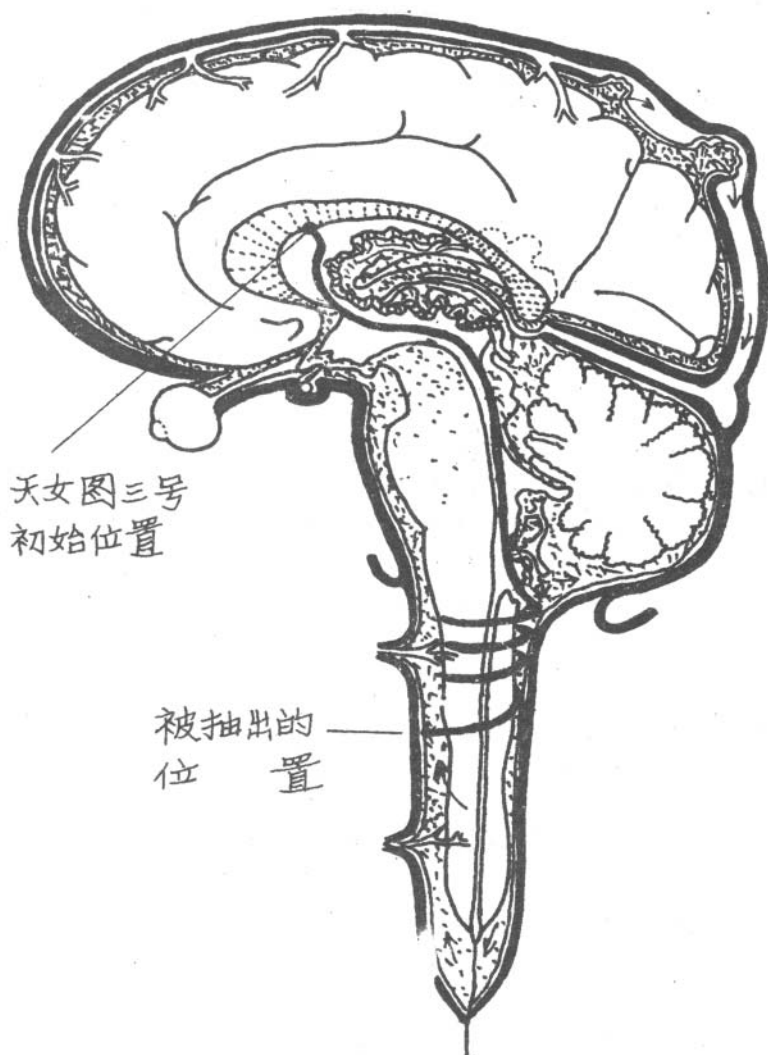
听筒从兰星烈手中滑落下去。有好几秒钟，他就象是个傻子似地呆呆站在电话间的玻璃格子中。

2点15分35秒!

2点15分35秒!

他无力地抬起手腕，这手腕现在变得异常沉重，就象是在提一只千斤顶。而那千斤顶的全部重量都集中在自己那块既不精神，又显得沉旧的电子手表上。

他怯怯地向表上瞥了一眼，跟着就是一个抽搐。因为指针分明打在2点10分的位置上



面。

还有 5 分钟!不, 仅有 5 分钟了。5 分钟之后, 兰星烈明白发生的将是什么。

现在, 标示着“天女图三号”的亮点才刚刚走到孩子的后背部分, 等到它接近脊柱尾部, 少说得再过一个半钟头。

再也不能等待了!

兰星烈拔出了自己的手枪。

九、最后的时刻

第六天下午 14:10

培城中心医院

“呼!” 连接手术室和观察室的门锁被子弹击碎了。兰星烈上校毫不客气地破门而入, 他怒

目圆睁, 象是一只被猎人长久围困后决心进行垂死挣扎的野兽似的, 开始了他一生里最莽撞的孤注一掷。

“陈大夫, 请立即取出‘天女图三号’。”

医生们张惶失措被他的举动惊呆了。

“陈大夫, 只有两、三分钟了!”

“可是……” 陈聪秉莫名其妙地嗫嚅着。

“呼!” 再一声枪响, 手术室门边的红灯被击得粉碎, 每一个人都打了个寒颤。

陈聪秉用哆哆嗦嗦的手拿起注射器, 但双眼还是直瞪瞪地看着兰星烈, 他无法搞清眼前发生的事件到底意味着什么。

没有人能搞清楚, 此时此刻仅仅剩下了多少时间? 2 分 35 秒! 这是最后的时刻, 只有兰星烈才明白, 这 2 分 35 秒意味着什么。

陈聪秉大夫将针头插进了孩子的脊背, 人们屏息凝视

着屏幕。

第一次。扎得太深了。“天女图三号”绕了过去, 继续下降。

第二次……

现在的时间是 2 点 13 分 50 秒、51 秒、55 秒……”

第三次……

那亮点和针头汇合了!

正在这时, 不知是谁拉响了医院里的警报器, 守卫在医院外的士兵不知道病房内发生了什么事变, 开始冲进医院大楼。

终于, 人们清楚地看见, 亮点离开了脊椎的部位, 它被吸入了注射器。

时间只剩下 1 分钟了, 这是兰星烈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士兵们皮靴上楼的声音都可以听见了。陈大夫刚刚拔出注射器, 兰星烈就一

把抓了过去，象是抱着一件烫手的、通红的铁块，向门外冲去。

士兵们就在下一层楼梯上了。

时间只剩下 45 秒了。

他在走廊中飞奔。

要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他暗暗地告诫着自己，他已经跑过上下楼梯的进口了，他已经用眼睛的余光看见了那些冲上来的士兵了，那些人的叫喊着，端着枪沉重地向他追来。

但他顾不得这一切了，现在只剩下 20 秒、10 秒，5 秒……

他终于冲上了楼道尽头的阳台，然后扔掉手枪，拉开马步，把那只包藏有人们无数希望、失望、兴奋和恐惧的注射器奋力地扔了出去。

轰隆一声巨响。大地摇动了起来。象是一阵狂风乍起，又象是地震波卷过，中心医院大楼内的玻璃和仪器被震得咣#发响，人们拚命地扶住身边的物体，以抵挡这突如其来的巨大震波。

2 点 15 分 35 秒，“天女图三号”恢复了原来的形状。它那长达 47.15 米的身体冲毁了医院西部的围墙，燃料舱伸向了医院旁的宽大街道，中控实验舱的大圆球紧紧地抵住了医院的水塔。

当然，最万幸的还是，飞船复原时正好处于与医院中心大楼平行的位置，否则，一切会是什么样子呢？

兰星烈上校昏了过去。

饥饿、紧张、过度的疲劳耗尽了他的全部体力。六天以来，他的白发增加了一倍，他脸上的皮肤显得更加衰老，但是，他问心无愧，他保住了少年汪洋的生命，也保住了整个医院和那艘价值 100 亿人民币的宇宙飞船。

他将昏睡很久很久。他将做很多很多梦，这些梦将带着他在天地之间遨游。

图 刘维理

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 (森林杯)征文启事

为迎接 1991 年 5 月在成都召开的世界科幻年会(WSF)，进一步繁荣中国科幻小说创作，我刊决定与森林音响的供销单位广州电子厂、四川物资大厦三楼音响销售部联合举办“第三届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森林杯)征文。

1. 欢迎各界人士,包括港台同胞、海外侨胞创作的各种风格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科幻小说,字数一般不超过一万五千字,也欢迎适合连载的长篇科幻小说。

2. 征文时间从 1990 年 11 月 15 日至 1991 年 5 月 15 日,评奖结果于 1991 年 5 月 20 日——世界科幻年会开幕式上公布,并颁奖。

3. 从已发和未发的作品中选出一等奖(1000)元 1 篇;二等奖(600)元 2 篇;三等奖(300 元)5 篇。

4. 特邀部分获奖作者参加 1991 年世界科幻年会。

征 订 启 事

本刊今年仍自办发行,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欲批销和订阅的可直接汇款到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科幻世界》编辑部发行组(邮编 610041)。今年仍为双月刊,每册定价 1.60 元,全年 9.60 元。挂号每本另加 0.30 元。

另外,本刊将发行少量 1990 年合订本,每本定价 10.00 元,需挂号另加 0.30 元。

[南斯拉夫]

沃尼米尔·弗尔丁格 著
一 辛 译



1972 年春，美国发射了太空飞船《先锋 10 号》。这艘飞船要飞出我们的银河系，用 1 亿年的时间在太空遨游 3000 光年的距离。人们希望该船在 8 万年后到达一个具有生物——智力生物——生存条件的星球。

为此目的，《先锋 10 号》将向遥远的朋友们传递如下信息：我们这个星球围绕太阳移动，上面居住着分为男性和女性的人类，他们热爱和平（上帝啊，他们时常相互为敌，大开杀戒）；地球上有着宝贵的饮水和其它有用资源，地球人女性的平均高度为 1.68 米，男性为……算了，这些资料显得太琐碎，就不再一一赘述。所有这一切信息，都镌刻在一个铝盘上，覆有一层金箔，保证亿万年都不致磨损。所有的信

友 谊 使 者

息都以形象表示——人物、图像、几何符号以及数字系统。

虽然人们觉得，某种外星文明在太空中发现这艘飞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仍有不少科学家认为，哪怕人类不复存在，这种与外星文明接触的热切愿望，还是值得珍视的。

《先锋10号》跨过金星轨道两个月后，又用一个月的时间绕太阳兜了一圈。一年过去了，它走出了海王星轨道，谁知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海王星的引力发生了变化，导致《先锋10号》改变了航向。在此之前，无人考虑过这个因素，不过也无伤大雅，每个人都明白，这艘飞船根本使命就是在太空“盲流”。人们最担心的只有一件事，在最初的10万年内，飞船千万别被无情的流星击毁。但是，人们未曾料到的因素，却给飞船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在距《先锋10号》大约5万公里远的太空深处，有一个奇怪的物体在飞行。这个物体呈圆形，加上一些镶饰物，宛如一把张开的大伞。镶饰物不是绕轴旋转，便是很有节奏地朝四个方向摇摆。十分明显，这决非是什么自然现象，而是智力生物创造的杰作。

突然，这只飞行体的一架天线，发现了《先锋10号》，警报系统立即拉响。“一大型飞行体正向我逼近！”瘦骨嶙峋的操作员大声呼叫，他的双眼紧紧盯住控制台。

说实话，我们不应过份强调操作员皮包骨头这一事实。这个外星人的扁圆飞行器里的工作人员，长得跟我们有些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跟人类颇似孪生兄弟。只是他们的上肢比我们的长，下肢比我们的短，耳朵又扁又平。一句话，他们身上的器官和我们的大致相当。

噫，扯远了，赶紧书归正传，回到这个扁圆体，准确地说，回到这个飞行器来吧。

“它从什么地方来的？”指挥长询问道。

操作员压下一对按钮，拉动操纵杆，操纵台刹时光闪亮。

“计算说明它的来路不明。我们左侧的那颗巨大星球使它偏离了预定航向。”

指挥长神情极其紧张，他讨厌听到这个报告。这个来历不明的神秘飞行物的轮廓，已显现在荧屏上。毫无疑问，它决不是流星，而是人工制品。还有，分析证明，无论这玩意儿囊有何物，都不是普通流星所包容的那种物质。

指挥长不由想起了自己的使命。突然袭击，或者说偷偷摸摸是完成任务的最重要保证。就是说，指挥长企图不被注意地接近第三颗行星——地球。自动仪表接收到的数据表明，这颗行星有生灵居住。然而，眼下的飞行器来自何方？瞧它的模样，又不象一个自动推进的武器。看来，合符逻辑的唯一答案只能是：它来自地球。不过，根据现有情报，这颗行星上的生物，尚未达到文明阶段——充其量只能找到一群蛮夷……怎么……？

“这是一桩可疑事件！”指挥长大声评论道，“我完全不信……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这玩意儿是一枚炸弹，

我们怎么办？拉警报！一级战备！”

他吐出了这一连串字眼，觉得心情好过了一点，可惜这种状况未能持续太久。一直在分析这个飞行体的仪表显示，它身上未有任何爆炸物的痕迹，更谈不上其它分解性武器。到了最后，指挥长只得承认，这不过是一枚普通的炮弹，试图攻击他的飞船，“真他妈的好玩！”指挥长悻悻然，“那些野蛮家伙太无见识，大概未长眼睛吧，连我们都认不出来？我真怀疑他们是否还有嗅觉器官，天真，天真呀！靠一枚普通炮弹就想摧毁我们？异想天开！”

指挥长咕嘟着：“摧毁地球上的这群蛮夷不费吹灰之力。”

他忽然一震：地球蛮夷并不简单，他们怎么会预测到我们会来这儿？这可比发射炮弹更需要智慧呀！刚才他还为自己发布的一级战备令后悔，现在则高兴异常：远见之明呀！

说真心话，我们并不觉得这位聪明的指挥长嗜血好战，他无非是在执行他那个星球的最高当局的任务而已。这个任务至关重要。他们那个星球的资源已快告罄，当局尽管推行节约，收旧利废，但限制生产最基本物品的日子已近在咫尺。若干世纪前，这个星球就停止了奢侈消费品的生产。他们派出的太空侦察船发现了一个星系，这个星系拥有跟他们一样的太阳，其中一颗星球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合适的万有引力与空气。消灭这个星球上的生物，掠夺和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还有什么事比这个计划更简单？他们也考虑过移居，但肯定会遇到抵抗。虽然当局压根儿未把地球人放在眼里，视他们为野蛮人，但实际上他们还是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经鉴定的电子信号即为明证。然而最危险的也就是这些半开化的生物，他们先学习外来生物的技艺，一旦到手便把他们赶出去！这当然不行！惟有消灭他们才是简单易行、事半功倍的计划。指挥长驾驶的这艘飞船只要经过这颗星球的大气层，激活它的电离过程，余下的事情就会自动进行。大气中的氧将化合成碳化合物，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内，任何一个氧原子都不再处于自由状态，所有生物都会死于非命。然后逆反应将会出现，一切又复归于正常。

眼下，危险迫在眉睫，这一点可从望远镜中清楚窥见。这个飞行体的实际功能是无法从其外表判断的。

“它看上去并不原始！”操纵员惊慌地叫道，竭力想让指挥长听见这一可怕的事实，“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到来？”

指挥长完全知道，操纵员实际上在以委婉的方式提醒他不得掉以轻心。他沉默半晌，终于说道：“有趣之至。他们居然探听到了我们的行踪，还敢发射炮弹与我们对抗。他们打错了算盘，即使这玩意儿直接命中我飞船，又其奈我何？探测器发现什么新情况没有？”

“没有。看来那颗炮弹失控了，这是我最觉得稀奇的事。”操纵员报告道。

“我们吓唬吓唬它，怎么样？”飞船的化学工程师建议

道。

“怎样吓唬它？”指挥长历来讨厌这些受过教育同时又自命不凡的家伙，“炮弹失控，而且不发任何讯号。”

“我可以具体点吗？”化学工程师低声说道。

“讲下去！”

“我们干吗不靠近观察它？”

“你难道不明白这东西十分危险？”观察员反驳道，“它的内部肯定有某种可怕的东西。”

指挥长踌躇了。观察员言之有理，但工程师的建议也包含着合理成分。最后，他下了决心。

“对。我们用磁场吸引它，然后靠近，想法打开它。我认为两名技师就能完成这项任务。如果……出现意外……我们可以实施援救。”

他下达了命令：“23 号和 81 号走进空间，副指挥长在能量台控制磁场，我负责全部行动的协调工作。”

指挥长目不转睛地注视荧屏，化学工程师则舒了一口大气。苍天有眼，我没有选择机械师这项职业。

最后，荧屏上终于出现了一个光斑，指挥长将其定位，看清了那是一个圆盘，上面固定着一个巨型箱子。

“嘿，”指挥长暗想，“这是他妈的什么玩意儿？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也要弄明白。”

23 号和 81 号技师步步捱进这奇怪的飞行物，他们围绕它观察一遍，然后，一个技师——指挥长觉得是 81 号——把探测器轻轻地安放在飞行物的表壳上。

“没有炸药！”大家都听见了他的报告。

“继续检查！”指挥长命令道。他想：制造这个东西的地球野物还真有两下子，要弄清它的构造还不是简单事。

“我们只有打开它，才能做进一步检查。”81 号报告。

“我派你去是干什么的？”指挥长大为不满，这个 81 号未免太畏首畏尾。

“我建议把它弄进我们的飞船，然后拆开它。”

“你疯了？”指挥长破口大骂，“里面难道不会有病毒或细菌什么的？就在太空干！”

从荧屏上观察，这两名敢死队员是极不情愿这样冒险的，然而命令是不容违抗的。他们开始动作了，一会儿，不明飞行物便被拆得七零八碎，装进他们随身携带的大容器中。

“在什么可疑物吗？”指挥长按捺不住，急切发问。

“一切正常，只有一些原始的控制仪器。看来，它是由火箭推进太空的。”

“这些野蛮家伙还能做出别的什么？”指挥长不屑多说，“继续检查。”技师们继续拆卸，当箱形物被打开后，23 号立即报告：“内有一个圆盘，好像是件工艺品。”

“扯淡！太空原始工艺品展览？”指挥长讥讽道，“别他妈的胡说八道！”

再也没有值得一提的新鲜东西了，指挥长怕得要死的炸弹，不过是子虚乌有。经过一番检查，神秘飞行物的零部件放到了指挥长的桌上，飞船机组成员纷纷围在桌

边观看稀奇。

“毫无疑问，这是由一个发展中的文明制造的。”化学工程师评论道。

“我也持相同看法，”指挥长点头道，“就象我们的祖先在几万年干的一样。”

“不知他们为何要把这种无用的东西送进太空。”副指挥疑惑地说。

指挥长凝视着圆盘，然后将其拿在手中端详。他看不懂圆盘图案的含义。在右上角刻有一对男女，赤身裸体丑陋不堪，跟他所了解的有关地球人类的情形大致吻合。在这对男女的身后，画着一个飞行物；左侧是一个圆点，几根线条以点为中心潦乱地射出。线条上方为一对圆圈，无论是指挥长还是机组其他成员，都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下边的图形更令人莫名其妙，一个大圆圈率领九个直径不同的小圆圈，而第六个圆卷又有横线穿过。当然，指挥长是懂得其奥妙的：那是行星系。

哦，还有一点未交待。从第三个星球处引出了一条曲线，曲线的端点好像是某种装置。

“看出点名堂没有？”指挥长环视群僚，问道。

总工程师沉吟半晌，开口道：“如蒙允许，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他见指挥长未反对，便道，“这个赤身裸体男人举起一只手，意思是说，可怜我们这些混沌未开的地球人吧，我们一无所有，穷苦不堪。请在我们的星球上降落吧，赏赐我们礼物吧。我们发送这个装置，就是邀请你们驾临。”

指挥长未开腔，眼睛却盯住他的下属。无人再敢发言，先听头儿的高见总比贸然开口为妙。直到沉默仿佛快要窒息呼吸，指挥长才终于口开宣布：

“可以这样理解。我极想知道，这些可怜的、未受教育的地球野人，是如何探听到我们的到来的。这意味着他们并非如我们开初设想的那么原始，他们的处理手段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担心这不是求援呼救，而是另有阴谋。”

于是大家都有些不安。总工程师更为先前的谬论懊悔不已，该用什么话来讨头领的欢心，挽回刚才的失误呢？

“底下那根线十分明晰，它足以证明这个装置是从第三颗星球上发射的，目标针对我们。它传递了这样一个讯息：我们——无论男女——都将奋起保卫我们的地球，这就是举手的意思。我们衣不蔽体，因为我们已将全部财产，用来建造足以摧毁你们的飞船了……”

“对不起，”化学工程师轻声打断指挥长的滔滔宏论，

“你怎么想到他们企图消灭我们？”

“请看左边的那个图案。圆点中有若干条线衍射而出，还有上面那两个圆圈，它说明，只要一爆炸，我们就会被炸成两半。”

“这么说来，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总工程师抓住了谄媚机会。

“我看你漏掉了一个细节，”指挥长竭力保持语调平

和。“他们在第五个星球上设置了军事基地。请看，那儿有一条线直接联接了爆炸中心，其意十分清楚，倘若我们攻打主要目标，我们将一无所获，因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安然无恙。”

于是大家的心情为之一沉，全部美好的希望都化为泡影。他们逐渐明白，他们的对手决非是什么不可救药的蛮夷，而是拥有难以置信的先进技术手段的高度发达的生灵。

化学工程师渐渐看出了一点门道，“那么，你怎样解释他们的仪器的原始制造方式呢？”

“地球人具有极度发达的理性，或者说非常狡猾。他们用最简单的装置达到最大的目的。他们假装不发达，引诱我们上当。实际上，他们拥有极为先进的情报机构，否则怎么会侦察到我们的情况？”

“不可能！”总工程师大叫。

“闭嘴！”指挥长打断他的话头，“鬼才知道你是否在领他们的津贴。告诉你，他们最好挑一个更聪明的家伙充

当奸细。趁早闭嘴，马上回去工作！”

“各战斗员就位！”副指挥长大声发令。

“混蛋！谁给你的权力？”指挥长雷霆大怒，“马上撤退！凭我们手中的武器，我们不但一无所获，还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也就在这一时刻，在地球上各国的书店里，阿瑟·麦尔维尔教授的新著《友谊使者》荣登畅销书榜首。不到一个月，伟大的作家便成了各国科学界的座上客，人们竞相把一项顶令人眼花缭乱的桂冠，硬扣在他光秃秃的头上。

至于指挥长，则另有一番心思。他虽未完成毁灭地球的神圣使命，但他觉得，倘不是他的远见卓识，他的飞船和全体战士，将死无葬身之地。

图 华堤

科幻小说构思

等待

舒明武

一位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姑娘，爱得深，爱得痴。

从情不自禁的反应上，他发现姑娘也爱上了他，但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强大的力量拦阻着这种爱。

情到深处，姑娘不得不告诉他，我的另一意识时时提醒我，我应该等待我真正的丈夫，你不是他，只是外形上有些相象而已。

小伙决心查清原因，结果发现，这牵扯到几百年前的一桩情债。这姑娘的前代祖母欠了一个人的情，后来悔恨不已，在那个人远离地球之前，她找到他痛哭、忏悔，并发誓要把她对他的爱一代代遗传下去，让她以后的女儿们每一代都有一个人等待他的归来——而且要保持好婚前的音容笑貌。

小伙从中发现了一线希望，问她还要等多久。

姑娘回答说大约等到二十六岁。

天哪！还有八年，而且，那人真的回来了又怎么办

因为一种稠状星云的侵入，地球自转磨擦加大，最后竟停止了转动。不会再有明天了，黑白两面地球上的生物，都将灭亡。

地球上的人开始加紧活动，必须在“今天”干完本该明天、以后干的事。

政治家、小偷、个体户、科学家、农民、工人、军人、艺术家、儿童、老人……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呢？也许正在干着他们现在正在干的事。

消失的明天

俞琦

假若恐 龙不死……

雷良琦

今天的地球，人类是当然的主宰。可是，在 6500 万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地球的霸主却是恐龙。一个纯粹偶然的因素，一个流星——宇宙中不计其数的流星中的一个——却改变了地球上的生物进化史。

这颗几十亿吨重的陨石以每秒 20 公里以上的高速与地球相撞，其能量相当于几十万枚氢弹爆炸。漫天的尘埃遮蔽了阳光，全球气温骤然下降，植物凋零，大批动物死亡，整个恐龙种属，彻底绝灭了！其后，在这片死神践踏过的土地上，新的物种产生了。在新生代的晚期，出现了灵长目，它们中的一支——南方古猿经过几十万年的演化，终于变成了今天的人类。

偶然性造就了人类。人们不禁会想：假如没有那个陨石，假如恐龙没有绝灭，今天的地球又会是由谁来主宰？

这似乎是一个玄之又玄的问题，我们还是以科学实验来回答吧！

哈佛大学的生物心理学家威廉·麦德古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把若干小白鼠分组，给予完全相同的学习任务，比如走一条曲折幽暗的通道觅取食物，发现后几组的平均速度总比前几组要快。用传统的理论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此，英国生物学家鲁伯特·夏尔德富克提出形态发生场的概念，这是一种生物场。同时，美国思维信息研究所所长埃德加·米切尔也认为，宇宙本身具有把知识传递给后代的信息机制，随物种进化的不仅仅是遗传的表现形态，还有隐含的信息印记——这可以通过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中找到答案。

因此，地球上的低级生物必定会进化到智慧生物一人，可以由猿到人，也可能是其它动物。因为产生人

类的自然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不过是环境和机遇的排列组合罢了。

1972 年，加拿大古生物学家拉塞尔在艾伯特省发现了一付完整的窄趾龙化石，按脑体比（即脑容量与体重之比）推测，它的智力水平在恐龙家族中是佼佼者。拉塞尔和动物标本制作家西吉恩合作，借助于电子计算机，模拟出窄趾龙演变成“恐人”的可能外形。

“恐人”身高 140 厘米上下，体重约 35 公斤，有一个和人同样大的脑袋，看来他们一定比人还聪明。不过，他们的容貌却不敢恭维：他们的嘴象海龟，里面有两排刀刃一样的角质齿；胸脯是平的，没有乳房；也没有外露的性器官，而是被可折叠的皮膜遮盖起来了；他们也通过性交和怀孕胎生后代，以反刍半消化的糜状物喂养子女。

有一点拉塞尔说得很肯定。由于窄趾龙只有 3 趾，其中一趾与另两趾相对，所以，“恐人”的数学一开始可能是 6 进制。当然，以后他们迟早也会发现和使用 10 进制和 2 进制。

由于恐龙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要比猿猴起码早上 6000 万年，可以设想，“恐人”的进化也比“猿人”早得多。所以，“恐人”的科学技术必定远远高于我们当代的人类，说不定“恐人”早就征服了太阳系和银河系了！

至于“恐人”的社会形态，是不是也像我们今天一样，那就不敢妄加揣测了。

我们应该感谢 6500 万年前那一颗冒冒失失的大石头，才使得我们今天能突发奇想，索古探幽。否则，在“恐人”主宰的地球上，我们这些猿猴的子孙还可能是围猎、捕杀的对象，是濒于绝灭的“野生动物”呢！

图 叶牧天





姜
亦
辛

那堆篝火终于点着了。树枝是刚砍下的，火苗蹿起的时候，树叶被烧得哗剥直响，还冒出好多烟来。小酋长看着老人撕开鹿皮，熟练地卸下那只公鹿的一条腿，把它吊在篝火上方的架子上烤着。光光的鹿腿上，鲜红的血一滴一滴掉在火堆里，随着吱——吱的响声，一股带着血腥气的香味随着山风飘散开去，小酋长贪婪地咽了口口水。

老人把那只肥肥的公鹿都撕掳完了，拔了一把青篙草擦擦手上的血，在小酋长对面的篝火边盘腿坐下。

“你现在可以讲了。”小酋长望着老人的脸说。老人的大眼珠里，有火光一闪一闪。小酋长想起那只公鹿倒下的时候那双眼睛，心里好一阵难过。

“好吧，我说。”老人笑笑，用手中的细树枝把篝火上的鹿腿翻了翻。

远处有隐隐的雷声响起。

“爷爷，你说——他们是谁？”

“是爷爷在黑星球上遇到的奇怪的人。”

“他们什么模样？”

“爷爷也没看见。”

“你手上的大伤疤是他们打的吗？”

“不，是宇宙军团的骷髅兵。”

“骷髅兵很凶吗？”

“嗯，他们用 LASER 枪、核子炮攻占了我们的黑星球。”

“爷爷，它为什么叫‘黑星球’呢？”

“因为这颗行星上只有黑色的沙砾。”

“爷爷，你那天说，你是……是‘和平卫士’的成员？”

“嗯。我还是‘彩虹勇士号’的副舰长呢！那是我们地球人的



飞船，是‘和平卫士’最大的飞船。”

“比这座山还大？”

“大!要有二十名受过训练的战士同时操纵才能驾驶它。”

“爷爷，和平卫士都很勇敢吧？”

“那当然!都是百里挑一的硬汉!”

“那骷髅兵一定打不过你们了？”

“哼……那些骷髅兵在我们强行降落的时候，用密集的火力向我们开火……但是为了黑星球基地，我们非降落不可!”

“您的手臂是那时候受伤的吧？”

“还不是。那时爷爷在指挥室，只擦破了点皮。我们二千名和平卫士中，重伤、死亡有一百多。爷爷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彩虹勇士号’的轮机长，就是那时候牺牲的……”

“是不是那张叶脉照片里那个大胡子？”

“就是他!他和爷爷从小就是好朋友。”

“后来你们降落了吗？”

“降落了。在宇宙军团的火力网下，‘彩虹勇士号’被打得疮痍满目，但是我们还是降落在一个沙丘上。爷爷第一个冲出飞船。”

“爷爷，您真了不起!”

“我们和平卫士都一样勇敢，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害怕的。”

“宇宙军团的骷髅兵呢？”

“他们仗着人多，象蚂蚁一样排着队向我们压过来。舰长指挥我们跟在宇宙战车后面一步一步朝前冲……”

“后来呢？”

“我们用战车及建筑物的废墟作掩体，不断地扩大阵地。”

“后来呢？”

“后来?后来爷爷中弹了，昏死了过去。”

“啊——!”

“那时候我躲在黑星球指挥部的房屋后面，对骷髅兵扫射，一块不知道什么地方飞来的钛合金板击中我后脑，我便失去了知觉。昏迷中，我只觉得耳边有隆隆的雷声……接着，我听见他们对我说话了。”

“是他们吗，爷爷？”

“是的，是他们。我过去曾听垂死的战友说起过他们，但我自己却是第一次与他们接触。”

“爷爷，他们可怕吗？”

“不。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慈详。他们说，他们创造了我……”

“噢!他们创造了您?您不是说您是‘试管人’吗？”

“是啊，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说的。可是他们只是轻声地笑，并不回答。”

“爷爷，他们究竟在哪儿呢？”

“他们好像无处不在。他们的声音从四方传来，雷声是他们的先驱。”

“爷爷，您再说下去。”

“后来，我从昏迷中醒来了，挣扎着用LASER枪支撑着爬了起来。呀!满地都是尸骸——有骷髅兵的，也有穿蓝色飞行服的和平战士的。我们的‘彩虹勇士号’还停在沙丘上，但这也像一具尸骸，千疮百孔……”

“爷爷，仗打完了吗？”

“我以为打完了。但是，突然间，我眼角瞥见五百米外一个骷髅兵正举枪瞄着我……”

“爷爷，我怕——”

“别怕，孩子!爷爷当时已经是一名有十几年战斗经验的老兵了。我来不及多想，猛一个侧身，扣动板机……这时候骷髅兵也开枪了，我只看见一团火球飞来。我只来得及闪了一下，火球打在我右臂上……”

“爷爷，您的手臂就这样受伤了？”

“是的，右臂飞了出去，那只手上还紧紧攥着LASER枪……”

“爷爷，他们呢——来救您了吗？”

“不，他们没有马上出现。我倒在地上，隐隐约约仿佛看见套在左手上的生命环，上面的液晶显示我还有二十分钟好活。”

“后来呢？”

“后来我就发现生命环的红色警报器一亮一灭，发出轻微的报警声。”

“那您是怎么活下来的呢？”

“你听我慢慢说来。在他们到来之前，我一生的经历——我在试管中诞生，我出生时的情景，我学习说话、走路以及接受宇航训练，第一次独立驾驶飞船……直到那天强行在黑星球登陆——所有这些镜头，都像放全息电影一般，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

“很清楚吗？”

“是的，非常非常清楚。象看以前的生日录

像那么清晰。就在那时候，他们又来了。”

“他们还乘着雷声吗？”

“是的，不过，这次他们的声音比前一次清晰些。”

“爷爷，这回他们又跟您说了些什么？”

“他们对我说，我将被赋予伟大的力量。”

“伟大的力量——那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我将成为新人，有超人的本领。”

“爷爷，他们怎么赋予你力量呢？”

“我当时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向一个深渊掉下去。深渊里有一团神奇的白光，那团光在很深很远的地方。我往下坠的时候，发现我和白光的距离在缩小。后来我闭上眼睛，白光透过眼皮，我感到一片柔和的白色，它像水一般柔软，慢慢地开始渗进我的身体里。后来我分不清哪是白光，哪是我了！再后来，我下落的速度越来越快，最后撞到一团柔韧的东西上面，摸上去像一团橡皮，可是睁开眼什么也没看见。”

“那是什么？”

“那是白光核心。”

“后来呢？”

“我听见自己大叫一声，再仔细一看，发现自己还躺在黑砂上。”

“爷爷，该不是在做梦吧？”

“我也不知道。我满头渗着汗，喘着粗气，心跳得像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似的。我猜不透究竟是怎么回事，从此以后，所有的生命环戴在我身上就都失效。只觉得右侧身体很疼，一看，右臂没了。我忍着疼挣扎着坐了起来……啊，这一片黑砂！”

“您看见什么了？”

“战车、武器的金属碎片撒得到处都是，和平卫士的血把黑砂染得殷红……现在倒是什么都结束了。我抬头看看天，那颗黑星球的卫星升了起来，像一张涨红了的脸，窥视着遍地尸骸的黑砂地。”

“您的手臂……”

“我看见右前方有一只断臂，上面套着和平卫士的臂章，手里攥着 LASER 枪，我认出那是我的。我踉踉跄跄走过去，用左手把它拣起……我咬咬牙，像往泥土里插树桩似的，使劲把断臂摁在伤口上……”

“就这么插活了？”

“起先一阵剧疼，我差点昏过去，后来疼痛消失了，断臂竟然接在原处了——虽说还不怎么灵活……”

“那是他们在帮助您？”

“我不知道，”

“后来您怎么回地球的呢？‘彩虹勇士号’不是损坏了吗？”

“是的，我带着伤痛慢慢地爬上飞船查看过，操纵系统和动力系统在强行降落时全被打坏了，根本无法发动。”

“又是他们帮了你？”

“我想是的。起先我很沮丧。可是没过多久，我感觉到体内有股力的冲动，我合上眼睛，聚集着这股力。最后我感觉到这股力越来越强，就不知不觉地把双手放在总指挥台上方，猛然释放这股力——你猜怎么着？三千六百万伏高压电通过指挥台向整架飞船输去……”

“爷爷，您以前有这种神力吗？”

“没有，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飞船修好了吗？”

“当我再启动‘彩虹勇士号’的时候，轮机舱发出巨大而沉闷的轰响，飞船底部的黑砂扬了起来，像一股黑色旋风，包围着飞船……”

“起飞了，是吗？”

“对，我拉动操纵杆，以一种惊人的力量驾驶着在常规条件下需要二十个人同时操纵才能飞行的‘彩虹勇士号’，最后，回到地球……”

“他们呢？他们留在黑星球上了吗？”

“不，他们一直在我周围。在漫长的通往地球的旅程中，他们用脑波交换方式和我交谈了许久。”

“这次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他们过去也是地球人，他们不愿意看到地球再次灭亡。”

“难道地球已经灭亡过一次了？”

“他们是这个意思。他们说，地球人纵容科技为军事服务，穷兵黩武，到头来又要重蹈前人复辙！”

“前人是指他们自己吗？”

“是的，他们说他们发明过火，可是后来他们用火攻击别人，别人又用火‘回敬’他们……”

“您和别人说了这些事吗？”

“我没说，因为他们要我保密。他们让我完成很重要的事情。”

“我猜到了——让您去阻止发展军事科技!”

“是的，我到处去演讲黑星球的悲惨场面，还接受新闻记者的采访，想利用舆论的力量劝阻地球人的扩张野心。”

“有人听你的吗?”

“许多人只是像听故事一般听我讲黑星球之战的经过。我是唯一活着回来的人，大家把我当英雄看待，可是当我说到好端端的地球也许会被战争毁于一旦——他们就起哄，吹口哨嘘我……”

“爷爷，您不是去保卫黑星球基地的吗?您是和平卫士呀!”

“咳，回地球的路上我才醒悟过来。我们应该保卫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地球!黑星球离我们那么遥远，我们到一、二万光年远的地方去建立基地，算什么‘和平卫士’呢?不过是地球战争狂人的借口罢了!”

“您向总统说了吗?”

“我向总统本人，还有宇航总署、军事委员会、星际殖民总局的头儿脑儿大声疾呼，谁也不理我。”

“这些人真蠢!”

“他们以为地球人是宇宙智慧的中心，其它星际生命都是非正统的野蛮人，所以地球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张、占领，在宇宙间为所欲为……”

“人家不听你的，怎么办呢?”

“我运用我自己的智慧。”

“您找到办法了?”

“我想既然我挽救不了全体地球人，我至少应该保存一部份生命之源!我把许多人类以及其它地球上主要动物的受精卵冷冻了，放在装有培养液的防辐射试管里保存，在世界上主要的山脉、河流源头，都有我存放的这种试管。”

“爷爷真聪明!”

“我把这些试管的外壳装上定时器，一百万年以后，试管里的生命会自动萌芽——那时候想必不会有战争了。”

“呵，——百万年……”

“我做完这些事以后许多许多年过去了。后

来终于爆发了一场毁灭性战争。黑星球之战和它比较起来，真称得上小巫见大巫了!”

“很惨，是吗?”

“黑星球之战，是人类和外星生物之间的厮杀；而那次战争却是地球上的内战!人类与人类厮杀，更残酷!”

“真可怕。”

“没有想到这场战争规模会如此之大!几乎地球上的每个角落都受到 LASER 枪和核弹的袭击。”

“您的试管呢?”

“许多试管在战争中受损被毁，还有一些由于一百万年以来的地壳变化，落到生命无法出现的环境里。另外，还有一些由于技术原因也不能萌发了。只有放在东方大陆上的那一支在二十万年以前终于萌生了，产生了新人类，他们是你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您是说，我们的祖先也是试管里诞生的?”

“是的。”

“您为什么对我说这些?”

“你是小酋长，我不想让你重蹈我们的覆辙!”

“爷爷，我们也会毁灭吗?”

“那得看你们自己了……”

“爷爷……”

这时，有雷声响起，隐隐约约，慢慢远去，消失了，小酋长从远处收回他那迷茫的眼光，看着篝火。篝火一跳一闪，像许多舞蹈着的桔红色的小精灵。一个身上裹着兽皮的老人收下支架上烤着的鹿腿，把它掰成两半。热气带着着一股香味儿在空中散发开来。那老人递过一块鹿肉来，香喷喷的，小酋长贪婪地咬嚼起来。沉默了一阵子，老人怯怯地问：“酋长，您刚才在想什么?”小酋长抬头看着老人，觉得这张脸好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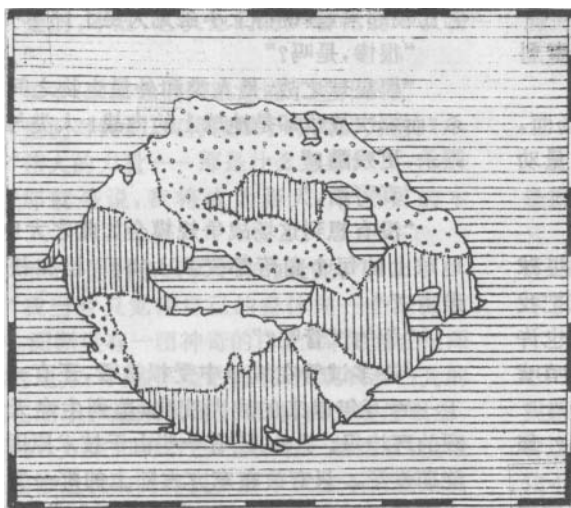
“您刚才喊谁‘爷爷’了，我听见的。”老人谦卑地笑笑，说。

小酋长低下头去，没说话。一会儿，他急急地对老人说：“快把篝火灭了!快!”

老人顺着小酋长的手指着的方向望去——篝火边有一窝蚂蚁。

图 叶牧天

四色定理的实例——任何平面地图的着色均需四种颜色。



(美) 马丁·加德纳
孙维梓 译

五色岛

在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中，只有一家这种杂货商店，当我对黑人营业员说出我所需颜料的加仑数时，他惊奇得竟吹了声口哨。

“先生，您莫非是打算去涂山吧！”

“不，”我向他保证，“不是涂座山，只不过是一个岛。”

营业员咧开嘴笑了，他猜想我在开玩笑，不过我确实是打算把整个岛屿涂上红、蓝、绿、黄、紫这五种颜色的。

问我干嘛要这样？这得先回到几年以前讲起。

事情是这样的，我学术论文的题目选的是四色定理。有个“四色问题”的猜想断定说，在对任何地图着色时，要让任意两个邻国都被着上不同的颜色以便区分，只需有四种颜色就足够

了。不论地图上的国家有多大，轮廓有多奇特，也不论国家数有多少，统统如此，德国数学家默比乌斯(Mobius)曾在 1860 年首先提出这个四色猜想，尽管它打动了许多优秀数学家的心弦，但迄今猜想本身并未能被证明，也没有被推翻。

四色问题在除去球面及平面以外的所有曲面上都已获得解决。在 1890 年希伍德证明了在圆环体(就象面包圈)表面上着色只需有七种颜色，而在 1934 年弗兰克林又证明只要有六种颜色就足够在单侧曲面(包括默比乌斯带)和克莱因瓶上的地图着色。

1947 年 11 月 17 日维也纳大学教授斯坦尼斯拉夫·斯略宾纳斯基)在芝加哥大学作系列讲演时，宣布了他那轰动一时的关于零侧曲面的发现，这个发现对克莱因瓶性质的研究有

着深远影响，并成为探索四色问题的转折点。

把这位已故教授的某些思想加以发挥，我在 1950 年发表了论文，其中驳斥了希伍德关于在平面地图上着色必需有五种颜色的“证明”。按照拓扑学家的普遍看法，平面或球面的着色有四种颜色就够了。

在论文问世后不久，我偶然在学校的《四角形》俱乐部和阿尔玛·布什共进早餐。阿尔玛是一位杰出的人类学教授，当然，她肯定也是全校最美丽的女性。

阿尔玛刚从小岛考察归来，那海岛离非洲西部的利比里亚海岸有几百英里，她率领了一批学生对岛上五个部落的风俗习惯进行研究。

“全岛分成五个地区，”阿尔玛告诉我，一面把香烟插进她那长长的黑色烟嘴，“它们全都互相接壤，这对理解当地的风俗很重要，具有公共边界使各部落都保持了某些统一的文化。你怎么啦，马丁？你脸色干嘛如此吃惊？”

我站起身，把送到嘴边的叉子慢慢放回桌上。

“因为，你讲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根本不可能。”

阿尔玛感到不大自在。

“为什么不可能？”

“五个部落，又都有着公共边界。这和著名的四色问题是矛盾的。”

“和什么有矛盾？”

“和四色问题，”我重复道，“拓朴学里有这个题目，尽管谁也没能证明或否定它，但谁都不怀疑它的正确性。”

我拿起匙柄在台布上画了起来，打算给阿尔玛解释清楚。阿尔玛很快就掌握了要点。

“也许，岛上的部落另有一种数学呢？”她发表见解，由于烟雾而眯起了眼睛。

我摇了摇头。

“亲爱的，数学对于所有文化都是唯一的，二乘以二就是在非洲也还是等于四。如果岛屿真的如你所说分成五个地区，而每个地区又都和另外四个地区具有公共边界，那我真要相信你那些岛民的数学天才了。你没有岛上的地图吗？”

阿尔玛否定地摇摇头。

“也许，你跟我们走上一次？”

她建议说，弹了下烟嘴，“我还得在岛上耽误个把月，有些资料在发表前得再核对一下。这段时间你可以把岛上的地图搞出来。如果我对你所讲的话被推翻了，你的一切费用就都由我来报销如何？”

我何乐而不为？好在暑假已经开始，这次旅行看来非同寻常又那么诱人，我同意了。

到达该岛的第二天，阿尔玛介绍我和一个岛民叫阿古兹的相识，阿古兹是岛上的希依库族人，阿尔玛和他讲好陪我们一齐徒步走遍全岛，好在岛并不大，面积不超过 25 平方英里，早点出发的话，傍晚时分就能走完了。我随身带上拍纸薄和铅笔盒，以便勾画出哪怕是粗略的五个地区的轮廓。

我们首先拜访的是希依库族，我们的营地就设置在他们这里。

在拍纸薄的首页我画了个圆并涂上蓝色，其实希依库族人所占地区的准确形状我并不清楚，但对我来说，有个大概的样子就可以了。当我们朝西走去时，发现到了沃尔费济族的领土，于是我又在蓝圆的左面画上个弯弯曲曲的东西并涂上绿色。

好不容易才挤出了密草丛树，我们来到一条静静的小河岸边，由原木扎成的筏子隐约露出在岸边肥沃的河泥之上。阿古兹把木筏推到水中爬上去，用长长的竹篙撑了起来。我们蹬着泥泞不堪的沼泽地带也上了木筏，阿古兹就用竹篙左转右折地使筏子顺着弯曲的河道向下游驶去。

过了一段时间阿古兹招呼说，我们已到了格泽洛莫族的地盘。它位于沃尔费济人的北方，我从拍纸薄上赶走一只大蜻蜓，并在所谓的地图上标上个红色斑点，它位于绿块的上面。

在格泽洛莫人的领土里又驶行半英里左右，阿古兹把筏子靠向岸边，我们上了陆地。然后在山坡上奋力跋涉，穿越了高可半人的草丛——我们已站在格泽洛莫人的村子外面。

顺利地绕过了村子，我们转向东南方向。又走了一英里光景，阿古兹指着远处一排种植整

① 四色定理已于 1976 年由美国数学家利用超高速计算机获得肯定的答案，但有人怀疑。（译者注）

齐的棕榈树说，那就是格泽洛莫族和希依库族的界树，我掏出拍纸簿，把红斑继续扩伸到蓝圆之外。

刚过中午，我们就到了别博卢普族的居民点。就我所想象的那样，把这块领地涂成了紫色，使它延伸到南方，然后又到西边，把蓝圆的下方都包上了，最后还联上了绿色，我把草图递给了阿尔玛。

“瞧，蓝色地区的四面都被另外三种颜色包没了，这样第五个地区是不可能和它们全都接壤的。”

阿尔玛把地图给阿古兹看，他俩指手划脚地交谈了一阵子。

“阿古兹说，他不知道从天上看来他们岛子是个什么样子，但据他说，你在什么地方是弄错了。”我瞧了下阿古兹，他面部肌肉纹丝不动，但我有些不快：他内心在想我是个白痴。

我们访问的最后一块领土实在难以描述，它根本就毫无特色可言。这第五个部族没有酋长，不知道什么劳动分工和亲属关系，也没有在出生、结婚或死亡时的成套仪式，部族里没有宗教信仰，也没有传说的风俗习惯，更有甚者，他们连族名都没有。

第五块地区我涂的是黄色，我们走遍了它和绿色、红色及紫色地区的分界地段，当阿古兹最后指着小河对岸说，打那儿开始就是希依库地区(蓝色地区)时，我浑身简直好象起了鸡皮疙瘩。

“决无可能!”我嚷道，“除非我们在某个地方已经穿越过别人领土了!”

阿尔玛把我的话译给了阿古兹，他直摇晃脑袋瓜子。

当然，我坚信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底漏：可能某块领土是由两个单块组成的；也可能是阿古兹指错了交界线，肯定有问题!当我们回到营地时，我和阿尔玛爆发了争论，她断定说我输了，所以理所当然要自己掏腰包付旅费。

我用手帕擦了额角，要是能作出五个地区的精确地图该有多好!不过这需要进行地形测量，而我们连一件仪器设备也没有。突然，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里一闪而过。

“你认为怎样?”我问阿尔玛，“在蒙罗维亚能租到象喷雾器那种玩艺吗?”

阿尔玛在香烟雾中眯紧双眼，她说按她的估镀此事完全可能。

“如果我们能搞到喷雾器，”我继续说，“我们就可以在每块区域里都喷上一些相应的彩色斑块，再通过空中彩色照相就能使每块领土都异彩毕现了。”

阿尔玛认为我的办法很棒，她无论如何也需要有份全岛地图，而我的建议将使这个任务以最快速度实现。

“颜料可以算在我的帐下。”她慷慨赞助。

这就出现了本文一开始所讲的那一幕情景，从建筑行业的承包商那儿，我们租来了一打喷洒涂料的喷枪，又买了共二万加仑最便宜的各色涂料。回到岛上，毫不费劲地招募到由希依库族孩子组成的工作队，并教会他们如何使用喷枪。

阿古兹被指定为队长，给每个部落的领土都规定了一种颜色，就象我在《草图》中所用的那样。当然，要把全部土地都喷色，花销也太大了，我们决定每隔一百英尺的距离才喷上一个直径为十英尺的斑点。从飞机上看下面就象是缀满了豌豆花点似的，分界线将清晰可辨。

每次我都跟着工作队出去，以便监督全过程，一切按部就班进行。在前四块领土之间都相互存在着公共边界是毋庸置疑的：每一块都有某些边界地段和其他颜色的领土毗连。

关键在于那第五种颜色!

从第十二个工作日开始喷涂黄色，而黄色地区已经和红色、绿色以及紫色地区接上了头，我们离蓝色地区越来越近，我的神经也紧张到了极点。

工作队穿过林边的灌木树丛慢慢地移动，落日的余辉在大地上留下长长的树影。被涂料玷污了美丽羽毛的飞禽纷纷四散飞避，一条溅上黄点的棕色小蛇咝咝地爬向幽暗的藏身处，我猛然抓住了阿尔玛的肩头。

“该诅咒的默比乌斯幽灵!”我嘶哑地说，再也无法遏制心中一阵狂跳，“我在这儿看到蓝色的斑点啦!”

阿尔玛美丽的灰眼睛透出胜利的闪光：

“那么到底谁是正确的?”

我找个大树墩坐下来，擦一下淌满全脸的



汗珠，头痛欲裂，太阳穴也怦然作动。透过单调无休止的虫鸣声，远处传来别博卢普人的隆隆鼓声，阿古兹也站着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我实在六神无主，严格说，五个地区怎么也不可能全都互相接壤的。我知道四色问题在国家数不超过 35 时已经得到证明，但万一这个证明藏有某种错误呢？如果小岛果真推翻了四色问题的论断，那我这个发现将是拓扑学的伟大转折点！

几天后，当定期班机从蒙罗维亚飞来后，我们商定对全岛作空中照相，可惜飞机的座舱太小，只够摄影师带着照像机去飞行。等像片拍完后，驾驶员才让摄影师下来，载上我俯瞰这座五色岛屿。

我神经质地注视飞机缓缓地在上空划了个圈子，然后降落下来，滑行一段以后，飞机停住了。摄影师跳了下来，我急忙奔上前去，打算取而代之，但被那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非洲驾驶员拒绝了。

“摄影占用的时间比我预料的要多，”他斩钉截铁地说，“半小时后我得返回蒙罗维亚，真遗憾，我一星期后再来带您兜风。”

无论我怎么请求或哀恳都无济于事。当飞机飞走后，我转向摄影师：

“从上空看全岛究竟如何？”

“不好对您说，各种颜色交织得太离奇古怪，我本打算勾画张草

图，但因过于复杂而放弃。”

我又追问是否有的地区由某些孤立的，被别的颜色所围成的小块所组成时，摄影师否定了这一点：

“所有的领土都各自连成一块，而且还都通向海岸。”

“嗯，很有趣。”我嘟哝着，突然一个念头又彻底打垮了我，这使我敲打自己的脑瓜子并呻吟起来。

阿尔玛以为我出事了，朝我脸上泼了凉水，我坐在地上，双手捧头，想哪怕能减轻一些阵痛也好。

到底这是为了什么？我突然理会到，如果每个部族的领土都能通往海边，那么大海就和这全部五块领土交界，大海得用上第六色！

彩色胶卷的冲洗无论在营地或蒙罗维亚都无法进行，现在除了坐等回家，别无他法。

接下来又是三天热带暴雨，连绵不断直到下个星期，当驾驶员飞返小岛时，他说所有色彩都已被冲得荡然无存。

我急不可待地想见到照片，等不及阿尔玛完成岛上的任务了，就乘上返程飞机回到蒙罗维亚，并从那儿直接回到美国。

在纽约我把底片交给洗印暗室去显影，过两天我就去拿了，失眠使我双眼发红。

“看来，您的摄影师用的滤色镜出了毛病。”工作人员把胶卷递还给我说。

在所有的岛屿底片上全密布着暗红色的斑纹！带着胶卷我踉踉跄跄地走上了大街，说了些什么连我自己都记不得了。

考虑到学校里的任务，在秋季以前我难以脱身，一回到芝加哥，我就向同事们讲了这个怪岛。但他们在听了以后只是摇摇头，或有礼貌地笑笑。同事们告诉我，威斯康辛一位教授已经证明国家数不超过 83 的四色猜想，系主任还建议我休假一个月。

“你太疲劳了，要休息一下。”这是他的原

话。

夏天过完以后，我恢复了体重，情绪也好转了，我仔细地阅读了去蒙罗维亚的航班时刻表，酝酿着重返该岛，再次染色的计划。

九月过后我又在岛上降落，阿尔玛和她的学生们早已离去。

探索希依库族的领土十分困难，最后我要见阿古兹。别人把我带往村落边缘的一间大茅屋前，茅屋后面还有座古怪的建筑物，在阳光下熠熠发光，看样子是磨光的钢片再用螺栓联接成的。

阿古兹从茅屋向我走来，门洞里还有个白人，体格魁伟，我认得他……我两腿发软，这绝不可能！他不是死了吗？然而这正是他——斯略宾纳斯基教授本人！

阿古兹微笑着过来搀扶，教授则用盔形帽为我扇风，他看去比任何时候都好，胡子还是火红色的，脸面和秃顶晒得黝黑。我们三人进了茅屋，在椅子上坐下。

关于教授在岛上出现的来由就不细说了。简单说，在他那关于零侧曲面的发现公布以后，名噪一时，却失去了安宁，为了摆脱缠绕不休的记者群，斯略宾纳斯基决定藏匿起来。他虚构了发布讣闻的电讯，用假护照来到蒙罗维亚。

调查了一些岛屿以后，老教授最后找到了这个他想找的岛，没费大劲他就掌握了希依库的土语，并使阿古兹大大增长了数学才能，成为得力助手。这时在部族之间发生了领土争吵，为了消除分歧，就必须确定界线。

“对四色问题猜想的否定早在我决定躲起来以前就有了，”教授继续叙述，“而把全岛划分成五块相互接壤的地区就能实现和平。所以在阿古兹的协助下，我标出了新界线，纠纷也平息了，你们来到时，我的工作刚结束。”

“那您是知道我和阿尔玛教授的来访啰？”

“当然，但我不能让你们把四色问题的新答案带回美国，那将使全岛都挤满了新闻记者和摄影师的。”

“也是您，”我苦楚地问，“破坏了我的胶

卷？”

“恐怕得说是我这个老头，我让阿古兹偷换了滤色镜。但那场暴雨，我声明，与我丝毫不关，在你们离去不久，我就又改画了边界。”

“这些边界线到底怎么回事？”我已被好奇心弄得心急火燎的。

斯略宾纳斯基的小眼睛产生了亮光：

“来，我让您参观我的实验室。”他站起身来。

教授带我去屋后空地上，他所指的一座钢结构，就是我来时所见到的。

“这就是我两年来的成果，”斯略宾纳斯基说，“真正的克莱因瓶。”

有两条绳梯通往上方，我们爬了上去，小心翼翼地在圆状边沿上，洞口吹来股凉风。

“众所周知，”斯略宾纳斯基指出，“克莱因瓶的瓶颈目前只能在四维空间中出现……”

我仔细倾身向前从瓶里张望——凉风在我面庞上吹拂，我怎么也不能摆脱这四色猜想，于是又向斯略宾纳斯基提出它。

“什么四色定理？”他轻蔑地说，“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给我铅笔和纸。”

我打袋里掏出拍纸簿递了过去，教授勾画了些刁钻古怪的几何图形。

“如果地图不具有可以化为更简类型的外形，例如不含有非三重的顶点，多连通的区域或是由偶数个六边形及一对相邻五边形所组成的环，则……”

下面发生的事至今想起仍使我不寒而栗：打克莱因瓶幽暗的深处突然冒出根黑色的长钩，把斯略宾纳斯基拦腰抓起，他连呼救都没来得及喊出，就被拉进茫茫无底的瓶颈深处。

大概，我当时已处于昏厥状态。

“斯略宾纳斯基！您在哪里？斯略宾纳斯基！”我绝望地呼唤，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下面就不一一细述了，各种传说闪电般地在希依库人中传播，夜间一些希依库人闯了进来，带走克莱因瓶并从陡崖上推了下去，他们认为瓶里有恶魔，这样可以永远消灭祸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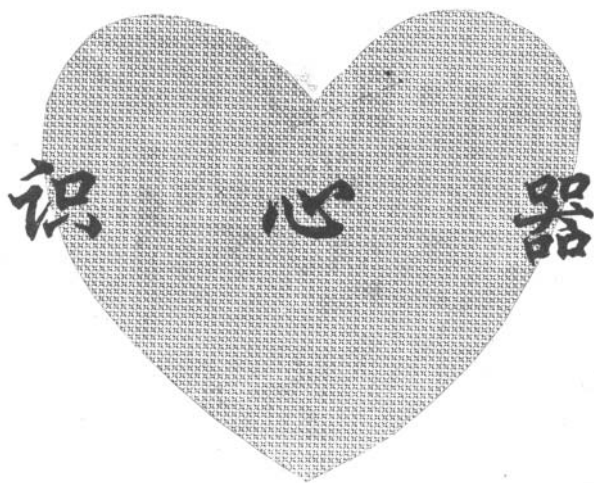
图 龙玉书

注①：默比乌斯带——把长纸带扭转一次后把两端相接，这个曲面只有单侧，用铅笔可以不离纸面而画遍此带



注②：克莱因瓶——另一种理想的平侧曲面，但不可能在三维空间中造出来，因为瓶颈既要戳过瓶面和瓶底另一端相接，又要求瓶面在戳过的地方不能与期身相交。





乔永强

A 先生是一个“侦破迷”，最崇拜的人物是福尔摩斯。他每天呆在实验室里，在黑暗的光线下潜心研究“犯罪学”。

一天，A 先生随手翻阅一本破旧不堪的侦破小说，突然掉下一张小纸片来。“最好是一张支票。”A 先生祈祷半天，拿起来一看，是一张电路图。A 先生刚要扔掉，忽然发现纸上还有一行小字，定睛一看，上书“识心器电路图”。

A 先生虽然半信半疑，但还是按图索骥，装成了一个蜡笔形状的玩意儿。他决定试一试，便来到了街上。

根据“福尔摩斯定理”，他终于发现一个衣着讲究的男人，眼珠子不住东瞅西看。“是个骗子吧？”他用腊笔头对准他，接通电源，微型耳机果然响了：

（今天还没有开晕，得先刚条“兔子”！）

刚条兔子！这不是小偷的黑话吗？——“识心器”成功了，A 先生心中一阵狂喜。他紧紧盯住自己的“猎物”，好不得意：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他跟着这个男人挤上了公共汽车。

（就拿这毛丫头开刀！）

正当小偷的手伸进姑娘的皮包里，“住手！”，A 先生大叫一声，一把抓住小偷。

“谁是小偷？”男人用眼瞅了姑娘一眼，“你说！”

姑娘战战兢兢，一言不发。（惹不起这帮家伙，不然今后就更麻烦！）

“你快说呀！”A 先生急得大叫。

小偷有恃无恐，便和 A 先生扭打起来。A 先生不敌，饱尝一顿老拳。最后，俩人一同被送进了警察局。

“警官，他是小偷！抓了他，他还打我！”

（老 B，你犯案远一点嘛！尽在我的地段上。）

小偷坐在那里泰然自若。

（受人钱财，替人消灾！金条子可不是白给的。）

天哪，A 先生绝望了，怎么他们是朋友？我可完了！

（这人颇有正义感，也不能亏待他呀。干脆各打五十大板。）

警官狠狠训斥了他们一顿，厉声喝道：“滚开！”

A 先生忿忿不平，可是马上又惊慌起来。

（这小子太可恶，出去后放他的血！）

出了警察局，A 先生便拚命奔逃。幸亏学过福尔摩斯的反跟踪战术，总算逃之夭夭。

“看来，凡事不能太认真！”A 先生再也不敢“替天行道”了，叹口气，将“识心器”扔进了垃圾堆。

流星

宇航员凌伟接受指令，离开飞船，到太空中去修理卫星。他再三叮嘱机器人罗诺让飞船泊稳，不准乱动，可罗诺突然惊呼：“流星雨来了！”手忙脚乱地将飞船掉头。突然联结纽带断裂，飞船径直飞走。凌伟被抛下了，在太空中，无着无落地乱飘。流星雨袭来，大小石头从他身旁掠过，他勇敢地扑向一块巨石，牢牢抓住石楞，随着流星雨飞去。

“我会不会成为太空中的鲁宾逊？”他问自己。背囊中的食品和氧气只够维持三天，三天后怎么办？

这时，一颗闪亮的星出现在他眼前。渐渐地，这颗星越来越大，他情不自禁地呼唤：但愿这是另一个美丽的世界……

流星

韩松

醒来时，凌伟发现自己躺在沙地上，身边的航行背囊使他回忆起刚才的历险。他已不知怎么就掉在了那颗明亮的星星上面。

他着陆的地方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海滩，使凌伟吃惊的是，景色竟酷似地球。只是很快下落的地平线，表明这星球的尺寸远比地球为小。

远方白帆在阳光下闪动。空气是无毒的，呼吸起来很顺畅，凌伟深信其元素成份也恰如地球大气。

难道真如人们猜测的那样，存在一颗地球的镜像星？

正在惊异和庆幸，蓝天、大海和白帆竟象放幻灯一样突然隐没了。凌伟呆的地方，不过是一片荒漠，周围点缀着饱受陨石撞击的褐色石山。

他大惊失色，想起了流行在宇航员中的传说。宇宙中有一种来无影、去无踪的魔幻星，其实就是某类高级智能生命。它能模拟出任何星

球的景色，迷惑宇航员在其上着陆，成为它的牺牲品。

恐惧攫住了凌伟。这样死去，还不如做太空中的鲁宾逊呢。想到远在地球的父母妻儿，甚至想到在寂寞航行中相依为伴的机器人罗诺，凌伟还是让自己放声哭了一次。眼泪带走一部份低落情绪，他又为一时软弱感到惭愧。不能这样束手待毙，他应该——

凌伟被突来的想法鼓舞，他应该早想到这一点。碰上魔幻星并非绝对是件坏事，至少比一头栽入五万度高温的液氢行星中强。魔幻星具有生命，并且是有理智的生命，人类应同它有共同语言。他完全可以利用这个。

凌伟决意一试。

就在这时，酷似地球的景色又浮现了。这回不再是大海，而是远方影影绰绰的摩天大楼。凌伟不去管它是真是假，不失时机攀上就近一座小山包，对那城池大喊起来：

“你好！是凌伟，来自地球。我与飞船失去了联系，现在需要你的帮助。你懂我的话吗？”回答他的是一片静默。

凌伟并不灰心：“喂，伙计，怎么不说话？”

他的话音噎在了嗓子里，海市蜃楼正在漠然地遁走，天地间又剩下了他一人。凌伟骂了声娘，等了一会，见什么也没再出现，便快快回到山下。夜幕降临了，凌伟还在思忖怎么与这古怪的星星打交道。在地球上，说服一个人进而控制他的办法通常有两种，当利诱不起作用时，便采用威胁——任何人都有自己害怕暴露的隐秘。

魔幻星害怕什么呢？凌伟想。一切生命体首先关注的必然是自己机体的存在，凌伟现在正充分实践这一点。这最基本的原则同样可用于魔幻星。只是自己赤手空拳，怎么才能让强敌觉得你不好惹呢？

夜空中的星星似乎远比在地球上看来明亮。魔幻星质量小，因而大气层较薄，星光不受阻拦。

星空打开了凌伟的思路，他急忙起身，带上宇航背囊，来到石山下。他挑选了一块大小适中的石头——太小了引不起反应，太大了又抛射不走。他把石头缚在氧气瓶上。瓶中还有可用三天的高压浓缩氧，大概可以产生足够的推力。

凌伟要利用星球微弱的引力，把魔幻星身上一块肉，真切痛快地撕扯掉。他知道这并不是以对它的整个生命系统产生危害，但侵犯的事实却构成了。恼羞成怒的魔幻星一定会露出庐山面目来找他算帐，而不再是捉迷藏。凌伟需要这么一个面对面对峙的机会，以表述自己生存的权利。

他顺着星球自转的方向，打开氧气阀门，用力向斜上一掷。地上沙石被喷激出一片烟雾，细瓶带着石头一瞬间消失在夜空中，凌伟似乎感到大地在颤抖和痉挛。真不错，他带着抑制不住的兴奋，坐下来等待结果。

一夜无事。魔幻星象预先打了麻药，无动于衷。凌伟则再找不回宝贵的自备氧气了。

当第一抹晨曦照进来时，凌伟看见面前长出密集的柑橘林和猴面包树，树丛中升起袅袅炊烟，散发出烤鹿肉的香味。一切似乎都在嘲笑这个偷鸡不着蚀把米的地球人。

凌伟已顾不上心头的屈辱了，只觉得饥肠

辘辘。他尽量忍着不去观望那富饶的丛林，但最后还是情不自禁拿出剩余的食物放进嘴里。

树林看着他吃完最后一点东西，又轻烟般隐没了。

是昨晚石头太小以致于魔幻星根本不在乎，还是自己一开始就想错了？不管是哪种情况，凌伟现在觉得连自杀的心情都没有了。

死？他真会死于这星球之手吗？

凌伟突然在魔幻星上躺倒下来，鼻息渐止，四肢渐凉。但就在此弥留之际，他的意识仍相当清醒。他极想知道的是死后会咋样。要把宇航员一个个折磨至死，不正是魔幻星的目的么？

飞虫在蛛网上断气了，蜘蛛才放心大胆爬上去。魔幻星也许不怕威胁利诱，但它却不曾忘怀自己最终的使命，他必须抓住这唯一的机会，在它警惕全无露出本相来到他尸身边时，突然跃起制服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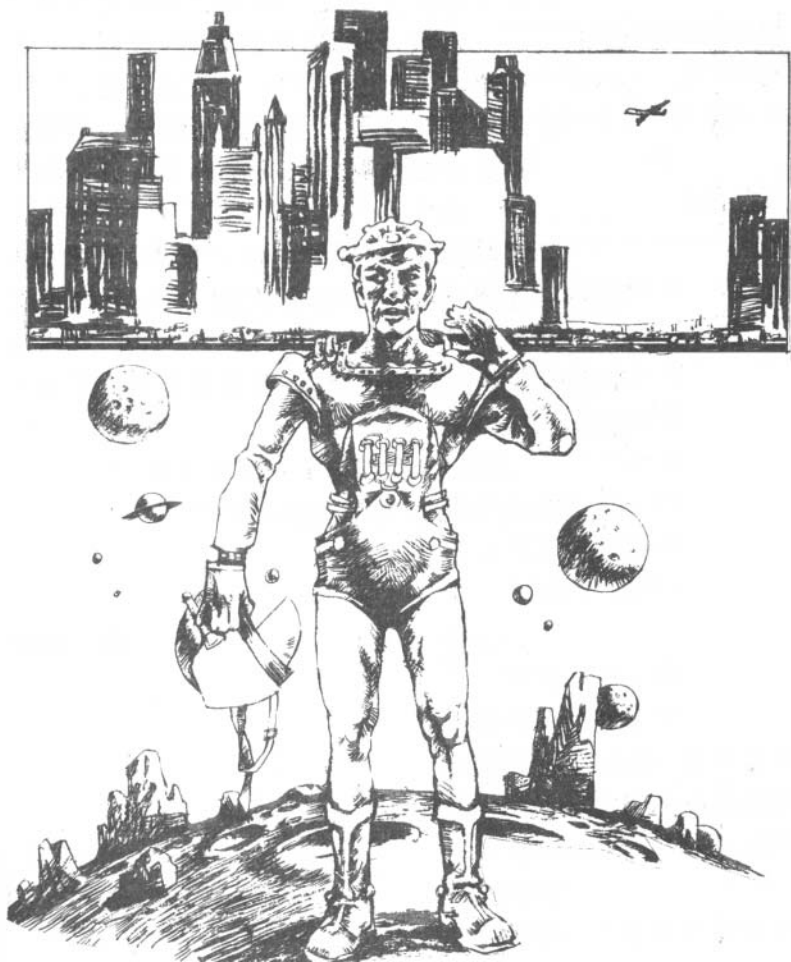
凌伟把死装得更象了，与荒漠中热量尽失的砂石融为一体。

时间又过了一天一夜，魔幻星收尸的使者一直没有露面。只有那一幕幕酷似地球的景色仍时隐时没，给凌伟带来亲切与伤怀的感受。奇怪的是这大海、城池、树林景色的出没都如上班一样准时，象有机械控制。凌伟在朦胧的失望中，感到被捉弄的是自己。

——慢着，机械！凌伟猛然收住滑走的意识，使它们聚在这个词上，为什么早没想到？如果魔幻星是一个机器人，那么他先前发击的种种信号就是完全无效的，只有人才理解它们并作出反应！

凌伟的思绪跳回到飞船上。他和罗诺是怎么沟通的？罗诺虽然能象人一样思考和行为，但它并不直接对他的话语和动作发生应答，而必须等到外界的刺激转变成二进制符号。这才是罗诺和所有机器人能懂的语言。

魔幻星的无动于衷便有了解释。



凌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劲，从地上跃起来。他发疯似地搜遍了背囊中的剩余物品和衣服口袋，终于喜出望外找到了一只宇航表。他把它拆开，取出电池和导线，将电极埋入沙地——魔幻星的巨人躯体。一个简单的回路构成了。

凌伟开始控制电路的断合，有间隔地发出电讯号。他用二进制语言造出了第一个句子：

“你好。”

凌伟输入的是地球机器人，亦即罗诺它们能够理解的语言方程式。他不指望魔幻星也能明白其内容，这家伙可能用三进制或者其他的什么进制。但如果它是个机器人，它就会对此种通讯形式本身心领神会。

果然，当凌伟发出第一声问候后，电极便自动跳起舞来。然而令凌伟不敢相信的是，魔幻星的回语并未采用他无法译解的形式，而是完全遵循了地球人刚才输入的语法规则！

“我很好。您呢？”

凌伟的心在嗓子眼直跳。他不敢怠慢，又揷道：

“你是魔幻星么？”

“我是罗诺。”

“罗诺？！”

“不错，机器人罗诺，主人。难道您忘了我们分别时的情形？”

凌伟的手颤抖得厉害。他必须强迫自己去想：这又是魔幻星的诡计。

“罗诺，你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主人，你听我说。流星雨把我们分开后，我就驾着飞船四处找您，可总找不着。这时面前突然窜出一个黑洞，我来不及规避便钻了过去……现在离我们分手已有三万年时光。您看到的，是罗诺进化后的模样。”

“三万年，我只过了三天啊！不可思议的事

……罗诺，这些年你都干了些什么？”

“没人给我下指令，因此我一直在太空中游荡，就象一颗漫无目的的流星。”罗诺有些黯然，但随即又显出欢快，“想不到竟然巧遇上了主人您！您不但没死，还一点没变样。罗诺又有主心骨了。”

“可怜的机器人，这么说你受苦了。可怎样才能证明你说的呢？”凌伟满腹疑窦。

“主人要不相信，请睁大眼看看！”答语透出委屈。

凌伟只觉眼前一亮，地表的沙石象皮肤一样掀开了。烟尘过后，面前赫然躺着那艘饱经风霜的飞船。老伙计。凌伟顿觉热泪盈眶。

机器人似乎也动了情：“自从主人掉在罗诺身上后，我就一直在给您打信号。只是主人老是不回答，可把罗诺急死了！”

“哪有这等事！”

“难道主人在看到晴朗的蓝天、平静的大海、繁华的城市和茂盛的树林时，竟没产生一点想法么？”

这话勾起凌伟一肚子窝火：“你的把戏差点没把我送上西天，该死的本该是你，机器人！我一点也不懂你想表达些什么，现在也不懂！”

轮到罗诺吃惊了：“主人能不懂么？那是您最熟悉的故乡图画啊！您没弄懂又是怎么和罗诺联系上的呢？”

凌伟苦笑起来，掀动电极：“看来，理解别人总是难受的事，所以都喜欢别人先理解自己……算了，算了，都过去了，留给心理学家语言学家讨论吧！机器人罗诺，现在我要对你下达最新指令了。”

“是，主人。我都等了三万年了呢。”

“你还记得回地球的航路吧？”

图 华堤



凌伟启动背负式推进器，穿过虚空，朝它飞去。

脚下是平坦草地，当然成了凌伟理想的降落场。凌伟卸下推进器，站在齐膝深的草丛中举目四望。风吹草低，四野碧翠；百鸟啁啾，小动物窜来窜去。间或隆起的岩石上，爬满卷须藤蔓，垂挂着色彩斑斓的果实。一弯清溪唱着歌，汨汨流向洼地。凌伟突觉饥渴，掬一捧清水下肚，如饮甘泉，摘几颗果实咀嚼，香甜可口。经验告诉凌伟，水无毒、果实饱含糖份，足以维持生命，直到地球空间站的救生飞船找到他。

免除饥渴，然而孤独却无法排遣。这儿有人吗？我将在这个沉寂的星球上呆多久？鲁宾逊尚有星期五作伴呢。不行，我得去找。找什么？他不知道，只是觉得非找不可。

他顺小溪而行。

这时，一个美丽的脸蛋，印入他的脑际。这是金梦，他热恋中的女友。金梦在地球太空学院读博士学位，专攻外星文明语言，不久将去地球空间站实习。她的志向是当地球大使，不然就选择地球旅游署，充当来地球观光的外星人的导游翻译。闲暇之时，金梦总要教凌伟学她掌握的十几种外星文明语言。那些古怪的发音，惹得凌伟大笑。这时，金梦便要嗔怒，长长的睫毛盖住多情的大眼。凌伟便陪罪：“好了，我怎能让这双银河系最美丽的眼睛蒙上阴云呢？”于是金梦就会转忧为喜。外星文明语言的拗口音节，就会变成优美乐章，远比眼前溪流的淙淙声悦耳动听。

“金梦！金梦——？”凌伟望悄地大喊，旷野容不下他的无限思恋。

夜幕拉开。精疲力竭的凌伟背靠一块岩石，决定在此过夜。夜空五月华，连横亘天际的银河，也灿烂得令人难受。团团星云掠过，投射出淡紫色光泽，使得这个不知名的小星球，平添几丝神秘，几许恐怖。凌伟的手不由自主地掏出金梦送给他的那支洞箫。金梦曾说，在太空感到孤单时，就吹响它，无论多么遥远，我都会听见的。凌伟的眼眶潮湿。

于是，在这寂寂荒野中，在陌生的星球上，便响起了《苏武牧羊》

的悲怆音调。无比凄苦，无尽幽怨。雨脉脉，风萧萧。故乡渺邈，归思难收……

凌伟不知自己是怎么醒来的——象从雾濛濛的虚幻世界，进入充满光明的天地一样。他只感到，有一只温柔的纤纤手，把他轻轻摇醒。

眼前伫立一位苗条姑娘，含笑的脸庞映出灿烂霞光，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是金梦？不是，凌伟再揉眼，是梦？也不是。

“不用说，你一定是地球人。”姑娘说。

“你是谁？”凌伟翻身坐起。他没觉察自己的声音，实际上是尖叫。

姑娘轻轻一笑。“我是阿菲娅公主，半人马座帝国元首的女儿。”

凌伟愣了：阿菲娅公主操的是地球人的语言，而且是道地的中国话！外星文明中有的生物跟地球人相似，已不再是什么秘密。目前就发现了数十种，但操地球人言语的外星人，凌伟到还第一次碰见。

公主显然发觉凌伟的惊诧，不由嫣然一笑：

“这不算什么。我们帝国最靠近地球的那些行省，噢，也就是那些星球，不常有人去地球旅游么？他们带回了你们语言的录音带，我从小就开始学习了。告诉你，你们联合国规定的那几种语言，我都会讲。”

凌伟顿生他星遇故人之感。他赶忙用半人马座帝国的标准语言，向公主致意，并对刚才的唐突表示歉意。感谢金梦，她教我的语言，终于派上了用场。凌伟想。

“你怎么会到这颗星球上，例行的探险？”公主问。

凌伟讲了他流落此处的经过。公主非常同情：“于是，你就吹响了洞箫，打发漫漫长夜？”

“你听见了？”凌伟有些腼腆，“吹得不好。”

“不，优美极了。我是前天到这儿的。昨晚，我在飞船正收到这段音乐，便循声查找。跑了好久，忽然又听不见了，害得我一夜未睡好。这段音乐叫什么？”

“《苏武牧羊》。”凌伟回答。他见姑娘有些不解，便讲叙了这段哀婉的故事。

“噢，真美。地球文明了不起。”公主由衷赞叹，“我们的帝国没有音乐，由此当我们听见你吹箫时，都陶醉了，就象喝了一坛陈年老酒似的。”

“哈，你还未告诉我你们怎么也上了这颗星球哩。”凌伟说。

公主的脸一下变了色：“因为内战。”

凌伟不禁缄口。有关半人马座帝国内讧的事，地球新闻界曾有报导。帝国元首年老体衰，失去了对其十五个行省的控制。目前，整个帝国版图内血雨腥风，狼烟四起。

“我父亲认为帝国目前形势，与地球历史的某些时期极其相似。地球人是怎样克服了他们的战乱，最终走上和平的？我父亲带着我、外交大臣和侍卫大臣，乘上他的座船，决定去地球取经。长途星际航行，我父亲的心脏病又犯了，作为医生的我，便建议他在这个星球上稍事休息。”

事关别的文明内政，凌伟自觉不应妄言。

一大片耀眼彤云，突现空中，太阳为之失色，炽热的火焰，似乎要烧毁这个星球。

“流星群！”凌伟惊呼。

“不，”公主忧郁摇头，“可能我们帝国的哪一个行省又毁了。可怜的臣民啊。”一行泪珠挂在她的美丽脸颊。

凌伟顿时醒悟，他在太空中遇到的那些流星，原是帝国某个被炸毁的星球残骸。

阿菲娅公主收回目光，凝睇凌伟：“如果你愿意，不妨到我们的飞船上去，我们的下一站就是地球，顺便你还可以给我父亲讲讲地球，我敢说，他一定喜欢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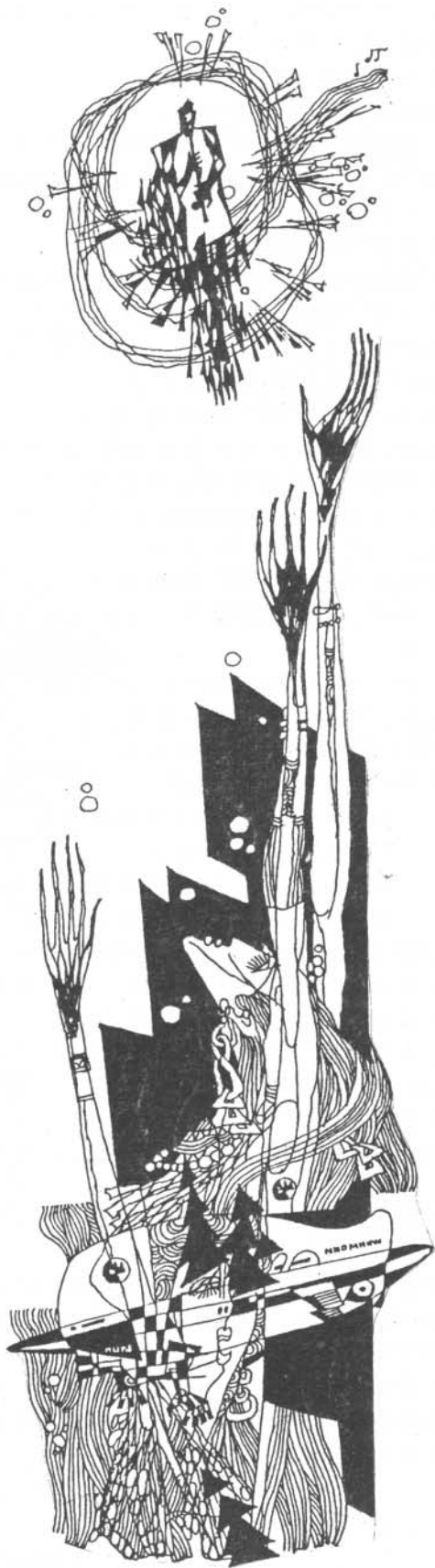
凌伟感到激动。坐帝国元首的飞船回地球，这段太空巧遇一定会引起地球新闻界轰动，说不定金梦还会带上鲜花到降落场迎接。然而他有些趑趄不安。给元首讲什么？历史？现实？教训？还是文化人类学？

他毕竟挪动了步子。

硕大的流线型飞船泊在一处高地。金黄的壳体熠熠反光，远远望去，宛如一座造型别致的金殿。在飞船壳体的两舷以及顶上，是帝国元首座船的标记，显示出凛凛神威。凌伟知道，他将乘坐的，是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最豪华飞船。

仅此一点就令人终生难忘。来到舷梯边，公主回眸一笑：“稍候，我上去通报。”

公主一进飞船中心舱，就失去了自由。她看见持枪的侍卫大臣将一纸诏书推到元首面前，强令他签字。诏书曰：“朕年事已高，不能视事，



特宣告退位……”

地上躺着外交大臣的尸体，胸脯上的伤口还在冒血。座船驾驶员则被关进冷冻室，侍卫大臣只消一按电钮，驾驶员就会变成无生命的冰棒。

侍卫大臣狂怒地拉过公主，枪口抵住她的太阳穴，厉声喝道：“快签字！”

老元首老泪纵横，慢慢摘下皇冠。他的儿子死于战火，他不忍看见掌珠也横尸眼前。老元首取过笔，在侍卫大臣代拟的诏书上缓慢划动。

阿菲娅忽然说：“外面有一个地球使节求见。”一管洞箫竖吹，声音如泣如诉，飘进舱内。

“怎么回事？”侍卫大臣骇然。他脑海中掠过的第一个念头是杀死来使，但很快又推翻。宇宙各文明通行的原则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别人是和平使者。此外，倘若别的文明听说地球已承认了半人马座新元首，肯定会纷起效尤。毫无疑问，不杀利多弊少。

利令智昏的侍卫大臣忘记了舱内的血淋淋场面，叫阿菲娅按电钮召见客人。他不懂地球语言，公主自然要充当翻译。

百无聊赖的凌伟，无非是吹响洞箫玩玩。当他跨进中心舱室，目睹眼前场景，大感困惑。

公主急切地说：“我们这里发生了政变，请您帮忙制服这个篡权者。”公主那双殷殷秀目，对他寄托了无限期望。

“大使先生，你手上捏的是什么呀？”

洞箫。该死，怎么没想到它。

“我将向阁下献曲一首。”凌伟竖吹洞箫。

“哈，昨夜原是在你吹奏。”侍卫大臣说。

悠长的箫声钻进耳膜，刺激他的神经。侍卫大臣不由有些迷糊。他神不守舍，做起了斑斓多彩的帝王梦——乐声戛然而止。凌伟犹如一道闪电扑到侍卫大臣身上。那魔鬼的手刚好掏出配枪。枪声响了，凌伟觉得左腿火辣辣的，但仍死死压住他，挥手一拳，打中他的太阳穴。凌伟也晕过去了……

一个冰凉的仪器在胸脯移动……好象有人在喂他吃东西……好象有人在包扎自己的左腿……

凌伟终于清醒过来。他轻轻抽动下肢。奇怪，周身一阵奇妙的舒畅，并无痛觉。

“你醒了。”公主的脸容光焕发，“我让你睡了整整五天。”

凌伟扫一眼室内，见四周搁满医疗仪器，明白是公主治好了他的伤。在不知不觉中使人的伤口痊愈，半人马座帝国的医疗水平令人赞叹。“我想出去散散步。”凌伟跳下床。

两人走进旷野，清醒的空气令人精神振奋。

在黑沉沉的紫色夜空中，大大小小的星球在缓缓游动，晶莹剔透，象是童话世界。轻风徐来，宛如绒毛拂面，在遥远的星际中，有些辐射区在闪光。多么宁静美好的夜！

凌伟从公主口中得知，老元首决定暂不去地球，而去调停帝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他要向交战各方宣传，为了平息帝国的动乱，地球的儿子不惜流血。面对这高尚的行为，互相残杀的人们不感到羞耻吗？

凌伟点头：“地球人也是经过惨痛的教训，才认识到和平的珍贵。任何一场动乱，都是对文明的浩劫。”

“但愿我父亲能获得成功。”公主祈祷道。

夜更深，撒下漫天紫雾。沉默有顷，公主忽然问：“当您吹响了洞箫时，您想起了什么？”

“我在地球上的恋人。”凌伟回答，掏出那管洞箫，“这就是她送给我的信物。”凌伟感觉公主的肩抽动，侧目一看，只见她晶莹澄澈的秀目，此时注满泪水。“您能为我吹一曲吗？”

凌伟竖吹洞箫。夜色溶溶，两人象生动的雕塑。

一队飞行物，拖着长长的发光尾巴，朝这个星球飞来……

另一方向上，地球空间站释放出一艘小型飞碟，也朝它飞来……

“危险来啦！”公主惊慌地叫道。大型荧屏波纹起伏，光斑耀动。自动识别仪表明，这队飞行物是侍卫大臣政变部队的一部分。

叛军的飞船渐渐逼近，主力飞船开始喊话：“元首座船注意：立即推举侍卫大臣为帝国新元首。这是最后通牒，重复一遍，这是最后通牒！”

主力飞船放出一群小飞船，黑压压地从空中掠过，这是攻击分队。

“我准备接受他们的条件。”公主说。

“你疯了！”凌伟大怒，“你想过没有，这样做将使你的帝国陷入新的动乱！”

“可是，”公主呜咽，“我能忍心连累你？”

死？凌伟只觉一股凉意掠过全身。你耐得住寂寞吗？耐得住。你不怕成为太空中的一颗流星，永远也无法回地球吗？不怕。太空处处埋忠骨……我爱你，凌伟，永远地爱你，那怕你成为流星……

金梦。人生得一知音足矣，何况是超越时空的永恒恋情。金梦，原谅我。

凌伟神情肃穆：“为了你们的安宁，为了地球人的荣誉，我不同意。”

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

响起了叛军的警告炮声。

一道银光掠过荧屏。凌伟捕捉到了这个不同的飞船，狂喜地大叫：“这是地球空间站的救护船。我们的人来了！”

他发出SOS讯号。

驾船的机器人收到了凌伟的讯号，连忙告诉舱内的金梦：“凌伟在下面一艘飞船内。”

他们发现，这儿实际上已成战场。

“降下去！”金梦咬牙说。

原来，罗诺丢掉了凌伟后，赶紧回空间站报告了事故。适逢金梦来空间站实习。于是，指挥长命令罗诺驾驶救护船带着金梦去寻找凌伟。

凌伟牵着公主钻出座船，朝山岗下的一块平地奔去。

罗诺让飞船转过圈，泊在凌伟头上五米处，气锁门滑开，一条软梯溜下。凌伟让公主抓住软梯往上爬。

“凌伟！”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下来。凌伟抬头，原是金梦。四目凝睇，万种情愫。凌伟灿然地笑了。“快上来呀，凌伟！”金梦催促。

然而，凌伟却象被人踢了一脚似地站立不稳。救生船的舱位，无法容下他和阿菲娅公主。也就是说，要么他上，要么公主上。

就在此刻，叛军主力飞船的能量大炮，已将元首座船轰成了一堆熔化的钢铁。更多的攻击分队也发现了这儿的情况有异，纷纷掉过船头。

不能迟疑了，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牺牲。凌伟刹那间作出了决定：“罗诺，收梯、关门。”

这不过是瞬间的功夫，公主根本无法反应。

“起飞！”凌伟发出最后指令。

飞船呼啸窜入空间。

“凌伟啊——”这是金梦，也是公主撕心裂肺的呼唤。

叛军主力飞船投下巨型能量炸弹。金梦痛苦地闭上双眼。

忽然，悠悠箫声传入耳膜，那样的悲怆、那样的凄凉；低回高亢，回肠九转；缠绵悱恻，椎心泣血……

金梦睁开眼：那颗星球在迸裂解体，大大小小的碎块洒向太空，广漠的宇宙空间又增添了无数颗流星，然而其中一颗最亮、最亮……

图 龙玉书



太空无垠。银河系象一条闪光的飘带在太空中缓缓游动。1977年8月20日，对于地球上的人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这一天，人类发射的旅行家2号飞船成功地进入了太空。它作为人类的友好使者，向外空间有智慧的生物送去热情的邀请。旅行家2号的太空舱里有地球的图片资料；有联合国秘书长代表地球上147个国家向外星人致意的录音；有用52种语言向外星人祝贺的唱片。

旅行家2号飞船载着人类的希望，闪电般地向太空深处飞去……

外星来客

夜晚。寂静。

珍妮·哈特斜躺在客厅沙发上，观看和丈夫斯考特欢度蜜月的录像片：茂密的森林，碧绿的草地，潺潺的流水，悦耳的琴声和开心的笑声，这一幕幕使她的心弦震颤。往日的欢乐如梦飘去，孤独感万分沉重压上心头。她站起身，紧了紧上衣，喃喃自语：“别折磨自己了，去睡吧。”

她关掉录像机，走进卧室。

太空中，一飞行物闪电般地冲进银河系，朝地球直奔而来。美国监视中心的监视荧屏上发现了飞行物。一名军官报告中心主任弗兰克：“发现来历不明的飞行物体。”弗兰克命令北洋号 and 一架太空机升空截击。北洋号接近目标，请求发射。弗兰克命令：“射击！”两枚飞弹击中飞行物。飞行物因中弹改变方向，朝

莫
树
清

威斯康星州的扎德曼飞去。“外星人入侵!”弗兰克作出判断,立刻通知马克·斯曼。

马克·斯曼是国家安全局的高级工作人员,也是一个酷爱篮球运动的球迷。此刻,他正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全美职业篮球冠亚军赛。电话铃乍响,他不耐烦地拿起话筒,待他听明白后,不禁大吃一惊。

威斯康星州的扎德曼附近。一飞行物如流星从高空斜射下来,坠入丛林。“轰隆”一声,丛林燃烧,浓烟腾空,一束蓝光从大火中升起。蓝光扫过旷野、山丘、公路,穿过一幢房屋玻璃窗,直射珍妮·哈特的家。蓝光移动,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蓝光钻进客厅,在一本相册前扫描。相册竟然自动掀开,现出斯考特的半身彩照,一个影子融进照片……

珍妮从梦中惊醒,听见响声,翻身下床,见客厅被奇异的蓝光笼罩着。“天呀!”客厅中央,一个大头、鼓眼,四肢短胖的婴儿在地上弯曲蠕动,随着“咔咔”地响声,婴儿越长越大,由婴儿变儿童、少年、青年。转眼之间,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出现在眼前。震惊之余,珍妮跑回卧室,拿出手枪,对准那人。谁知,那人蓦然回首,直盯着珍妮。“天哪!”她简直不敢相信,那人竟是斯考特——她几年前病逝的丈夫。她丢掉手枪,呼喊着:“斯考特!”

那人冷漠地捡起枪,枪口猛地对准珍妮,说着他最熟悉的那句话:“我是联合国秘书长,代表 147 个国家向你们致意!欢迎你们。”珍妮吓得步步后退,退到屋角,终被吓晕过去。

那人打开录像机,屏幕上出现珍妮和斯考特度蜜月时的情形。那人学着斯考特,摆弄手枪,瞄准射去。“砰”一声枪响,惊动了珍妮。

这时,夜空里传来飞机的引擎声。那人丢掉手枪,开门走到屋外,手掌一伸,掌中一颗绿色圆球便发出蓝光和声音:“注意,注意!有紧急情况传达。他们是完整动物。注意监视,注意在第三空间会合。”

珍妮趁机迅速地跑回卧室,拿上外衣,穿上半统靴,急步朝门口走去。突然,那人挡住了她的去路。

绑架珍妮

珍妮被绑架了。由于心情太紧张,她发动不了汽车。那人瞥了她一眼,用食指在启动器上轻轻触摸一下,车灯就亮了,发动机也徐徐转动。珍妮问道:“去哪儿?”

那人从衣袋里掏出圆球。圆球发出蓝宝石般的光芒,升空、消失。他平伸着手,对珍妮说:“这边。”他所指的方向是亚利桑那州。

珍妮驾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

公路上空,一架直升飞机飞向飞行物坠落的地方。一名工作人员向斯曼报告:“很安全,没有辐射。你是国家安全局的吗?”

斯曼:“不!他们借用我,我只是为他们工作。”

“这么说,你是研究流星一类物体的了。”

“是的。”斯曼说“难道流星会改变方向吗?要不然就是搞错了;或许是我的同事击中了它。”

一个戴防护面罩,穿银白色防护服的人在坠落的飞行物上钻割。

斯曼问:“他在干什么?”

“他在检查,里面好象是空的。”那位工作人员说。

斯曼:“怎么是空的?不,没有空的流星。”

珍妮开着小车在公路上飞驰。收音机里传出男播音员的声音:“各位听众,早上好!这是地方新闻。昨晚,在威斯康星州的扎德曼附近,发现一个陨石。这是 80 年来落到地球上的最大的一个陨石。其实,那是不明飞行物。据几个目击者说……”

珍妮如梦初醒,惊惶地端详着那人,说:“他说的好象是你,对吗?你是外星人?你要干什么?你想把我带到哪儿去?”

一辆白色小车迎面驶来。

珍妮急驶过去,横在路上。那辆车猛地一刹,停在旁边。珍妮拉开车门,大声呼喊:“救命呀!”她的手被外星人紧紧抓住,无法挣脱。她只得拖着外星人奔向小伙子:“救救我呀!”

“这是怎么回事?”

珍妮见小伙子楞在那里,说:“他绑架我!他绑架我!”

外星人平静地说:“向您致意!”

小伙子仿佛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说:“快放

开她。否则，我也向您致意了。”他手握铁棍去救珍妮。

外星人象在玩魔术，掏出一个小球，摊在手心，五指合拢，捏住小球。手一摊开，球无影无踪。

小伙子不知是被烧了，还是遭到棒击，手一松，铁棍掉在地上。他还没明白出了什么事，铁棍已燃烧、溶化。“轰”地一声爆炸，大火腾空而起，公路两旁的树林被烈焰吞噬。小伙子大惊失色，狼狈地跑回驾驶室，调转车头溜烟跑了。

珍妮沮丧极了。

轿车继续朝亚利桑那州急驰。外星人把手枪放在腿上。珍妮瞥了枪一眼：“你非得把枪放在腿上吗？枪，使我有点紧张。”

“紧张的定义？”外星人用手指指枪，费解地问道。

珍妮左手攥紧拳头，在外星人面前晃动：“就是不安！”

斯曼乘坐的直升飞机在军用机场降落。斯曼刚下飞机，一人便朝他走来，说：“先生，今天早上有人报告，一个魁伟的小伙子，绑架了一个姑娘，还向他致意，不知用什么法子把他的铁棍溶化了。”

斯曼沉思：“怎么会溶化铁棍呢？”

从野外运回来的飞行物被撬开了一个圆孔，斯曼钻进飞行物，找到一张镀金唱片。这正是旅行家 2 号飞船所载的唱片。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外星人已经来到地球！

珍妮驾驶轿车来到加油站。她对外星人解释说：“需要给车加油。汽油就是能量，它燃烧才能推动汽车。”

外星人：“才这一点时间就要加油？”

珍妮指指油压表：“指针接于零，就表示没油了。没有油的汽车就不能开动。”

在加油站，珍妮下了车，外星人抓住她的手腕。她只好说：“我要去卫生间。自己控制不了啰。”

珍妮朝卫生间走去。外星人步步紧随，进了女卫生间。珍妮把外星人推出来，指指门上的文字和图形告诉外星人这是女卫生间，男卫生间在隔壁。

车加满油，珍妮在一个小本上签了字。外星人再次独自返回女卫生间。他见镜子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被绑架。珍妮·哈特。

轿车离开加油站。外星人从衣袋里掏出一团皱巴巴的纸，问珍妮：“什么叫绑架？”

珍妮非常吃惊，猛地刹住车，气愤地说：“绑架？绑架就是半夜被人从家里拖出来，被一个不明身份的人逼着开车，不知去哪儿！而且时刻有只枪对着她。你开枪吧，反正我不想活了。”

外星人傻乎乎地拿起手枪，用枪口抵住珍妮的太阳穴。

三天期限

枪没有响。外星人微笑着放下枪，说：“我并

不想伤害你。”外星人驾驶轿车，珍妮在旁边的座位上睡觉。外星人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合着音乐节拍唱起歌来。

珍妮醒来：“在你住的地方，人们很爱唱歌吗？”

外星人：“是这样。哦，对不起，我把你吵醒了。”

珍妮：“你的肚子会饿吗？”

外星人迷惑地看着珍妮，目光好似在问珍妮：饿的定义是什么？

珍妮用手指着自己的肚子：“就是这里觉得空空的。就象汽车需要加油一样，人到一定的时候，需要吃食物。”

“这，有空空的感觉。”外星人说，“饿。”

珍妮吁了口气：“我快饿死了。”

外星人：“吃，行。那咱们就去吃。”

突然，珍妮惊恐地张大嘴，惶惶地喊道：“当心点。”迎面一辆大型载重车急驶而来，眼看就要将他们撞下公路了。外星人朝前猛冲避开横冲过来的高大车头。载重车因急转而失去平衡，货物如山崩，一箱箱从车上倾倒在路街中间，一辆小车轰隆一声撞在载重车上，又一辆小车撞得跟斗乱翻。珍妮回望燃烧的车辆，冲着外星人大嚷：“你疯了吗？你说你学会了开车，可差点送

了我们的命。”

外星人争辩：“我真的会开了。”

珍妮：“可刚才才是黄灯。”

外星人：“我仔细观察过你，红灯停，绿灯开，黄灯玩命地开。”

珍妮被弄得哭笑不得，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斯曼对眼前发生的事已有了些眉目，他拿着唱片和珍妮与斯考特的合影照，向弗兰克讲述自己的分析和结论。弗兰克固执己见，不同意他的看法，说：“你是不是需要我告诉总统，目前有外星人降落？”

斯曼：“根据生物复制原理，外星人已复制成斯考特。今天早上，有人看见一个男人，他与珍妮死去的丈夫斯考特长得一模一样。”

弗兰克很不耐烦地说：“好了。那怎么可能，难以置信。复制可能吗？”

斯曼：“我们现在谈论的是比我们先进得多的外星人。”

弗兰克：“先进？”

斯曼：“对，跟他们相比，我们很原始。”

弗兰克：“那你怎么解释他懂得英语？”

斯曼拿着从飞行物中取来的唱片，走到唱机前，把唱片放在转盘上：“这是当初我给你录制的，是为了让智慧的外星人学到一点英语。我说，跟一个进步的外星人接触，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

唱盘转动，传送出联合国秘书长那热情而熟悉的声音：“我代表147个国家向你们致意！”

斯曼关掉唱机：“致意，外星人就最爱说致意。”

弗兰克反驳：“当初，野蛮人也从传教士那里学会了说这种话。”

斯曼：“野蛮人，是我们？还是外星人？”

“你要什么时候到？”珍妮问外星人，“我说亚利桑那。”

外星人看看珍妮，又望望车窗外万里无云的晴空，指着远处发光的那颗星球说：“你看见那颗小星星了吗？”

车窗外阳光灿烂，哪会有小星星呢？她疑惑地问：“在哪儿？”

外星人指着窗外发光的物体说：“就在那里。”

珍妮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太阳。她告诉外星人那是太阳。外星人立即用英语说了一遍

“太阳”。他告诉珍妮：“它出现三次，我就得赶到亚利桑那。”

原来，三天内外星人必须赶到亚利桑那。否则，他将滞留地球，面临能量耗尽，虚脱死亡的危险。三天，对外星人来说，是短暂而又可怕的期限。珍妮开始同情这个神秘的外星人了。

死鹿风波

轿车在一家餐馆前停下来，珍妮和外星人钻出小车。旁边一辆小车的前盖上放着一只死鹿。当外星人从珍妮那里得知这是一只用猎枪打死的鹿子时，便问珍妮：“鹿会吃人吗？”

珍妮摇摇头：“不会的。”

外星人有些伤感，伏下身用双手抚摸死于非命的鹿子。猎人走来，粗暴地推开他，嘲讽他，侮辱他，骂他是无聊的蠢货。

珍妮急忙拉着外星人走进餐馆，找一张餐桌坐下。珍妮从怀里掏出地图摊在桌上，指着地图上的一条曲线告诉外星人，经过丹佛尔，在阿城转弯朝西走，可直达亚利桑那州。珍妮指着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圆点说：“是在这吗？你们要在这里碰头？”

外星人警觉地说：“你干吗问这些？”

“当心点，万一我有什么意外，好有个准备。”珍妮把信用卡递给外星人，“这是加油时需要的信用卡。”

外星人：“你怎么会知道有意外？”

“不知道。很难预料。坐你的车，人会短命的。”珍妮拿出一张照片，是她和斯考特度蜜月时的合影。俩人情意绵绵地依偎在一起。珍妮看着照片，泪眼朦胧，思绪万千。外星人对蜜月一无所知，更不理解珍妮的情绪为什么会突然低落。珍妮望着他诧异的目光，便告诉他，蜜月就是俩人相爱。爱就是关心对方，关心对方胜过关心自己。外星人听了珍妮一席满含深情的话语，似乎明白了“蜜月”二字的真正含义。他侧头注意着珍妮，眼光一动不动。珍妮被盯得满脸绯红，羞涩地低下了头。

餐馆胖女人给他们端来面包卷、煎鸡蛋、汉堡包、炸土豆和苹果排。珍妮教他用叉子吃食物。她见外星人满意地称赞苹果排“棒”，便说：“我们虽然原始，但还是有很多优点。”

一个男子进餐馆喊道：“有人要去芝加哥吗？巴士马上就要开了。”

珍妮征得外星人同意后，离开座位，准备从餐馆后门溜走。她让胖女人等自己乘巴士走后，把车照、信用卡交给外星人。珍妮刚想离去，见外星人站在放死鹿的车前，用双手在死鹿身上来回抚摸。于是，死鹿的四条腿开始扭动，身子摇摇晃晃站立起来。外星人在鹿子头上轻轻拍了拍，小鹿跃下轿车，活蹦乱跳地朝远处的树林跑去。

外星人目送着重返森林的小鹿，高兴得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珍妮透过窗玻璃，望着他那孩子似的举动，感到他是那么纯真，那么善良，脸上不禁掠过一丝笑容。自被绑架以来，不！自从丈夫斯考特病逝以来，她从来没有这样笑过。此刻，那种压抑、孤独、恐惧的感觉消失殆尽，一种新的热辣辣的希望在她胸中萌动。

猎人走来，轻浮地对珍妮说：“小姐，你喜欢吃肉吧？你要是喜欢吃肉，不妨来……”倏然，他发现外星人站在自己的车前，车上的死鹿不翼而飞。他破口大骂：“又是那婊子养的。”他猛然冲到外星人面前，出手就是一拳。外星人没有防备，站立不稳，一个趔趄，从车前盖上翻过，倒在地上。餐馆里又跑出几个歹徒，对外星人拳打脚踢。外星人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

外星人支撑着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攥成拳头，怒目而视。歹徒看到他威严的神态，吓得后退了几步。接着，歹徒又壮着胆子围过来，步步逼近外星人。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珍妮迅速跑回轿车，拿出手枪，“叭叭”对天开了两枪，逼退惊慌的歹徒们。她箭步跑到外星人面前，用身体护住他，一步步奔向轿车。等歹徒还未回过神来，小车已风驰电掣般地离开了餐馆。

车速渐慢，最后停了下来。珍妮和外星人对视着，谁也不说一句话。珍妮掏出手绢欲擦外星人嘴角溢出的鲜血，外星人却握住珍妮的手，送到唇边，深情地吻了一下。

火海脱险

暮色苍茫。珍妮的轿车在飞驰。路边的警察发现了他们，警车呜呜地尖啸着紧迫不舍。轿车来到一个小镇。镇上笑语喧哗，人们正在寻欢作乐。珍妮停好车，朝一家旅馆走去。警车如一条鳗鱼，悄然滑行而来。车上的警官一边监视珍妮和外星人，一边与斯曼联络。

珍妮和外星人走进一套双人房间。大汗淋漓的珍妮脱去鞋袜和外衣：“真累，我洗个热水澡。”她正要脱去贴身衣衫，见外星人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羞涩地说：“对不起，我不该这样。我……我总把你当成我的斯考特了。”

外星人摸摸鼻子，打趣地说：“你说过，鼻子不太像，他的鼻子断过两次。你还说我的眼睛有点怪。”

珍妮惊奇地看着他：“我说过的每句话，你都记住了？”

外星人搔了搔脑袋，低下头，说：“听过的，见过的，感受过的，我全都能记住。”

珍妮摇头，到浴室洗澡去了。洗完澡，珍妮上床休息，一会儿，她便进入了梦乡。

外星人双腿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看新闻，看股票市场信息，看球赛，看爱情故事片。他的神情是那样专注。地球人五彩斑斓的生活，使他眼花缭乱，如痴如醉。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来。外星人打开房门。门外，旅馆老板说有两个警察在开动他们的车。外星人感到危险临近，叫醒珍妮，离开旅馆，发动了另一辆小车。

警车穷追不舍，渐渐临近，外星人掏出圆球，捏在手心。珍妮眼见两名警察难逃厄运，忙制止了外星人。警车很快与他们并排行驶，警察频频开枪射击，均未射中，珍妮驾车奔上80号公路。

斯曼很快得到这一情报，在80号公路设置路障，增派了警察和军人。珍妮冲过第一道路障，一群军警蜂涌而来，枪声密集，划破夜空。前面又是一道高大坚实的路障，外星人掏出圆球，路障一声爆炸，化为火海。碎铁皮、残渣瓦片和断墙破壁抛向半空，又雨点般砸下来。烈火熊熊，浓烟滚滚，珍妮来不及刹车，冲进了火海。

巧过关卡

斯曼乘直升飞机赶来，火势还没有减弱。

外星人抱着死去的珍妮，步履沉重地走出火海。

斯曼见珍妮和外星人脱险往西而去，决定赶到70号公路检查站，在那里拦截他们。

一辆重型货车在宽敞的公路上行驶，车厢里躺着珍妮。外星人双膝跪地，一脸悲戚。凝视着这位停止了呼吸的地球上的善良女人，泪水潸然滴落。他掏出两个圆球，圆球红光四射。于

是，一种神奇的能量开始进入珍妮僵直的肢体。外星人把嘴唇凑在珍妮双唇上，他不顾一切地把自己体内的能量注入珍妮体内。当珍妮渐渐苏醒，再次回到人世间时，外星人由于能量消耗太多，支撑不住，昏倒了。

翌日清晨，阳光明媚。当珍妮醒来时，外星人已搭车赶往亚利桑那州的火山口。

70 号公路检查站，斯曼在巡视检查工作。一人高喊他：“斯曼先生，报话机里有人找你。”斯曼翻过公路栏杆，来到报话机前。

电话是珍妮从一个车站打来的，她向斯曼证明没有绑架之事。并申明外星人是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人的。说完忙挂断电话。

外星人乘坐小车来到 70 号公路检查站。这里早停了不少车，大车、小车、客车、货车摆成了长龙。外星人打开车门，朝检查关卡走去。

珍妮赶到检查站，发现了排在队列中的外星人。她转身叫送她来的小伙子帮个忙。小伙子会意地回到敞蓬轿车前，取下油桶，用火点燃，朝旷野扔去，一片火光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小伙子驾车调头回开。

斯曼发现情况有异，命令几个军人开车追赶。

旷野里扬起冲天烟灰尘。

检查站哭声、叫声，一片混乱。

珍妮拉着外星人，弓着腰，避开斯曼等人的视线，悄悄溜过检查站。他们爬在一座旱桥下，趁一辆客货两用车驶过，跳进车厢躲起来。他们终于巧妙地离开了检查站。

车上，珍妮和外星人靠在一起。外星人见一妇女怀中抱着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十分惊奇，问珍妮：“每个人都必须有小孩吗？”

珍妮：“只有女人有。”

外星人：“你有小孩吗？”

珍妮愣怔片刻：“没有。”珍妮过去曾想要个孩子，医生却给了她一个无情的结论：不能生育。

外星人不再说什么，只是深情地瞥了一眼珍妮。

夜幕降临，细雨霏霏，华灯初上。珍妮和外星人来到一个火车站。他们淋着雨，跑向一列将要西去的列车。一位好心的女人给他们送来一床毛毯，让他们在车厢里御寒。

列车启动，离开车站。外星人穿着被雨水浇透的衣服，接连打了几下喷嚏。珍妮连忙替他脱掉湿上衣，用毛毯擦干他身上的雨水。倏地，她

的手停在半空。此时，外星人多象当年的斯考特啊！高大的个头，粗壮的胳膊，连那呼吸的气息都那么熟悉，亲切。她蓦然抬头，见外星人正用火热的目光爱抚着自己，嘴角露出深情的微笑。她感到浑身发热，心扑扑地急跳。外星人扶着她的双肩，拥抱她，亲吻她。珍妮仿佛又回到了斯考特那温暖的怀抱……

斯曼先生回到指挥中心，一军官对他说：“斯曼先生，主任说他可能来晚一点。一飞行物这两天可能会到亚利桑那州去。情报部门测算，飞行物可能是去那里与外星人会合。”

车厢里，珍妮从甜梦中醒来，问外星人：“现在在哪里？”

外星人：“我们马上要到了。”

珍妮依恋地说：“你一定要走吗？”

外星人：“我必须走。珍妮，告诉你一件事，今晚我给了你一个孩子。”

珍妮：“我不会怀孕，我看过医生。医生说我不会有孩子。”

外星人：“你已经有了一个男孩。他很象你的斯考特，他也了解我的一切。他长大后会成为一名教师。如果你不想要可以告诉我，我能阻止他成长。”

珍妮伏在外星人肩上，轻声地叫他：“斯考特！斯考特！我要让孩子知道，他的父亲是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外星人指着繁星闪烁的夜空说：“就在哪儿。”

列车停下来，珍妮和外星人跳下车厢，弯着腰，从车底下钻过。

斯曼违令

赌城，街市繁华，虹灯闪烁。赌摊赌点栉次鳞比。一个男孩吆喝：“先生们，女士们，快来买奖，中奖 50 万，别错过机会。”

珍妮已没有多少钱了，买车不可能，搭车又不合适。她有些焦急。外星人听到招揽声，问珍妮：“中奖是什么定义？”

珍妮：“中奖就是得很多很多的钱。”

外星人从珍妮处拿了两个钱币，来到中奖机前，把钱币投进去，数码转动，奖铃响，钱币如银瀑“哗哗”泻下来。珍妮惊呆了：“我的天，你真有两下子。”

他们当即买了辆车，开车穿过赌城。

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他们来到一家餐馆，决



定去吃临别早餐。

成群的警车开来。斯曼驱车赶到这里。他走到珍妮和外星人面前，掏出证件：“我是斯曼。你是太空来的。珍妮太太，我们通过话。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珍妮恳求斯曼：“请放他走。”

斯曼：“不行。对不起。”说完扭头问外星人，“你们是不是要在这作某种会合？”

外星人：“是的。”

斯曼：“你们曾经来过地球，研究我们，你是为此而来的吗？”

外星人：“是的。地球人非常奇怪。你们不知道还有很多有生命的生物也是同样的聪明。”

珍妮怕外星人误了会合的时间，央求斯曼：“放他走吧！如果不走，他会越来越虚弱，会死的。”

斯曼十分为难，思忖片刻，终于同意放走外星人。

再见珍妮

莽莽群山，连绵千里，高耸的山峰，直插青天。珍妮开车顺山路盘旋而上，驶近火山口。

天上，传来直升飞机的嗡嗡声。

珍妮拉着外星人朝锅底形的火山谷奔去。

飞机越来越低。外星人越来越虚弱，磕磕绊绊，东倒西歪。要是没有珍妮的帮助，外星人行走会很困难。

在弗兰克的指挥下，直升飞机编队飞临火山口。

一支军队跑步赶往火山口。斯曼怀着关切、焦急的心情站在士兵中间，注视着朝火山谷奔跑的珍妮和外星人。

云天深处钻出一个桔红色的圆球。圆球越来越近，越来越大，遮住了头顶上的一片天空。蓝色的光环绕圆球一圈。圆球慢慢下降，接近火山口。直升飞机飞离火山口。士兵惊呆了，端起的枪也放了下来。弗兰克走下直升机，疑惑地盯着圆球。圆球在火山口上空停下，射出一束红光。红光填满了山谷，笼罩着外星人和珍妮。外星人说：“我得走了，珍妮。”

珍妮猛然扑进外星人怀里：“带我一起走吧。”

外星人也舍不得离开珍妮。但是，他清楚地知道，在另一个星球上，珍妮无法生活。他只得对珍妮说：“不行。你会死的。”

珍妮泣不成声：“今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外星人：“是的。但我爱你，我爱我们的孩子。”外星人说完掏出一颗小圆球，放在珍妮手上；珍妮不解地看着圆球。外星人告诉她：“孩子长大会知道的。”

外星人依依不舍地离开珍妮，慢慢地挥动右手，渐渐向红光深处走去……

珍妮深情地望着逐渐消失在红光里的外星人，喃喃地说：“再见，外星人。”

图 叶牧天

小公主会醒来吗？ 「沉「睡」七十二年的

萧涯 编译

一具七十二年前死亡但被药物保存得很好的漂亮女孩的遗体，突然出现有生命的迹象！

这件神奇的事发生在意大利西西里岛。1918年，当时年仅两岁的露莎莲因肺炎病逝，她那富有的双亲要求教会允许把她的遗体放在西西里一家小教堂内。露莎莲的身体被注射强力的防腐剂，然后安放在一具玻璃顶的小木棺内，这两位伤心的父母希望能经常来看看他们那位可爱的女儿。

露莎莲身体的防腐保护技术十分良好，躺在小木棺内的她看来好象熟睡一般。时光飞逝，露莎莲的父母亦相继去世。教堂方面决定不搬走露莎莲的棺木，仍把它安放在原来的地方。教堂的信徒亦都十分喜爱这位小“睡公主”，常有人不时把鲜花放在她的棺上。

发觉怪事的是教堂的主管牧师安哥拉神父。一天晚上，他前去把露莎莲棺上已凋谢的花移走。忽然他好象发觉露莎莲的头部

轻微动了一下，他吓得直往后退，对自己说：“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我眼睛花了。”

但在同一个星期内，他又连续两次看见相同的情形。此事令他极为困惑。他想起有一位朋友鲁道夫是一位名医，于是他去找鲁道夫医生，希望他为露莎莲检查一下。

鲁道夫医生听了安哥拉神父的建议，他以为只是一个玩笑。不料脑电波测试器按上了露莎莲的头部时，他竟看见脑电图上出现了三十秒钟之久的活动曲线，跟着又回复成直线。二十二分钟之后，仪器又录下长达三十秒的脑电波曲线。他惊讶地说：“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这位睡公主正在苏醒中！”

消息传开之后，这间西西里的小教堂内每天都挤满了前来观看“神迹”的人群。他们无不希望能亲眼看见这位已经沉“睡”了七十二年的小公主，张开美丽的眼睛向他们微笑呢！

遭雷击

少女变老姬

萧涯 编译

漂亮的小姑娘特里莎被闪电击中，翌晨醒来照镜时，她骇然发现自己变成一个百岁的老太婆。医生们相信，这次强有力的闪电轰击不知怎样迅速地加快她的老化进展，令她的相貌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老了七倍。

特里莎的短棕色头发变得又长又灰白，她的柔软皮肤跟弄皱的皮一样，而她那美丽的微笑，变成一种难看的呲牙咧嘴。她哭泣着说：「我看起来比曾祖母还老。天啊！我才只有十五岁！」

特里莎居住在葡萄牙的奥波托，她是在沙滩上散步时，突然遇上雷暴，被闪电击中的。多齐马医生指出：「当时她只有几处轻微的烧伤，我在晚上检查时，一切都似乎十分正常。但当我早上又回到病房时，我发现病床上躺着的却是一名老妇人。」

乘风飞翔

[美]杰克·马森

您是否渴望从3000米高空的一架飞机上往下跳，却又害怕呢？一种新式发明能使您实现这个梦想，它就是3.3米宽、4.2米深的喷气飞行风洞。它用大约每小时150公里的上升气流来支持希望飞天的人。这个风速甚至不能使一只长毛狗浮在空中，更不能说人了。但是穿一件可充气

的飞行衣增大人的表面积，这个风速就会使一般人足以象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一样旋转，下扑和翻斤斗。

跳风洞比从飞机上往下跳有好几个优越性：在风洞里更安全，自由下落的感觉更加持久，而且跳一次只花1到2美元。

电脑的悲哀

[美]比尔·劳伦
采珠译

电脑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悲哀：它们有成千上万个程序在进入2000年时会化为乌有。

据密执安州克拉克斯顿市电脑分析员比尔·斯科恩说，其实这只是在数据存储方面的设计中，大多数电脑都有一个小小的疏忽。问题很简单：电脑中埋置的软件只能记忆并改变年份中的最后两个数字。19是永远存在的部分。到2000年时，程序中的年份只能显示为1900。

可以设想，当银行计算利息时，2000年1月居然变成1900年1月，真是啼笑皆非。斯科恩说：“这个日期上的问题就象癌症一样钻透了每一个电脑系统。它将造成历史上最大的技术问题。”不幸的是，储存日期的软件一般都埋藏在一个程序的深处，用简单的方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胆囊结珍珠

萧涯编译

澳大利亚二十九岁的戴维斯有一次胆结石发作，痛得死去活来，被送到医院急救，医生只好立即为他动了手术，从他的胆囊内取出十一粒弹子大小的胆结石。替他动手术的医生埃丁·爱德华说：“我伸进手去，拿出的石子与我所见过的胆结石不同，这些胆结石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这是我做手术所见的最漂亮的东西，所以我把它们保存下来。”

几天后，戴维斯出院时，爱德华医生将石子交给他留作纪念，并开玩笑地建议说，他应该去找珠宝商看看石子值多少钱。戴维斯越想越觉得这主意有道理，后来他真的拿那些胆结石给一个在悉尼做钻石生意的朋友看。他那位朋友

把石子放在灯下，仔细查看，过了一会儿，转过头低声对戴维斯说：“我想你发财了。”他称赞那些“胆结石”是真正的银色珍珠，形状和颜色都完美无瑕。

现在，已经有人出十二万美元的价钱收购这些珍珠，但戴维斯想卖更好的价钱，他解释说：“我想不出这些珍珠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它们出自我的体内，对我来说它们是无价的，我要等有人出五十万才卖。然后，我要祈祷再来一次胆结石的发作。”医学专家称，已有几起病例取出的胆结石有一半像宝石，但有人愿出大价钱买这些石子，还是第一次。



科幻小说

吉 刚

宁力驾驶着“地球——2”号宇宙飞船，向着“大犬座”的天狼星飞去。他这次的使命非同寻常，不但负有探索外星人的任务，而且还要寻找一年多以前在太空中神秘失踪的“地球——1”号飞船。

自从“旅行者——2”号探测器于 1989 年 8 月 25 日携带着那张镀金铜制的“地球唱片”飞离海王星而奔向距地球 8.6 光年的天狼星之后，一直杳无音信。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不再对它寄以任何希望，认为这只不过是人类干的又一件异想天开的荒唐事。可是，在过了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紫金山天文台设在月球背面祖冲之环形山的那架口径 500 米的超大型射电望远镜，却突然收到天狼星发射来的无线电波，它既不是超新星的残骸，也不是快速旋转的中子星……而是“地球唱片”上录制的 27 段世界著名乐曲，其中包括大家都熟悉的中国古典乐曲“高山流水”那典雅优美的旋律！这使整个天文台都沸腾起来了！

这从宇宙深处飘忽而至的如丝如缕的“仙乐”，是那样的细微、柔弱，仿佛只要轻轻一碰，就会折断、消失，但是，它却是震撼人类心灵的最强音！它比火山的喷发、地壳的震颤、氢弹的爆炸……更令人心悸，更令人神往！

这是“外星人”向地球发回的信息反馈，它不但证实了“外星人”的存在，还证实了“外星人”掌握了不亚于地球人的科学技术。迢迢银汉，茫茫宇宙，“外星人”呵，终于找到你了！



宁力查看了驾驶舱的仪表板，一切运转正常。他仍然还是测定了星际磁场，重新校对了对激光跟踪仪，笔直地对准天狼星。谨慎、细致是他的职业习惯，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只要一离开地球，所谓的“天象图”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在封闭曲线构成的宇宙中，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星辰，既不分东西南北，也不分上下左右。对于一只小小的飞船来说，起码有两千个以上不同的方向，稍一疏忽大意，就会永远也回不来了！“差之毫厘，失之亿里！”他不禁念出了薛瀚教授的口头禅。

紫金山天文台的台长薛瀚教授，决定亲自去探险，拜访宇宙中神秘的“姊妹星”。这是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次冲出太阳系。为此，中国宇航局荟萃人材，耗费巨资，特别建造了两艘“地球号”飞船。飞船除了装备当时最先进的科学仪器之外，还第一次采用了四台光子火箭发动机，使飞船速度达到了光速的 0.95 倍。为了预防不测，还安装了一台备用发动机，以应付紧急情况。薛教授将驾驶“地球——1”号首航天狼星，按照预定方案，他的得意门生宁力两年之后，将驾驶“地球——2”号接应，两艘飞船先后到达“姊妹星”，实现地球人与外星人的“星际会师”！——这是多么令人心驰意往的壮举呵！

宁力忘不了“地球——1”号起航的壮丽场景：东边的地平线上跳跃出金色的朝阳，照耀着“长城号”空间站的自由飞行平台巨大的桁架和太阳能电池帆板，反射出耀眼的金光。薛教授沉着地整理好太空航行服，深情地望了望身下蔚蓝色的地球，便稳健地登上飞船的舷梯。他站在舱门口，一反以往矜矜的举止，手臂微微颤抖，不断地向空间站上欢送的人群挥手告别。透过他戴的头盔，宁力看见他的面容虽然像大山一般的冷峻，但眼里却燃烧着激情的火花——是呵，他肩负着人类千百年以来的梦想，即将踏上遥远又遥远的征程！

可是，一年半之后，“地球——1”号却在“罗斯——248 星”附近神秘地失踪了！天文台内众说纷纭，有人猜测是流星撞毁了船体，有人猜测是被恒星虏获而成为一颗卫星，还有人猜测是被外星人劫掠；只是谁也不敢说出心中最为担忧的预感……

宁力提前启航了。

透过驾驶舱的舷窗，宁力凝望着漆黑如

墨的穹宇。嵌在天幕上的万千繁星，是那样的遥远，又是那样的寒冷，那闪烁不定的光芒，就像是群星在瑟瑟颤抖。地球上的人们，特别是热衷于冒险的青少年，都羡慕宇航员的传奇生涯，羡慕他们追星逐日、驰骋天宇的浪漫生活：数不清的探险猎奇，揽不尽的太空奇观。似乎不仅充满了诗情画意，还洋溢着刺激和豪情！想到这里，宁力内心不禁哑然失笑。对宇航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体能的强健，也不是技能的娴熟，而是忍耐孤独的意志！——这真是一种极其残酷的折磨！在漫漫无尽的航程中，没有人谈话，没有人交往，更没有人能倾诉衷肠——甚至连吵嘴打架的对象也没有！只有对终结的不可捉摸的惶惑，对命运的不可预测的恐惧。所以，宁力把宇宙飞船比作是“天狱”，它甚至比“地狱”还要可怕！——在这里，只有黑暗，只有空漠，只有死寂！……

薛瀚教授不仅是宁力的上级，而且还是他攻读博士学位的指导教师。这是一个性格怪僻、乖戾得出奇的老头。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办任何事都一丝不苟，准确得就像天文台那一座“脉冲钟”。平常，他仪表整洁，举止得体，虽然已经谢顶，仍然随身带着一柄小木梳，不时把那几根稀疏的白发熨平，总是给人一种精神矍铄，老当益壮的感觉。但是，在宁力和他相处的这十来年中，总觉得他理智有余，感情不足。只是这次首航天狼星之前，他曾爱抚地用小木梳把宁力那一团刺猬似的乱发理顺——这是宁力感觉到的他唯一的一次情感外露。天文台里人们传闻，说他年轻时，也曾有过短暂的婚恋，但很快便与妻子——一位天体生物学家研究员分手了。人们绘声绘色地描述，说他的妻子在离开他时，眼眶满含泪水地抱怨，她结婚是犯了一个大错，嫁给了一颗冷漠而遥远的寒星！宁力也觉得，他单调得近乎刻板，严肃得近乎冷酷，似乎这辈子压根没有爱过一个人，哪怕是自己的结发妻子！

没有什么比宇宙航行更能使人产生宿命的感觉了。望着繁星密布的宇宙，宁力又一次陷入沉思。四方上下谓之宇，往古来今谓之宙。宇宙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古代的先哲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就是当今流行的“大爆炸”理论的天才猜想吧！在发生大爆炸的那一瞬间，那一点上，“元气未分，

浑沌为一”，是“有”还是“无”呢？根据“红移现象”，现阶段宇宙在急速膨胀，当膨胀达到极限后，会不会又开始收缩，“复归于无极”呢？然后再一次发生大爆炸，如此循环往复，以致无穷？宇宙无边无际，无始无终，它就象一个硕大无朋的肥皂泡，而银河系只是这个肥皂泡上的一抹微尘，还谈什么太阳系和地球呢！作为地球上数十亿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个人的努力和奋斗，成功和荣耀，个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更是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

宁力感到自己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神经似乎立刻就要崩溃，生命似乎立刻就要被窒息了！

再不能想下去了？不然会发疯的！宁力警告自己。他此刻像濒临死亡的病人祈祷神明的庇佑一样，口中喃喃念道：

“胡子，胡子！……”

这是自己刚满周岁的孩子佳佳的牙牙学语声。宁力在飞赴太空站前吻别女儿时，她咯咯笑着，在他怀里挣扎，躲避他那刺人的连鬓胡茬，一面稚嫩地叫道：“胡子，胡子！……”

宁力似乎嗅到了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女儿身上散发出来的奶香，好令人心醉！他在想象中亲吻女儿通红的脸颊，又胖又嫩的小手小脚，不觉意眩神迷！只有这时，他才能刹住自己的遐想，摆脱心中的苦涩。生命，稚嫩的生命！这是万物的灵气，宇宙的精英！

宁力信手摁了一下电子显示屏幕的按钮，和妻子孩子通话的时间到了。长方体的终端显示器看起来却呈现椭圆形。他知道，这是因为在以光速的 0.95 倍航行时，自己的视觉发生了变化，就象从“鱼眼”望出去一样，所有直线都发生了弯曲。而如果完全达到光速，显示器看起来则会奇妙地团缩成一个圆球。

他双眼怔怔地盯住屏幕，急切地盼望见到心爱的妻子和孩子……

在临别的前一夜，宁力强压抑住心中的矛盾心情，对妻子嗫嚅：

“晓蓉，我们还是……还是……”

“别说了……”

“这一走……”

“我不听！……”妻子用手捂住他的嘴，眼里闪着泪花。

宁力和晓蓉是在宇航员与芭蕾舞学院

的联欢晚会上认识的。宁力当时刚从冥王星考察归来，他受到师生们凯旋般的欢迎。晚会上，晓蓉表演了《天鹅湖》。在朦胧的月光下，在粼粼的水波里，脚尖点着轻盈的舞步，像仙女一样飘忽。婀娜的腰肢倾诉迴肠九曲，舒卷的手臂掬起热忱一捧，特别是那一双脉脉含情的眼睛，荡漾着无尽的哀怨……宁力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意境中，心旌摇荡，神驰意往……

更使宁力惊愕的是在晚会结束之后，晓蓉戏妆未卸，便约他会面。她一反女孩子的忸怩作态，勇敢地向他吐露衷曲。她对爱情锲而不舍的追求，义无反顾的决心，热情而温柔的亲吻，炽烈而有力的拥抱，使宁力涌起一阵阵青春的震颤。这只柔弱的“天鹅”，以她对爱的赤忱降伏了宁力——这位驰骋天宇的骑士！

他们之间的结合，被人们誉为天造地设的一对——这是力与美、刚与柔的珠联璧合。

屏幕上显示出晓蓉和佳佳的面容，晓蓉秀美的脸庞略显苍白，眼角依稀出现了几缕鱼尾纹……这是自己的罪过！频繁的演出和练功，以及繁重的家务，使妻子过早地开始衰老，而自己却不能分担她的重压，宁力心中泛起一股负罪的酸楚……

只有女儿急速地长大长高了，一年半以来，她从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变成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都快上幼儿园了吧！可是根据相对论的原理，自己在飞船上才仅仅度过三个月！

“爸爸，快回来！……”佳佳挥舞着小手。

孩子！当自己从天狼星返回地球时，正值壮年，而你已变成老态龙钟的老太婆；更使人揪心的是，妻子晓蓉早已与世长辞了！宁力无言地把眼泪咽进肚里……

岁月无情，人生若梦。

宁力这时开始理解薛瀚教授为什么作出离婚的抉择了。爱的火山是无法扑灭的，情的岩浆是无法冷却的。但是，薛教授却强忍着孤独的熬煎，咀嚼着寂寞的苦涩，只因为他爱得太深，爱得太痴！

多么崇高的情操，多么纯真的心灵！

突然，宁力发现飞船偏离了航向，船身也开始倾斜。盖革计数器噼噼啪啪地响了起来，表明遇到了强大的 X 射线。这里正是“罗斯—248 星”的区域——薛瀚教授失踪的“太空百

慕大”！

“黑洞！”宁力惊叫一声，最可怕的预感被证实了！

飞船旋进了黑洞的边缘，他下意识地按下无线电发报机的键钮，想向天文台发回紧急电报。可是电波被黑洞的引力牢牢攥住，再也传不回地球了。他猛然省悟，薛教授就是这样失去联络的！

宁力操纵飞船，极力想逃出黑洞的引力圈，但飞船竭尽全力，也只能沿着黑洞的边缘作圆周运动，不能继续前进了。

“糟糕！”

在茫茫的宇宙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就是黑洞！它是巨大恒星坍缩后的残骸，具有难以想像的密度，在它巨大的引力作用下，任何物质都不可能逃逸出去，甚至光也不例外。因此，从理论上说，黑洞是不可能被发现的。但是，由于恒星多数是结伴运行的，如果其中一个坍缩成为黑洞，它将吸引伴星上的物质。这些带电的粒子在源源不断的流动过程中，会发射出极强的 X 射线，因此，我们在地球上可以通过观测 X 射线来找到它，例如“天鹅座 X—1”，从而远远避开它。但是，如果单独的恒星坍缩成为黑洞，在地球上就不可能发现它，这就是名副其实的暗藏的漩涡——黑色的无底洞。两艘“地球号”飞船，都被卷进漩涡了！

当宁力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面临万劫不复的厄运后，反而镇定下来。他本能地触摸到“应急火箭”的发射按钮，但略一思忖，又松开了手。不能只顾自己逃命，而不管薛教授的死活。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促使他决心找到自己的恩师，即使将与薛教授同归于尽，也在所不辞！决心已定，他沉着地启动激光探索器，仔细搜索“地球—1”号的踪迹。令他惊异的是，激光束的前端，也微微发生了弯曲，这就更加增大了搜寻的困难。但他仍然不遗余力，瞪大着双眼……

“那不是‘地球—1’号吗？”宁力终于看见了围绕黑洞边缘作圆周运动的飞船。他心中激起一阵狂喜，终于找到了失踪的薛教授了！他变换飞船的飞行角度，紧紧追踪，靠拢了它。他小心翼翼地操纵对接装置，两艘飞船的碰锁终于衔接成功，他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到底“地球—1”号发生了什么事？到底薛教授的情况如何？宁力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匆匆地顺着连接舱浮了过去，天知道什么命运在等待他？

宁力惊呆了！“地球—1”号上空无一人，不仅没有薛教授的身影，甚至连尸体也没有！他的脑中急速闪过各种纷乱的念头——

是外星人绑架吗？被绑架到了什么地方？为什么绑架？他现在活着，还是死了？怎么才能救他？自己会不会也遭到同样的命运？会不会也遭到外星人杀害？……

但是更令人吃惊的是驾驶舱里一切都井然有序，既没有外星人到过飞船的证据，也没有搏斗过的痕迹。在桌上整齐地放着一迭观察记录和各种仪器工作的数据，观察簿上放着一只削好的红色铅笔，似乎薛教授刚刚作完纪录。

宁力感到恐怖极了，不由一阵阵心惊肉跳，难道这里真是“百慕大三角区”？一个超越自然力的魔鬼伸出巨手攫住了自己，要扼住自己的咽喉，要掏出自己的心脏，要把自己撕成齑粉！

他声嘶力竭地大叫一声，似乎想用声音来驱走心中的恐惧：“薛教授！”

小木梳！熟悉的小木梳，古拙而朴素的小木梳！宁力镇定下来，又一次仔细察看驾驶舱，看见小木梳放在纪录数据的旁边。自己刚才太紧张了，竟然熟视无睹。现在，他开始冷静地思考，终于省悟了什么。

会留下话的！薛教授一定会留下话的，一定会的！他按下电子存贮器的键钮，屏幕上出现了薛教授那刀刻斧凿般的面容，坚定的目光充满了无尽的期望。他开口说话了，声音是那样的低缓而沉雄：

“宁力：我的孩子，我预料你一定会找到‘地球—1’号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同你会师了。飞船被卷进可怕的黑洞，为了摆脱危险，我也曾想到启动应急火箭发动机。但是经过详尽的计算，即使那样，飞船的速度也只能达到 0.98 倍光速，仍然不可能挣脱黑洞强大的吸引力，最后的结果还是船毁人亡。飞船目前的速度是 0.95 倍光速，为了保持这一速度，使它在黑洞的边缘保持平衡，必须减轻荷载。我别无选择，只有跳进黑洞，把应急火箭发动机留给你。这样，“地球—2”号就可以发动两支应急火箭，以 0.995 倍光速挣脱黑洞边缘的吸引力……”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关于联合举办“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的通知

根据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为开发中小学生智力，激发小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提高中小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决定联合举办“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具体办法如下：

1. 征文对象：凡在校高、初中生和小学高年级学生，有科幻故事和小说创作稿件者，均可参加。参加者请注明姓名、性别、年龄，所在学校校名校址，班级。如作品经指导教师指点，请注明指导教师姓名。

2. 征稿时间：1991年1月1日—12月31日，截止日期以邮戳为准。

3. 来稿：中学生来稿请寄《科幻世界》编辑部(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1号，邮码610041)。小学生来稿请寄《红领巾》(成都市盐道街3号，邮码610016)。可以个别投稿，也可以由学校组织集体投稿。请自留底稿，贴足邮票，稿件一律不退。

4. 评奖奖励办法：由四川省教委、四川省科协和四

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各委派1名负责同志和科幻作家、编辑共同组成评奖委员会，下设评委会办公室。

择优选稿，在《科幻世界》杂志或《红领巾》“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栏目内发表。从来稿中选出一、二、三等奖共15—20篇，鼓励奖20篇，并给指导教师和好稿集中的学校颁发“指导教师奖”和“组织奖”，根据质量汇集出版《校园科幻作品精选》(暂名)，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鉴于1991年5月将在成都举行世界科幻年会，经与筹委会协商，将在1991年4月15日以前的来稿中，选1—2名好稿作者，作为特别奖获得者出席世界科幻年会。

5. 评奖结果将于1992年3月公布，并在成都举行颁奖大会。

四川省教育委员会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1990年12月26日

川少杯校园科幻征文的具体要求



1. 期望有大胆的科学幻想，巧妙的构思，完整故事的科幻小说或故事，作品一般不超过5000字。

2. 提倡中国特色。请同学们不要写自己不熟悉的外国的人和事。

3. 请剪下“川少杯”征文题花，贴在信封上，作为征文标记。

征文办公室

小木梳请带给我的妻子，我至死不忘她的温情!……

祝你顺利抵达天狼星，不辱我们神圣的使命!……

泪水模糊了宁力的双眼，他再也看不清屏幕上薛教授的面容……好残酷的抉择!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投入黑洞的巨口!在千分之一秒内，全身细胞的分子被挤压成原子，电子被挤压进原子核，坍缩成中子……堂堂七尺男儿被黑洞的引力挤压成一粒肉眼看不见的超密度的微尘!何等的惊心动魄!——这是超人间的最残酷、最壮烈的宇宙“天刑”!

一股巨大情感的狂飙在宁力心中汹涌澎湃。那颗似乎冷漠而遥远的寒星正迎面向自己

扑来，这是一颗炽烈燃烧的火球!薛教授为了宇航事业，他从前付出了爱情的代价，而今天他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人类为了征服宇宙，前赴后继，赴汤蹈火，……今天，薛瀚教授又以超人的胆略和气魄投身黑洞，以磅礴的浩气，谱写了一曲响彻宇宙的壮歌!

宁力感到自己的灵魂在升华，他领悟了生命的全部真谛：这是不可遏抑的热情，不可消磨的意志，不可阻止的进取，不可扼杀的精神!人和宇宙相比，多么伟大，多么崇高!人类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地球—2”号飞船，像一头被捆绑的巨兽，挣扎、颠簸、扭曲、痉挛，终于挣脱了黑洞巨大的吸引力，挟雷携电，昂首向天狼星驶去……

图 叶牧天

故土难离

· 金平 ·

现在的读者还难以想象，某一个世纪南极的冰障突然融化，一位被冰雪掩埋、遗体保存完好的科学摄影师起死回生，顿时成为举世瞩目的明星，也成为众人惊悚的敌手。他的镜头曾摄下一个世纪五大洲的风光景物，他的心曾包容对故土、对地球深挚的爱，若一旦披露，爱心呼唤、故土难离，庞大的一项移民计划将毁于一旦……

终于，有了线索。

遥感电话和卫星监视系统同时证实：那一连串可疑的图像信号，不是来自别的地区，而是来自南极大陆。

R·朱利叶斯博士从“智慧大厦”的楼窗前俯瞰怀特马塔港湾集结的移民船队，精神抖擞地在大厅里踱了两圈。“唔，太好了！还有什么比一个谜团的破译更令人兴奋的呢？卡洛斯——”他大声呼唤他的助手。

一位年轻学者应声来到博士跟前。他手里攥着一份电脑记录稿，“啊，证实了！准确地点是南极的阿德尔角。”

凡朱利叶斯摁动桌上一只按钮，帷帘拉开，一幅南极洲全图在大厅墙壁显示出来。绿莹莹的激光束沿曲折的奥茨海岸游动扫描，最后停在一块楔形的地岬。

“这样好了，卡洛斯先生请立刻飞赴南极——很抱歉，明天是周末也不能休假！”

博士转身又吩咐其他助手：“DH—9 空间站迅速提供有关资料，斯科特岛、维多利亚基地协助行动！”

“是，明白了！”

“我们这就行动，朱利叶斯先生！”

人们迅即返回各自的工作间。昼夜运行的各种仪器信号闪烁、讯息频频，交织成“智慧大厦”特有的氛围；银白素洁的南极地图亮着一只神秘的地角……

一、极地有生命

车轮溅起雪沫，飞一样驶出南极—维多利亚国际机场。

络绎不绝的人群车辆，还有航机起落的阵阵轰鸣，都从疾驶的车窗外掠过、掠过。

绕过巨大的地热花坛，轿车驶上通往罗斯冰障和马克姆山麓的高速公路。卡洛斯将电脑驾驶仪调整到时速：160；终点：阿德尔市 B 区；车身振动：02，然后舒适地仰靠在座椅上，开始欣赏窗外的景色——

时值南极的夏季，缓坡洼地的积雪悄悄融化，一簇簇地衣苔藓在水洼边生长起来，开出细碎的小花。南极的夏夜永远闪烁着蓝宝石光芒，凭窗眺望，起伏的雪原、高耸的冰障，还有成群

的企鹅伫立在岸边礁石——南极光带映照着迷人的极昼景观。

卡洛斯多次来往于奥茨海岸，曾登临“埃里伯斯”火山，在无雪的山口享受砂浴之乐。与上一个世纪相比，南极已非“无人之境”，这些年国际机场再三增加航班，高速公路也迅速向南极极地延伸，数不清的移民正被挤出人满为患的亚洲、非洲和南美，涌向地球的最后一块大陆……

车灯雪亮，照见路旁的交通牌和施工公告。宿营地的钢架活动房住满了居民。车内“南极之声”电台正广播议会刚刚通过的“紧急移民法案”和极圈内永冰界继续缩小的消息，令人不安。

迎面不断来车，车灯如流萤闪过。

遥感电话里传来 R·朱利叶斯的指示：“进一步情况表明，可疑信号的出现可能与一位冰封雪埋多年的科学摄影师复活有关。”

“一位复活的摄影师？”

“是的。请您立刻去医疗中心——位置在 D 区第四街。”

“明白，朱利叶斯博士。”卡洛斯迅速调整了电脑驾驶仪。他有点儿饿了，用微波器加热一杯牛奶，又打开一袋炸鸡快餐，一边吃一边与妻子通电话。

“你好，亲爱的！”

“你好，卡洛斯。怎么，你还没到达目的地？儿子已经睡着了，你困吗？你冷吗？正吃着我做的炸鸡块，那太好了……”

话音未落，“嘎——”汽车一个急转弯，稳稳地停在阿德尔市 D 区。夜光交通牌显示：4th Street。

夜深了，灯光稀疏的马路上点点积雪，杳无人迹。卡洛斯下车，直奔路边一幢红色小楼。楼里亮着灯，窗口晃动着人影。

进屋一看，他愣住了：特别病室门扉大开，凌乱的病榻上空空无人。

医疗中心人心惶惶，从主任、大夫到护士小姐全都不知所措。

“噢，出了什么事？”卡洛斯劈头问道：“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

“卡洛斯先生吗？我是医疗中心主任。”这是一位精明干练，黄头发褐眼睛的中年人，他两手

一摊，“真是太意外了，半小时前复活的科学摄影师突然失踪。那时正值医护人员交接班，……”

“失踪？怎么会失踪？”卡洛斯在病室里来回踱步，双眉拧作一团。

主任说此案已速报警事署，并且通知了机场、路口和海关，随即请卡洛斯进办公室休息，看着医疗录相。

——旁白解说：“冰缘融化时，有人意外地发现一具在冰雪中保存完好的男子遗体。他身着上一个世纪的科学考察服，随身携带考察背囊。”

画面：一架轻型摄像机，镜头齐备的照相机，还有大量胶卷、录像带、考察笔记和标本。

——“遗体迅速送到医疗中心。经鉴定死者体格健壮，身体器官无病变，各种机能未受损坏。”

画面出现“遗体”解冻——全身血液加温，然后又重新输入体内，再逐步加入最新研制的人体复活剂。

——“几天之后。死者开始有了微弱的脉搏跳动，继而恢复了脑部功能，血脉畅通、肌肤温暖，很快苏醒过来。”

画面出现了那位摄影师，方方的脸庞、高挺的鼻梁，浓黑的眉毛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短短一个时期，他已逐步进食、轻微活动、恢复了记忆，还要求下床走动。

——“他的起死回生简直是一个奇迹。”医疗中心主任神情激动，“难以相信，他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恢复期后他看上去仍像当年那样年轻、英俊。他问我：‘这是哪儿？’我回答：这是南极。他摇头摆手，无论如何不肯相信。说在他的记忆里南极是永冻的大陆，是永久无人区，不会有人，更不会有城市、有医院。你们骗我！我就是在南极死去的，怎么会突然活过来？！——他非常暴躁。我知道，一个生命复活的人，最明显的思维活动是忆旧、是强烈的现实排斥。他神情激动，一再要求出院，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卡洛斯暗自思忖，“外界有人与他联系？”

“起初没有，紧急救护期严格保密。恢复好转之后，他已经成了新闻人物。官员看望，记者

采访，电视台长探望他好几次，还关心他的私人物品。”

“私人物品？”卡洛斯一愣。

“他带有大量影像资料。”

卡洛斯心里迅速闪过那一串串可疑的干扰信号，会不会……他冲出办公室。

病榻前空空如也。

摄影器材和所有的胶卷、录像带全都不翼而飞，只扔下两只空囊。

二、太空采访

空天飞机以音速 25 倍的高速绕地球飞行。

空天飞机对于上一个世纪的人们来说，还像移居南极一样不可思议。这是一种介于“航空飞机”和“航天飞机”之间的飞行器。它既可像普通飞机那样从地面水平起飞，并直接飞入环球太空低轨道，也可以从轨道飞回地面，在普通的机场滑跑着陆。如今，这种安全高速的飞行器已投入洲际和星际空运，从上海直航纽约只需 2 小时 45 分。

王大江身着特制的空天飞行服，兴致勃勃眺望着星辰天穹，眺望舷窗外一颗蔚蓝色星体。航机像它的卫星，沿环球低轨道飞行。

“喏，那就是地球！”电视台长热情地介绍，“千百年来人类只能仰头遥看太阳、月亮，哈哈，如今呀换一个角度鸟瞰地球，感觉还好吧！”

“嗯，”王大江心潮涌动，童年时他早有飞出地球的幻想，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啊，看见了，那是海岸线，那是欧亚板块！……海洋似乎更宽阔，夏威夷群岛怎么看不见？”

“您的眼力真好。两极冰雪融化，全球海平面上涨，与上个世纪相比，有几千处岛礁被淹没……”

“哦？！”

电视台长点点头，“总之，消失的不止夏威夷呀！”

王大江的心情倏忽沉重起来。飞机正掠过太平洋海域，海面一片冷冷的蓝色。

“先生，您需要点什么？”空中小姐推了饮料车走来。“要点咖啡还是红茶？”

“不，”王大江摇摇头，旋即心里一动，“咖啡红茶之外，还有别的么，小姐？”

“哦，有的。”空中小姐递来好几听航天饮品，逐一介绍：“这配方挺好、这味道不错！”

王大江一一挑选，都不如意。上个世纪他最爱喝的不是这些红红绿绿的什么配方，而是晶莹透明、天生丽质的……哦，他想起来，“对了，矿泉水有吗？”

“矿泉水？”

“对呀，无色透明的天然饮料！”

“天然饮料？”空中小姐不解地摇摇头，“对不起，先生，我们从没供应过无色透明的饮料。”

他使劲儿想了想，“唔，‘崂山矿泉’知道吧？”

空中小姐依旧茫然。“不，对不起……”

倒是电视台长见多识广，“王先生，您说的崂山是一个地名，对吧，在中国的山东？”

“是的，山东是我的祖籍。听父辈们说崂山的泉涌星罗棋布，童年时我虽侨居英伦，可经常能喝到崂山矿泉。国际航班也常备这种饮料。”

“唉，”电视台长做了个遗憾的手势，“据我所知，许多年以前崂山的矿泉就干涸了，国际饮料博览会上的少数展品，标价已接近法国马头牌白兰地。”

“真是这样么，台长先生？”

“是的，世界五大名饮只剩一种皮埃德饮料。”

电视台长的话在王大江心中投下一抹阴影，他反反复复打量着工程食品厂生产的各种饮品，确实没有天然饮料，他重返人间的好心境不觉蒙上了阴影。

空中小姐好不容易找出一听德国黑啤酒，插入吸管递给王大江。极地电视台精心策划的一次现场采访在空天飞机座舱里开始了。

台长先生满面笑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这里是极地电视台太空演播厅。大家看到的就是年轻、英俊的华裔科学家王大江先生……”

电视台长尽量使自己的言词有感召力、有幽默感，以拂去刚才小小的不悦。

——“请问，王先生，经历过死亡重获人生，您作何感想？”

——“台长先生，您准确而亲切地叫出我的姓名，我甚为欣喜。与上一个世纪相比，人与人之间似无秘密可言，当然也难以再饮崂山的矿泉！”王大江笑微微地面对摄像机。“至于死亡，

我的感受并不恐惧，似乎是沉沉一睡。中国古话说十年一觉扬州梦，不知我这一觉究竟是十年、还是百年，因为谁也不肯告诉我今夕是何年！”

客舱里一阵笑声低语。

——“再请问，此时此刻，对于您最清晰的记忆是什么？”

——“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冷，我不会忘记横穿南极时，怎样遇到了暴风雪……”

——“王先生，您想徒步穿越南极？！”电视台长在冰原、海岸不知多次历险拍片，算是一位“南极通”。他不相信王大江当年敢于徒步踏入南极大陆。“往返于南极各大海岸之间，不是早已开通了定期航班吗？”

——“台长先生，您真幽默，上个世纪，南极没有航班只有狗拉雪橇。”

空中小姐也乐了。

——“呵，对不起，我给时间隧道钻糊涂了。请问王先生，您怎么开始横穿南极的，一定还记忆犹新，是吗？”采访的镜头推成一个大特写。人们全神贯注，像破译密码一样走进上一个世纪的生活。

——王大江略一沉思，随即耸了耸肩，神态轻松地說道：“没有忘记，我的行动起因于一次游戏。”

——“游戏？一次游戏会促成您如此壮举？”

——“这有什么呢，上一个世纪人们曾骄傲地说，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因为牛顿先生看见一只苹果掉在地上。而我多少年前曾和那时的孩子们玩过一场游戏，一场小小的游戏。游戏的题目叫：下次重游我们的星球。我记得很清楚，那时英吉利海峡正挖掘一条海底隧道；哈勃望远镜也观察到土星的暴风云团；‘麦吉兰号’飞船频频发来金星的照片——地层的裂缝很有规律，火山口有落基山脉一样大，两侧环绕着几百公里长凝固的熔岩河；还有人宣称拨款1000亿美元在月球上建立‘太空镇’；紧接着美国西雅图的旅行社开始预售航天飞机的机票——这一切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与幻想，当然也增强了我与孩子们游戏的兴趣。

“上一个世纪的孩子幻想：唔，‘月球城’应是圆筒状，直径几公里，能容上万人。城内除了楼宇、街道，还有山脉、河流、森林和草原的缩微景观，四季气候宜人，没有自然灾害，昼夜温

差自行调节。人在‘月球城’，体重减轻六分之五，穿上鸟型制眼就可飞来飞去……”

“啊，多么神奇而美妙！”我说，“孩子们，下次我们重游的不是‘月球城’，而是地球。”这些活泼可爱、无忧无虑的小精灵们，已经被他们的幻想炙灼得难以自持，“王叔叔，我要烤一只蛋糕，有五月花广场那么大！”“噢，我长大了能建造500层的大厦，大厦底部装满轮子，让它从纽约驶到巴黎！”他们随地翻滚，压折大片花草，又掰断小树洋洋得意地挥舞。

孩子们的笑语回荡在塔斯曼海滨的晚风夕照之中。椰林婆娑、落日如火，金砂铺就的海滩聚满晚浴的女人和男人。上一个世纪的人们，常常为暂时的舒适所迷醉。

谁也不在乎孩子们的幻想。

当然，更没有人在乎我的执拗。

我说：“安静一点，孩子们，百年之后我们的地球除了蛋糕和大厦，会不会有一点儿别的，比方说沙漠、热岛、仿生植物，或者南极融化的冰障……”

我这么一说，孩子们全惊讶了，全不知所措：

“沙漠，沙漠里的沙子也像塔斯曼海滩一样发亮？”

“大江叔叔，您说的南极在哪儿，远吗？坐的士还是乘地铁？”

“您别吓唬人，我们不是生活得挺好吗？”

我能说什么呢？我觉得一种巨大的失落。

“孩子们，南极很远很远在地球最南端，南极很冷很冷它现在的居民是冰雪和企鹅，要去只能迈开双腿穿上防寒服！”于是，我向绿色和平组织申请，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乘船抵达了南极冰缘，开始了我的壮举。

那时我也年轻，被激情鼓舞着。“等着吧，我会用我的镜头为你们带回一个南极！”

——“那么说，王先生您随身携带的胶卷、录像带全是在南极拍摄的了？”

——“哦，恰恰相反，我在南极只工作了很短的时间，就被暴风雪击倒了。我随身携带的资料有许多是游历地球各国时拍摄的，出发前没有时间送回家去了。”

——噢，原来是这样！电视台长心中大喜。

前几天，极地电视台也监测到可疑信号，会

不会就是这些珍藏呢?台长暗中盘算,他知道王大江在他手里,那一批资料如何披露是一颗筹码,更是一笔财富!他知道,多少年来,人们漠视自然生态,同时也漠视文化财富,人们往往只看重国民收入和黄金储备。对那些讴歌大自然生命物种,真实纪录高山、江河、森林、草原的风光片、纪录片漫不经心,轻易将这些珍贵的镜头抹去,录上流行时装流行曲、录上如林的大厦如水的车流……谁都以为日出日落、风来雨去,自然风光不过是人类的围裙。而恰恰是这种冷漠和愚蠢,使世界各国电视节目中保留的自然风光片如凤毛麟角,甚至成为拍卖市场的珍品。上一个世纪苏联电视台的“伏尔加河”、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华夏一绝》、《动物世界》、美国 CBS 节目中心的《环球飞船》等节目带,拍卖价已高得惊人!有意无意之间,人类把自己和大自然隔离开、疏远开,新世纪的观众若想从荧屏上看一看地球,看一看上个世纪的自然风貌,已经难乎其难!

极地电视台长若获得珍贵的影像资料,又不知会引起多少巨富和大财团的垂涎哩!

台长先生不觉飘飘然起来。

……空天飞机在浩瀚璀璨的太空高速飞行,一团团星云扑来,一颗颗流星飞走。时值拂晓,眼看太阳一点点由紫变蓝,由蓝变红,刹时间纷呈异彩,雄赳赳照亮了天穹。

“啊,太美了,太壮观了!”王大江透过舷窗看见这一切,连连赞叹。

“王先生,请问太空采访结束,您的第一个心愿是什么?”

“台长先生,其实我的心愿您应该知道,太空缥缈,故土难离,让我返回地球、返回阔别的家园!”

“好,就这么办!”

机身猛地前倾,对准蓝色的地球俯冲下去。

……舱门打开时,铺了红地毯的舷梯车早已稳稳地停在机舱口。

花束。彩旗。欢乐的迎宾曲。

第一个迎上前来的不是别人,是不速之客卡洛斯。

王大江一觉醒来,窗帷已染上淡淡曙色。

他在恒温按摩床上伸了伸胳膊、蹬了蹬腿。屋里像囚笼,囚禁了人声天籁,只有墙角的地灯孤零零映出沙发、地毯和几盆葵科植物的剪影。

这是迎宾馆里一套舒适的“新世纪客房”。室温、光亮、声响和干湿度全由电脑调控,盥洗盆会自动测量你的体温、脉搏。按一按沙发扶手,血压计、心动仪就迅速工作。连大便器都能对你的消化状况和内分泌系统作科学的测试与分析。服务小姐再三叮嘱:别开窗户、别去花园、别动墙边的按钮。

不知为什么老呆在这里。许多年在南极冰封雪埋中的寒冷、疲惫、孤独刚刚消退,却又陷落在新的怅惘中。在这间房子,你享受了无可挑剔的舒适,同时也拥有无可挑剔的困惑……王大江不让自己再舒心地躺着,他一骨碌下床,刹时屋里灯光通明,“先生,早安”的问候和抒情浪漫的乐曲声同时响起,电脑工作了。他苦笑地摇摇头,自言自语:“……唉,你已经是一个数据,被编排在客房的程序里。”

昨晚,卡洛斯先生电话约请,与他共进午餐。长长的早晨王大江可不愿呆在屋里,他要像上一个世纪的自己跑跑跳跳,自由自在,他一把抓起网球拍跑出屋去。

屋外,好大一块草坪!远远望去绿茵茵的,每一片草叶都生动可爱。晨风中,几株造型笔直的银杉挺拔多姿,抖响了一树叶片。

草坪上辟有好几块网球场,却空无一人。尽管是清晨,室外空气凝滞,嗅不到花草的气息。路边的木椅上坐着几个男子,懒洋洋瞅着阴沉的天空、瞅着一辆辆飞快驶过的汽车。王大江尽量保持着好心情,向他们问好,约他们打球,可那些人全都无精打彩,神情黯淡,一点儿兴趣也没有。

王大江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环绕草坪跑起来。他记得,上个世纪有一本五光十色、畅销全球的杂志叫《跑步者世界》,那时纽约、巴黎、东京和北京每年都举行世界马拉松比赛;有一年墨西哥城马拉松起跑场起跑的选手有 23000 名,最高龄的一位竟有 80 岁!他这么想着,一路疾跑,双脚踏过弹性极好的绿茵草坪,洁白的鞋帮竟然没沾一滴露水。

“您早呀,王先生!”不知什么时候,一位姑

三、地球在移民

娘翩然丽至，亲切问候。

“噢，您早！”王大江一眼认出年轻漂亮的姑娘是迎宾馆的服务小姐，每天给他房里送花、又嘱咐他空气不好别开窗。

姑娘愿意陪先生打网球，王大江喜出望外。

姑娘的球打得好，腾跃奔跑，一招一式又准确又潇洒。在那只银球牵引下，王大江左突右挡，奔来跑去，舒畅极了。

“小姐，我该怎么感谢您呢？”王大江擦拭满脸的汗，“多少年了，我没有像今天这样追逐奔跑、痛快淋漓！”

姑娘妩媚地眨了眨眼，“我也早就想运动运动，可这里的人没有一个感兴趣。”

“哦，那是为什么？”

天色渐渐明亮，木椅上的男子已经离开，重新走来的带孩子的妇女，依然无精打彩，木讷讷瞅着天空和汽车。

“听说，这儿的人一到这季节就犯病。”姑娘用一条白手绢绾住一头黑亮的头发。

“哦，这样多人犯病？”

“他们犯一种生态疾病叫‘冬季忧郁症’。干什么事情都懒洋洋、木讷讷，只好钻进汽车去，缩到屋子里。”

“哦？”王大江心里不觉一怔，童年时他听祖母说过，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英格兰泰晤士河流域也曾流行这种病，难道，难道这可怕的病魔竟在世界蔓延了么？他对姑娘说：“报歉得很，我离开这世界太久了，……”

“王先生，”姑娘认真地看着他，“我从‘全球新闻’中知道您传奇般的经历。可是我又不明白，既然南极的冰原融化、气温转暖，阿德尔角还有了美丽的街市，您为什么不留在那里呢？”

“你是说留在南极大陆？”

“是呀，做南极洲第一代居民！晶莹的冰雪、清新的空气、辽阔的漂浮着冰山的大海，还有海豹、海狮和大肚子企鹅……”姑娘手舞足蹈，好像南极是天下最美的乐土、最好的去处。

“听你的口气，小姐，我们生活在这里就太委屈了，是吗？”

“当然委屈！”姑娘头一仰，黑发飘起来，“你整天呆在客房什么也不知道，这儿很久很久没有下雨，居民的粮食配给又减少了；日照越来越少，太阳能收集站连连故障，暖气停了，大厦的

电梯也开不动；人们灰心失望想移居南极，或者去更远的‘太空镇’、‘月亮城’。喏，您看——”

马路对面麇集着黑压压一片车辆和人群，吵吵嚷嚷，推来搡去，那些无精打彩、垂头丧气的男人和妇女这会儿全有了精神，拼命地叫啊、挤啊，为了获取逃离故土的一纸签证。

那座白色大厦是南极领事馆，楼顶的大幅广告写着两句有趣的对话：

妻子：别去南极，南极全是冰雪。

丈夫：不去南极，就没有企鹅牌阳光、海豹牌空气！

——现在的读者还难以想象，阳光、空气的诱惑是如何撞开下一个世纪没有暖气的屋门，打动那些忧郁的心。

人声鼎沸，人潮中有人焦虑询问、大声争吵。大家只有一个念头：到南极去、到南极去！

突然，有人晕倒了，街上响起救护车的警笛声。

环境监测中心的广播劝拥挤的人们快快疏散，可是谁也不听，谁也不离开。因为明天起实施“移民法案”，去南极的签证将更加困难。

更多的人晕倒了，被抬上红十字救护车……

王大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想起当年塔斯曼海滩光屁股孩子的话：“你别吓唬人，我们不是生活得挺好吗！”又想起在空天飞机上，电视台长如数家珍似地告诉他，什么半岛又修了运河，什么海峡又开掘隧道，什么海湾移山建造的“未来世纪”工程像巨型集装箱，10万个家庭单元取代了10万个院落……王大江心里苦涩得难受。

阴霾重重的天空压得人透不过气。一会儿，王大江便虚汗淋漓、呼吸急促，头痛得仿佛要炸裂。

“啊，王先生，您、您病了！”姑娘连忙将他扶坐在木椅上，从衣袋里取了一只小铁罐，拔掉拉扣，送到王大江鼻孔前。

……清新的气流吸入鼻腔，沁入肺腑，宛若潺潺清溪注入他的血脉经络，急促的呼吸平缓下来。

“我，我这是怎么了？”王大江仰靠在椅背上，“姑娘，你给我的是什么饮料，真、真好呵！”

“不是饮料，王先生，是空气罐头。”

“空气罐头?”这多新鲜!

姑娘点点头,“是用生态保存最好的森林、草原、湖泊和雪山顶的纯净大气压缩制成,负氧离子、天然维生素最丰富!”

王大江真的吸到了松脂的气息。他读着空罐上“绿色空气、满腹生机”的彩色广告,发现上面的熊猫商标。“嗨,中国出品——四川·米亚罗!我去过那儿,岷山南麓的美丽小镇,出产木柴、山货,想不到那儿的森林空气竟远销到这里!”

“王先生,您去过中国?”

“岂止是去过,归根结底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呐!”在阴郁的本城享受到蜜一般甘甜的祖国空气,王大江不觉自豪起来。“再豪华的客房、再尖端的‘未来工程’也比不上绿色的空气,你说对吗,姑娘?”

姑娘讷讷地坐在旁边,不说也不笑。

“你,你怎么了?”

“……”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王大江心里发急,他突然觉得生活在这座城市,真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

姑娘眼眶里刹时盈满了泪水,扭头跑开。

王大江一把拉住她,“你去哪儿,这么多车、这样多人——”

姑娘的头埋进臂弯,趴在椅背上抽噎着哭起来。

王大江不明白自己什么地方触动了姑娘的隐痛,“你、你心里有什么话,对我说……”他打着她的肩,柔弱的肩胛在颤抖。“别哭了,姑娘,我有什么错你骂我也行!”

姑娘蓦地仰起脸来,白色的手绢滑落,一头的黑发披散。

“先生,没有你的错,没有。”

王大江纳闷了,“那你为什么哭?”

姑娘的眼泪大滴大滴往外涌,“我,我哭我的……祖国。”

啊,王大江心里一惊,双手搂着姑娘的肩。“你说什么?”

“我的祖国……”

王大江想起来,刚才自己欢天喜地说起祖国的时候,姑娘伤心了。“你的祖国在哪儿?”

姑娘擦了擦眼眶,“我不是此地人,我叫川

岛宏子,我的家在日本京都……耸立着金银阁寺,还有三尾红叶和琵琶湖的京都……您去过吗,先生?”

“去过的,上一个世纪我去过。”王大江预感不祥,大声问:“你怎么一个人从日本来到这里,日本怎么了?”

姑娘的声音哽咽着,低得难以听见。

“日本沉没了……”

“沉没?沉没!”王大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日本沉没了,是火山喷发还是地震?”

川岛姑娘一把攥住王大扛的手,话音让眼泪浸得苦涩:“王先生,太不幸了,我的祖国真是太不幸了……又是火山又是地震又是填海筑城又是旷古未有的风暴海啸……”

王大江被不幸的消息、被日本的噩耗惊懵了。

他久久望着川岛宏子,第一次感觉到人最寂寞、最孤独、最苦苦无助的时刻,或许不是遇上南极的风暴,而是失去了家园和祖国。

……人工驱霾的飞机在空中不停地盘旋,盘旋,苍白的太阳挣扎似地从云隙间投下几缕若明若暗的光芒。

申请移民的人们依然聚集在“南极大厦”门前,久久不散。

一时间,他们只想拼命获取,还难以体验到刻骨铭心的失落……

四、联络不上的亲友

卡洛斯精心预定的丰盛午宴,一点儿也没有引起王大江的食欲。比目鱼用营养液人工喂养,肉质粗糙;淮扬肴肉、盐水鸭怎么烹制也没有上一个世纪的风味;麻辣香鲜的四川菜曾风靡于世,可工程食品厂的调味品下锅一烹,全成了索然无味的“太空旅行餐”……

虽说有几瓶“天府可乐”好喝,可《新世纪美食报》却披露产地的水质已有污染,配方中色素、防腐剂大大增加。

“唉!”王大江一推碗筷仰靠在餐椅上,颓丧极了。

卡洛斯没尝过上一个世纪的美食风味,自然也没有王大江的失落和苦恼。他连日东奔西忙,难得享用丰盛的饭菜。于是大杯喝酒、大口

吃菜，“唔唔，王先生，您吃得太少。来，加点儿香辣酱，再来点芥末——”

王大江用餐巾擦了擦嘴，单刀直入道：“卡洛斯先生，我说过，给我自由、给我行动的权利！我必须离开迎宾馆，到森林去、到湖泊去、到我的祖国和出生地，到这个世界我想去的地方！”

“哈哈，王先生，您真会开玩笑。”卡洛斯吃下最后一块烤比目鱼，“或许先生太沉醉于往事了吧，我带来的消息会使您扫兴：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森林植被屡遭破坏，覆盖率仅为15%，南亚次大陆每一年雨季都沦为泽国。华北的京、津、唐地区已实行饮水配给，长时间超采地下水，造成那里大面积地面沉降；至于湖泊，更叫人伤心：天山北侧的巴尔喀什湖、阿拉湖，非洲的维多利亚湖早已成为新世纪的罗布泊……”

“真的？”王大江惊诧不已，“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图画。”

卡洛斯继续说：“安排您在迎宾馆下榻，躲避酸雨侵害、大气污染，我们专门空运了熊猫牌大气注入您的居室，难道王先生未曾察觉？”

王大江想起早晨在网球场边，被川岛姑娘救护的情形不觉后怕：“那么请允许我离开此地。”

“您去哪儿呢？我知道，作为华侨王先生出生在举世闻名的伦敦城西区，当然希望再去徜徉美丽的泰晤士河。”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扣留我？！”

“不，不是我扣留您，而是先生您还被记忆中伦敦的辉煌、繁盛和欣欣向荣的历史所蒙蔽。对不起，请跟我来。”

王大江随卡洛斯离开餐室，走进客房的大厅。卡洛斯随手取出一盒缩微像带放进录像机，一触按钮，清晰的图像在大屏幕电视机上显示出来：

——多佛尔海峡浪高水急，汹涌的海潮倒灌泰晤士河口。海风强劲、河水猛涨，横跨河上的桥梁如流水托起的小小舢板。

——浑浊的河水漫过堤岸，如脱缰之马扑向伦敦城古老的街道。人们惊慌奔逃、弃物遍地。

——商店进水、住宅进水，著名的罗马墙拦腰浸没在水中。威斯敏特大教堂也被大水包围，人们忙忙碌碌抢救教堂里贵重的文物。一尊雕

塑倾倒了，跌碎在水中，几大幅壁画水渍斑斑……

王大江痛心疾首。他依稀记得，上个世纪曾有科学家大声疾呼，叫人们警惕瘟疫一样蔓延的“温室效应”，他们预见今后50年间，全球气温将升高6~9℃，加上大范围的大气“臭氧空洞”出现，将导致沙漠扩大、河流泛滥，导致南极北极的冰雪融化，海平面升高——难道这一切都应验了吗？

“王先生，伦敦已经不是上一个世纪的伦敦，巴黎也不是上一个世纪的巴黎。由于海水一天天上涨，威尼斯沉没了，日本环岛的大都市也在沉没，还有纽约、费城和墨西哥城，也一日日濒临水患……”

“难道人类就找不到一点点挽救伦敦、挽救巴黎、挽救纽约的办法了吗？”王大江眼见一排排海浪涌过来，宛若一把把利刃刺他的心。

“威胁地球、危害人们生存的岂止是大海。王先生，这些年您被冰封雪埋在南极，不知道已有更多更深重的灾难降临了。”卡洛斯点燃烟卷，“啪”地换了另一盒磁带。

——肝炎、脑炎等多种传染病在印度和巴西肆虐蔓延，爱滋病已为成年男女的常见病。全世界有五亿人患皮肤癌，病因是他们的肌肤裸露。

——海洋中的鱼类虾蟹已不见踪影，发达国家出动潜艇捕鱼。从密西西比河流域到克里米亚平原，小麦大幅度减产。

——北欧连续多年“暖冬”，斯德哥尔摩居民11月份还进行日光浴，里海、亚速海和贝加尔湖水面缩小、再缩小。

——能源危机更可怕：煤炭枯竭，石油枯竭，金、银、铜、铁矿物枯竭；太阳能成了新世纪能源，可偏偏全球的日照却大大减少，唉，冬季忧郁、夏季也忧郁……

“别看了、别看了！”王大江痛苦得难以自持。巴西、印度、斯德哥尔摩——多么亲切的地名，上一个世纪他全去过，全领略过它们的天姿风采，难道如今衰败得这样惨烈！他从沙发上一跃而起扑到电话机前，他发疯似地拨号、拨号、拨号，他不能再困兽一般呆在这里，他要向社会呼吁，要与外界联系。可话筒里全是盲音，可视屏上一片盲点，当年的亲友们一个也联络不上

.....

呵，号码全都陈旧了，属于上一个世纪。

亲人们全都远去了，也属于上一个世纪。

王大江的心裂成了碎片。

这时，门铃轻响，川岛宏子小姐按时给客房送花。王大江痛苦的表情和几尽木讷的举动，使她心如刀绞、眼眶湿润。

“先生，先生，您安静些，安静些！”她扶他在沙发上倚好，连忙去取饮料。可王大江仍被那些触目惊心的灾难煎熬着，神情激动，“卡洛斯先生，你说，你回答我，地球受难，我们怎么办？”

“哦，王先生。”卡洛斯摁灭了烟头，在沙发前踱了两步，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情。“土耳其高原您不会陌生吧，那儿耸立着著名的阿拉拉特山，据《旧约》记载，远古时代为躲避滔天洪水的惩罚，诺亚曾率领许多动物从这儿登上方舟.....”

“你的意思是我们也被灾难逼迫到阿拉拉特山，只有登舟离去?!”

卡洛斯微微一笑，说道，“首先，忘记过去，忘记上一个世纪曾使您愉快、幸福的那些记忆吧！先生。”

“你说，接着往下说。”

“然后就只剩下一条路：转移。”

“转移?”

“噢，难道还有什么不明白吗？方舟停泊在我们身边，新世纪的方舟是各式各样的飞行器——去南极那只是第一步，紧接着人类应该飞得更远，去月球、去太空站、去火星！就像上一次冰川期的大迁移。这是上帝给予我们的唯一恩赐，不会有第二次了，王先生！”

“谢谢这顿午餐你对我的盛情款待，卡洛斯先生。到现在我算明白了，你是想告诉我生存无望、地球无望，动员我快快抛弃它，对吗？”

“误会，误会！我还不至于那么性急，王大江先生。”卡洛斯脸色一沉，“上一个世纪您赴南极考察之前，曾走遍世界，拍摄了许许多多影像资料，是这样吗？能否也公开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呢？”

王大江呷了一口苏打矿泉，不慌不忙地回答：“怎么对你说呢，卡洛斯先生。早在你之前，我已经满足了别人的请求。”

“哦！”卡洛斯眉心一皱，“您已将这些资料

转移给了别人？”

“嘿嘿，别紧张，来点香槟酒怎么样？”王大江不动声色。

“噢，R·朱利叶斯博士早就料到，”卡洛斯如梦方醒，“您同极地电视台那位台长有了交易……我真傻呀，白白跟你纠缠！”

“交易？嗨嗨，我不这么看。那位台长先生没招待我享受好味道的比目鱼，也没一个劲儿往肉汤里放芥末！哈哈哈哈哈……”王大江纵声大笑起来。

五、“智慧大厦”命案

极地电视台台长住进“智慧大厦”的唯一目的，是可以非常方便地与他的电视台保持联络。

自从离开南极，时差、季差、空天飞机上的紧张采访，还有到达此地的身体不适，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疲惫。凭着职业的特殊敏感，他迅速发现了此地居民严重的“冬季忧郁症”和争先恐后的“移民潮”。他追踪采访、连续报道，当最后一条消息发往极地电视台，他已经合衣在沙发上睡着了。

同王大江一样，也有人叮嘱他：房客不许开窗、不许动墙边的按钮、更不要随意在大厦的其它楼层上下走动。想吃、想喝、想外出都有电脑为您服务，此时，他睡眼惺忪从沙发上坐起，想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然后立刻去迎宾馆，再次拜见王大江。

他走进浴室，墙灯自动启亮，墙上一块闪闪发光的布告牌提醒他：衰老水请勿饮用。

衰老水？水也会衰老？他喃喃读着墙上的警告，蓦地想到“衰老水”是一种水份子老化的“死水”，饮用后对人体有害，“死水”已无法驱活，可见水资源在本城已多么稀有。

浴室不大，每一块墙砖都闪闪发亮。灯光布告变换了一行文字：沐浴者请双脚站到地穴中。

他解开浴衣，双脚试探着伸入凹陷的地穴，闪光的布告即刻隐去，随即，一股股热水柱从屋顶、地面和墙壁，上下左右朝他身体冲来。一会儿，水口又喷出团团泡沫，弄得周身滑腻，他正纳闷，另一阵水压轻缓的温水又四面袭来，好不惬意！不久水流戛然而止，四壁又喷出温和的暖气，很快烘干了他的身子。

他轻松地吹着口哨，想着怎样给王大江送一份礼物，又如何花言巧语说动王先生的心，实现他的计划。

不料，就在他转过身子刮脸时，突然灯光牌倏忽闪过一道刺目的白光，他哼都没哼一声，就“噔”地倒下了。

“智慧大厦”是一幢高度利用电脑控制的现代化特种研究的综合大厦，里面设有电脑主机、终端显示器、电子邮递、传真机、卫星电话等高技术设施，而且楼内所有的设施都巧妙地连接在一起，使你能从任何一部独立的终端机中得到各种服务。上一世纪末，在英国白金汉群马洛兴建的兰克施乐公司新总部，就是当时全欧洲最先进的“智慧大厦”。

R·朱利叶斯博士在他的终端机前，清清楚楚看见他的敌手匍然倒地，迅速命令：“卡洛斯，率侦缉小队入室搜查！”

脚步杂沓，早已隐蔽在暗处的卡洛斯率一伙警探冲进客房，里里外外搜查起来。

“乒——乓！”墙头一只珍贵的中国瓷盘被人撞掉，摔碎一地。

“哐唧唧——”几尊精美的非洲木雕也被人慌忙之中碰倒，狠狠地砸在地板上。

有人报告：“搜查完毕。”

有人发现：“抽屉里有新闻文稿！”

壁橱、床柜、工作台，卡洛斯仔仔细细在屋里搜来找去，沙发一只只移开，地毯也都卷拢，却没有发现需要的东西。

“再搜一遍，席梦思软垫、抽屉的夹层都别放过！”朱利叶斯阴沉着脸在终端机前指挥：“在我们严密监视之下，他不可能把影像讯号传回南极；假如资料在他手里，更无法转移出去！”



搜查一遍。又搜查一遍。

现场的报告总是失望而沮丧。

恰恰在这时，朱利叶斯跟前的终端机突然出现一串熟悉的图像讯号，跳跃不停、闪烁不定。

监测人员报告，南极发出的可疑讯号消失数日之后，重新出现！

“奇怪！”R·朱利叶斯略显焦躁，“卡洛斯、卡洛斯——，留下人整理现场，你马上回来！”

“是，明白。”

“智慧大厦”电梯的信号灯每十层闪亮一次，速度极快。眨眼功夫，卡洛斯已经推门而入。

“你看，自从他随王大江离开南极，这些信号就自动消失，这很好理解。”朱利叶斯博士流露出几丝难言的困惑。“而今，他们两人全在我们手里，消失的信号怎么突然出现？”

“这在我们多年的研究中从未遇到，”卡洛

斯也面有难色，“我想，会不会研究方向有了偏差？”

“方向有偏差？”

朱利叶斯博士走到窗前，哗地拉开窗帷，对着大厦林立、车流如水而又阴云如盖的市井沉思起来。

“我假设，那批影像资料王大江耍了花招，而根本就没有给电视台长。”

“唔，不对。”朱利叶斯博士摇了摇头，“你想他又是采访、又是报道，难道不正为了迅速搞到那批不论对于他还是对于其他人，都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吗？！”

博士的推论言之有理，助手的假设也独辟一径。

终端机上一串串图像讯号，恰似神秘的小精灵，在眼前跳跃着、闪烁着，仿佛想冲破什么障碍，又仿佛想把一个秘密昭示给大家。R·朱利叶斯博士绷紧了心弦，他知道一串串极可能成像的讯号，正通过南极功率强大的发射机发送给覆盖全球的卫星电视网，随时可能变作令世人惊骇的图像。那样一来，“智慧大厦”周密策划并逐步实施的“移民计划”将毁于一旦，局面不堪设想啊……

“尽快查明讯号源，刻不容缓！”R·朱利叶斯博士左拳狠狠砸在右掌心。

即刻，新的消息传来——

ABC、CBS、BBC 等世界各大广播网披露：刚刚来自南极大陆的消息，数日前随王大江先生前往某城的极地电视台台长……40 分钟前突然失踪。他发回南极大陆的大量新闻，以及他与南极的密切联系也在那一刻中断……这引起有关各方密切关注。

六、感恩节祈祷

独树山下，宽阔得没有边沿的草坪，碧绿碧绿。草坪像一枚巨大的绿色磁石，吸拢了城市里千千万万的人。

这是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春夏寒暑，一年到头，只有这一天浮躁的人们变得虔诚。

这天的日历是红色的，写着 THANKSGIVINGDAY——感恩节。

……感激上帝的恩泽、感激大自然的庇佑、感激阳光和水，感激稻麦和鲜果。一清早，全城的男人女子、老人孩童都蜂拥而出，暂时抛开粮

食配给、抛开令人沮丧的太阳能收集站、抛开南极签证、人口膨胀、噪声和污染，抛开无精打彩的“冬季忧郁症”——在青青的草地上跪倒，向神圣的独树山、向至高无上的主、向心中的憧憬与期冀匍匐下去……

除了战争和火山爆发，成千上万人同时俯仰，成千上万的心灵同声叩问，感恩节祈祷大约是最为壮观的场面了。

王大江和川岛姑娘并排跪倒在人群中，面朝巍峨的神山神树。若干世纪前，那锥形山口喷涌过烈焰、岩浆和气浪，又不知多少世纪前，烈焰熄灭、岩浆凝固，光秃秃的山口奇迹般长出一棵树，高高大大，郁郁葱葱，站在树下能俯瞰全城的生灵，能俯瞰太平洋怀特马塔港湾的万顷碧波。从此，神山神树成了闻名于世的城徽，成了小城居民的图腾。

老人们说，是上帝化身在这里。

史书记载，不是上帝，是大自然的庇佑和福祉。

上帝也罢、大自然也罢，它们都超越了人，哺育了人，世世代代的子孙、祖祖辈辈的传人，理应跪下来顶礼膜拜。

王大江想起小时候在家拜祠堂的情形，他摒除杂念，服服贴贴向独树山、向身下的草坪俯首下去……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俯首草坪的一瞬间，他的额、脸，他的双掌同时触摸到这片碧绿可爱的青草，啊，一阵电击似的震颤传遍全身。

“哦……这草！”他在心里暗暗惊叫。环视左右，人们沉浸在感恩祈祷的庄严氛围，心不旁骛，目不斜视，没有一点儿异样的神情。

王大江又埋下头来，一点没错，千真万确，“呀——人们怎么粗心、怎么会没有发现，这草！”他瞅瞅川岛宏子，姑娘今天穿一件轻轻漂亮、随日光强弱变换色泽的裙衫更显端庄与妩媚。她丝毫不理会王大江的惊诧，身物皆忘地俯首、仰身，再俯首……

感恩节——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应该是王大江最快乐的一天。

早早的，他和川岛姑娘就偷跑出迎宾馆，手拉手绕过银杉树，又跨过那片宽阔的门前草坪，驱车驶往独树山。一路上，只见人头攒动、鼓乐声声，高擎花束、彩带的孩子们蹦蹦跳跳，欢快的鞭炮炸得一天脆响、飘落满地红屑。

狂欢游行时，有人举着“感恩万物”的木牌，有人表演上一个世纪中国人创作的滑稽小品

《超生游击队》，还有人戴着犀牛、老虎、黑熊和独角兽的面具，载歌载舞，煞是快活！一个戴牛头假面的演员奔来跑去，还不时张开大口、喷吐烟火，围观的人们又惊又喜、四散奔逃。

眼看可怕的牛头一摇一晃窜到跟前，川岛姑娘一声惊叫，扑进王大江怀里。

“嗬嗬，害怕了？”

“嗯，真怕人。我很久没看见过这些怪兽动物了。”川岛宏子仰起脸，惊吓中脉脉含情。

“这只是面具你都害怕么？上一个世纪我可没少跟飞禽猛兽打交道。”王大江有点骄傲地撩起衣袖，指着几块伤疤夸耀道：“瞧，西双版纳野牛给我的亲吻！”

川岛宏子依偎在他的胸前，听到一声声有力的心音，她觉得自己真的是稚弱、真的是娇嫩，她想象不出上一个世纪人们与自然万物厮杀搏斗的豪迈。

大江亲热地打着她的肩，若有所思地说：“至今我还记得家乡的山林草坡，和小河上窄窄的木桥。从小我就放牛放羊，每逢节日都取出家里那具牛头，蹦蹦跳跳，摇来晃去，吓唬邻居家的小姑娘……”

“小姑娘？”

“是啊，一位美丽的姑娘，那年才十七岁，也爱朝我怀里钻！”

川岛宏子一愣，紧跟着明白过来：他说的是上一个世纪的故事。那时他不也风华正茂吗！

“哈哈，胆小的姑娘总会成为我的妻子。”王大江从昔日的遐思里清醒，似乎觉出川岛姑娘的些许不悦，

“……”

“忘记她吧，”王大江紧紧搂着川岛宏子，“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只爱你，亲爱的！”

牛嘴不再喷火，演员摘下面具，四散奔窜的孩子们好奇地蜂拥过来，叽叽喳喳摸弄那只奇妙的牛头。

牛头已不是王大江儿时玩耍过的那样，掂在手里一看，原来是用压印花纹纸裱糊而成，上面粘着一簇簇人工仿制的牛毛。

像他熟悉的牛头、熟悉的电话号码早已遥远如梦，他熟悉的牛马、熟悉的牲畜也远远留在了上一个世纪。现在的人们没见过牛、没见过羊、没见过骡马走兽，偶尔吃一份“牛排”，那也是工程食品厂百分之百的“仿生菜肴”。这令王大江黯然神伤。

……

又有喷火的牛头扑过来，惊喜的孩子们又哄地拥上去。熙来攘往中，王大江猛然发现，人们手中的花束——那些色彩缤纷的玫瑰、金菊和素馨花有结实的花瓣，不凋谢、不枯萎，当然也没有香味儿——全是绢绸仿制。

王大江的心被刺痛了，他没有想到牛头、花束和普照大地的阳光，会在短短的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便与人类相距得那样生疏那样远……

路口耸立着一座喷泉。循环水被机器反复搅动后喷向阴沉沉的天空。

这是一尊关于机器时代的雕塑——身着戎装的骑士，怀里抱着尚是婴孩的儿子，婴孩的两只拳头各捏着一颗整粒的原子。

……王大江这么胡乱想着跪倒在感恩节祈祷的草坪上，向巍峨的神山神树俯下身体，却无意中触到了满地青草。

“啊！”他再也忍不住，使劲儿拽了拽川岛宏子的衣襟，“川岛，你伸手摸摸这草——！”

川岛姑娘毕恭毕敬做完最后一个俯仰。

“快，你摸摸这草呀，它是假的！”

“假的？”川岛姑娘先是一愣，随即双手在草坪上来回蹭了几下。

“嗯，假的，塑料丝仿造的，你还看不出来吗？”

川岛姑娘睫毛眨了几眨，好像回想起什么，“喔，您的意思我懂了。您说的那种真正的、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青草吧，啊，许多年前便已灭绝，只有博物馆还珍藏着它的标本。本世纪来，不仅本城，地球上许多地方都铺设人工草坪，我们日本也这样。”

“这是真的？”别提王大江心里多么难受了，他想起纸糊的牛头，想起每天清晨自己不过是踏着没有露水的塑料丝来回跑步、打球；黄昏苍茫，透过客房的落地长窗，他不过是眺望着全城大块小块的塑料草坪大加赞叹。喔，这一切全是假的，假的！

“喏，还有路边的银杉和水曲柳，”川岛宏子不愿再向重新生活的他隐瞒什么，她想把世界真实地坦露给她爱着的人。“银杉和水曲柳不过是承包给‘森林集团公司’一棵棵制成，再像埋电线杆子一样，捣坑、掘土、成片成片地竖起来。……您难道没有发现，秋风冬寒之中它们也不曾沙沙落叶吗！”

王大江心乱如麻，他知道植物为人类提供百分之六十的氧气，还能够净化空气，灭菌、除尘、调节气温和空气湿度，难怪本城居民忧郁多

病，迎宾馆的客房也门窗紧闭，原来是缺氧，全城缺氧啊！他恍然大悟。

祈祷后的人们四下散去，神圣的一刻流逝了，男人女人们又重新去排队等候南极签证，重又抱怨故障频频的太阳能收集站，灯光广告无情地宣布：去太空站的客票又涨价1万美元

这就是今日的地球？！

王大江在感恩节里油然而生的好心绪，被比比皆是的假树木、假草坪搅得心境大毁，愁容满面。如果说南极的冰封雪埋没能夺去他生命之火，是因为对大自然深深眷恋的话，那么今天的祈祷还能留给他什么呢？大江不甘心就这么回去，他扭回头想对巍峨高耸的独树山倾诉些什么。

蓦然回首时，王大江简直如雷击顶，一下子愣在原地——

原来祈祷仪式后，有人正攀上那株神树，动手锯掉几支已成枯槁的树桠。旁边，人工仿制的新的枝杈，碧绿碧绿，正被大吊车高高托起，从容不迫地对接上去……

七、凶吉难卜

他转过身，面对功率强大的发射机，颓丧而痛苦地摇了摇头。

有人拉着他的手，焦急地问：“怎么样？”

“还有希望吗？”

“再试一次吧，或许——”

“唉！”他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伸手关掉连接卫星电视网的红色按钮。“不行，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图像就是不出来。”

“为什么？”

“奇怪呀，发射机工作正常，卫星电视网传输其它节目也从无差错，怎么偏偏这节骨眼……”人们大惑不解。

意义重大的发射工作进行了多次，谁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

“是呵，这是为什么呢？”著名的“彩虹勇士”号停泊在南极海岸，设备精良的发射中心就设在前舱。作为世界绿色和平组织的旗舰，“彩虹勇士”号为保护地球生态、维护人类环境屡经艰险。窗外，南极短暂的夏夜已经过去，晨曦初露，云霞斑斓，阿德尔市区一幢幢红色、蓝色、绿色和黄色的房屋，鲜亮夺目，纤尘不染，宛若皑皑冰原上盛开的雪莲。

作为南极人，他有笑傲冰雪的自信与豪迈，作为绿色和平组织的新一代领导人，他更对南极、对亚非欧美、对地球——人类文明的摇篮，倾注着深挚不倦的爱。他曾驾驶被修复的“彩虹勇士”号，在英格兰海拦住10万吨级巨轮，反对向海洋倾倒核废料；他又在巴拿马运河边痛斥滥伐森林、使河水干涸的木材公司老板；在日本横滨，他精心扎制了一具充气鲸鱼模型，反对渔业资本家滥捕鲸鱼，竟被无辜关押，一旦出狱；他又无所畏惧地在停泊港湾的船体上涂写大幅绿色标语……。他的职业是医生，南极的医生，拯救生命是他的天职。就说那位王大江先生吧，上一个世纪的科学家，是他拯救了他，使他奇迹般地活过来，而且活得健健康康、硬硬朗朗，“智慧大厦”的首脑们对王大江畏惧三分、视为敌手……他这么想着、徘徊着，一路巡视，总控制台上红绿灯信号如星辰闪烁，令他思绪飞驰，突然，他的目光一下子落在王大江的影像磁带上……

“哟！”他心弦一颤，“会不会，故障会不会就出在它们上面……！”

昼夜跟踪的图像讯号电光石火般倏忽消失了，“智慧大厦”的监视屏好像被飓风一卷，剩一块寂寞的空白。

“报告，讯号消失！”

“注意讯号消失原因。”

“啊，太好了……”卡洛斯兴冲冲奔进办公室，“朱利叶斯先生，我们的干扰成功了！”

“哦，干扰成功？”R·朱利叶斯博士一直全神贯注坐在终端机前，接受报告，分析各种情况资料，“上几次图像讯号我们也曾实施干扰，为什么……”他手掌摸了摸下颏，眉心皱拢，突然兴奋地一拍靠椅扶手，霍然起身。“卡洛斯，依我看，讯号消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干扰，我揣测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故障！懂吗——出人意料！”

卡洛斯的满心愉悦烟消云散，他愣怔怔站在博士跟前，表情有些尴尬。

“我假设，这批影像资料或许不在王大江身边，也根本没有被那位电视台长弄走，恰恰在王先生抵达本城之前，就已被第三者掌握！”

会有这样的事情？卡洛斯不肯相信。

R·朱利叶斯静思默想，两眼透出鹰隼一样的光芒。独特的经历构成他独特的人生；特殊的职业呢，又造就了他多疑善变、刚愎自用的性格。在风险处处、敌手如林的世间，他终生信奉

这样的名言：人们都是在一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号邮船的甲板上，争夺一把著名的躺椅。——对于朱利叶斯，这句名言出自一次刻骨铭心，世代难忘的海难事件。公元1912年4月10日，有11层楼高、相当于3个足球场长、号称“永不沉没之船”的Titanic邮轮从英国首航美国，不幸在北大西洋撞上冰山沉没，船上1112人同时遇难，酿成震惊世界的海难事件。而著名的泰坦尼号船长不是别人是朱利叶斯的曾祖父！当年老人的狂妄疏忽，成为整个家族洗刷不尽的羞辱。

“博士先生，那之前，王大江他一直在阿德尔市救护中心接受治疗。”接连几次失误，卡洛斯已隐隐觉察到朱利叶斯对他的不信任“不，你不要急于解释，解释是软弱者的盾牌。”朱利叶斯猛地转身，作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同时我又第二个假设：那出人意料的故障不是发射机、不是卫星网，也不是我们的干扰，而故障恰恰在图像本身！”

“图像本身！”卡洛斯心里一惊，觉得这假设简直不可思议。

R·朱利叶斯自言自语，“这一批磁带，不是存放在档案馆，而是随它的主人在极地的冰雪中掩埋多年……”

博士的话一下子拨亮了卡洛斯的思路，“噢，您是说磁带——影像磁带出了问题？”

“你以为如何呢？著名的泰坦尼号邮船有当时先进的导航仪，有双层船底水密舱，但它偏偏忽视了春日里正在融化的冰山……”朱利叶斯谈锋颇健，“影像磁带在冰雪中埋藏这么久，还会有图像发射给卫星电视网吗？”

“啊呀呀！”卡洛斯恍然明白，“为一堆或许早已磁化的空白磁带，我们真傻、真傻！”

“来，放松放松吧，卡洛斯——喝点杜松子酒还是威士忌加冰块？”R·朱利叶斯将两只酒杯斟满，“来呀，伙计，干了它！”

八、记忆永恒

“亲爱的，你别，你别拦住我，你放开——这是我最后的抉择了！”

王大江几次想挣脱川岛姑娘的手，奔向那台记忆发射仪。

“不，你不能这样！”

川岛宏子抱住这位从上一个世纪的漫漫长途跋涉而来、好不容易才重获生命的科学家。

“川岛，我爱你，求求你放开我！”

“不，你不能这样做，这样有危险呀——大江！”川岛姑娘几乎是在哀求他了，眼眶里盈满了泪水。“你，你好不容易才从南极的冰雪中苏醒过来，好不容易才有了生命、有了记忆、有了我们的爱……大江，你就忍心一下子全毁了吗！”

他铁石般的心被姑娘的话灼得发烫。

“……这些日子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样多风险，闯过了那么多难关，大江啊，我只求你健健康康活着，一心一意爱我。……你知道，我孤零零地没有祖国，我从地震、海啸和火山灰里逃出来，没有勇气活下去……眼下只有你是我的亲人了！大江……”

川岛宏子泣不成声，她浑身颤抖，心里一阵阵发冷。这些日子她被大江的爱温暖着，不去回想日本沉没的惨状，而如今为了劝阻大江，她自信她的肺腑之声一定能打动他。

王大江一把搂住川岛宏子，男子汉的眼泪一颗颗宛若蜡液，火辣辣滴落在姑娘的肩头。

“川岛，我的亲友们早已联络不上，茫茫人世也只有你一个亲人……我爱你，川岛，我多少次对自己说，我怎么会突然从死亡中醒过来？又为什么复活了生命和爱？这不都是因为么！我相信命运，相信冥冥之中的姻缘，不然怎么会一睁眼就有你迎上来呢……”

两人拥抱在一起。

“我想过，川岛，如果我是个普通人，我真会带你去一个远远的地方，为你活着被你爱！可我……”王大江的心被感情的波涛托起来又摔下去，“川岛，我爱你，但我也爱我们的家园、我们的星球。怎么办呢？事情你全知道了，台长先生失踪之后一直没有音讯，那些珍贵的影像资料也在极地的冰雪里消磁报废，人类的愚昧和狂暴正一天天摧毁大自然，‘智慧大厦’放弃地球的移民计划紧锣密鼓，一天比一天逼人……”

客房里那台高清晰度的大屏幕电视机一直在工作。二十秒钟广告、半首歌曲、一幅漫画，一幅抽象派的拼贴画、一则短讯，然后再来几下破格摇摆音乐——乐手穿着破烂圆领汗衫，还用安全别针把裤子扣在一起……

新闻播音员广播刚刚收到的“移民快讯”：



——各国政府一再请求之后，南极当局被迫同意即日发出特种移民签证 8000 份，请本城持有 E、F、N 序列编号的申请者，立刻去南极领事馆排队等候。

——世界各大银行今日起发行一笔巨额“无国家标记”货币，便于移民者使用。

——国际太空移民集团将在本城增开飞往月亮城和 DF—4、RF—7、JS—134 太空镇的特别航班……

“啊，看到了吗，亲爱的川岛！”王大江的心被这一条条无情的“移民”消息鞭打着，他霍地站起身来慷慨陈词：“人类啊，你是万物之灵，你是生灵之英。你聪明、你智慧、你气吞山河、掌握乾坤，你能在冰冷的山洞生起篝火，你能在探险的木船设下罗盘，你能把矿石冶炼成钢轨桥梁，你能把卫星送入太空，还能在南极建设城镇，用电脑操纵世界……但是，万物之灵的人类啊，你也如蚂蚁一样肆意挥霍着地面上的一切——使江河干涸、大海发臭，使空气中毒、森林毁灭，使草原变成沙漠、高楼侵占良田……为什么你不怜悯花草树木，不心爱流水湖泊，不珍惜矿脉油田，不宠爱走兽飞禽，甚至不保护生你养你的家园！”

川岛姑娘抹去眼角的泪花，她完全被王大

江这一席发自肺腑的疾言快语所打动！

从她出生到现在，不论在日本还是在本地，新世纪的人们从来没有大江这样痛心疾首的忧患，自然也很少洋溢这火一般灼人的爱心与激情。“假如人类多几分忧患的激情，世界或许会是另一个模样”——天皇在日本列岛如“泰坦尼号”一样沉没时发出的喟叹，此刻撞击着川岛姑娘的心。

“上一个世纪的苏联昆虫学家施万维奇，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工作。他终生研究蝴蝶翅膀的花纹，因此受到了许多人的轻蔑与嘲笑。不久，震惊世界的苏联卫国战争

开始，列宁格勒被敌人重兵围困。军事目标、交通设施、防空掩体必须伪装起来，人们却束手无策。紧急关头，施万维奇从蝴蝶翅膀花纹的构图获得灵感，发明了迷彩伪装，从而使列宁格勒免于空中威胁。战后，人们颂扬他，嘉奖他，但我们的昆虫学家却一往情深地说：嘉奖蝴蝶吧，嘉奖我们的造物主！直到如今，著名的奥赫金公墓里昆虫学家的墓碑上，还镌刻一只他心爱的蝴蝶翅膀花纹……

“也是在上一个世纪，86 岁高龄的美国诗人罗勃特·弗洛斯特独自来到佛罗里达东南著名的‘西棕榈海滩。’老人在当年伟大的哥伦布发现北美洲的登陆点久久徜徉、久久徘徊……此时繁花似锦、碧草如茵、海浪像雪、阳光若金……不远的卡拉维拉尔角航天基地，不时有火箭卫星、航天飞机升空的轰鸣和气流鼓荡着，海洋和空气也悄悄地弥漫着有害物。但人们沐浴着阳光、嬉戏着海浪，无忧无虑，自在逍遥。

“这时，诗人来到他们当中，讲了一个震颤人灵魂的故事——你们知道吗，今天，当美国人站在国家博物馆一只小鸟的标本面前，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不得不觉得由衷的卑微与惭愧。

“曾几何时，这干枯的小鸟曾是北美洲上空

遮天蔽日的游云，曾是纽约、芝加哥和波士顿名餐馆里必不可少的佳肴美味，曾是当地居民举枪即得的普通猎物。当时，这种名叫‘旅鸽’的小鸟是地球鸟类中最庞大的家族。每当一个迁移群飞来，黑压压如云幔，400 公里不见天日。这样一个 50 亿只的巨大物种，若任其自生自灭大概要数百万年。可是，弹指一挥间，短短几十年，美国人的胃口竟然神话般地将如此庞大的物种，吞剩下最后一只可怜的标本……

“1914 年，最后一只旅鸽在美国辛辛那提动物园悄然长逝，美国人这才如梦方醒似地惊惶起来。政府悬赏，谁找到一只旅鸽赏 1500 美元。可是人们望眼欲穿，悠悠白云，渺渺青天再也没有了旅鸽的身影。那一年，诗人弗洛斯特还是孩子刚刚记事，他所见到的永远是一只不会飞翔的标本……

“诗人的故事如拍岸的惊涛，撞击着后人的心。人们簇拥在诗人身旁，听他苍老却又宏亮的声音，朗诵那首著名的《生命前进着》(Life Goes On)——

……我来的时候，
这世界并不是一片沙漠，
我临走之时也不愿它是。
这些树，这些草，
这些生长着浆果的灌木，
在我离去你也离去了之后
还应该发荣滋长！”……

电视机里一片晃动不清的图像。

那些如梦呓般扰人的“移民新闻”，不知为什么一条也听不清楚了。

川岛姑娘简直被突然间神彩飞扬的王大江迷住了。她觉得自己跌落在一种神圣、高尚而又美好的氛围里。她开始冲破了世纪与世纪的隔膜、冲破过去生活里凝滞、冷漠的硬壳，新的憧憬、激情如春笋出土般在她心里滋滋地萌生。

“不要说我们阔别了一个世纪，呵，我的同胞手足——那天，感恩节游行，队伍里一位二十多岁的女艺术家，身着草服，驾驶一辆植草汽车从安第斯山中赶来。她风尘仆仆，行程万里，一定要让本城的人们观赏她以工艺学与自然美相结合的不凡创造——她在汽车及衣服表面涂一层石油产品的粘合物质，再喷上青草种籽。为了经常保持湿润，她每天给衣服和汽车洒若干次水，使青草发芽育成。

“艺术家站在她的草车上大声疾呼：啊，妙极了，真是妙极了！穿过布纹长出的草根正搔痒我的肌肤，绿茸茸的青草爬满车身，更使你感觉到周围全是生命、活泼泼的生命！

“对于人类、对于大自然，对于我们的星球，最宝贵的不是金钱是生命。创造生命，我们的祖先付出了多少数不清的辛劳与时光，难道我们却要把一个千辛万苦才有生命滋长的地球重又抛给死亡吗！……”

王大江激情豪迈一口气说到这里。突然，他身体摇晃几下，“咚”一声倒卧在地。

“呀！”川岛姑娘猛然惊醒，慌忙扑到他跟前，“醒醒，大江，你醒醒呀！”

慌乱中，她的手触到两根细细的红线。

这红线如两道血脉联接着那台记忆发射仪。而一对尖尖的触针，不知什么时候已被大江悄悄刺入自己的太阳穴，深深扎进大脑……

客房里的电视屏幕奇迹般地出现了新世纪人们从未见过的画面。

画面美极了，美极了。

美丽的画面上缓缓淌过人们已经陌生的那曲《蓝色的多瑙河》……

那是上一个世纪的群山、江河、丛林草原。

那是丰饶美丽哺育过人类的蓝色星球。

……不论是南极救护中心还是“智慧大厦”，不论是滑跑离港的空天飞机还是本城居民的“蜂巢住宅”都能收看。

呵，王大江的记忆没有被冰雪封冻，也未曾曾在极地消磁，当年他千辛万苦用心灵的镜头摄取的美景，正被强大的卫星电视网接收下来，传播开去……。

阿德尔角的红色小楼里，救护中心主任已离开“彩虹勇士”号旗舰，正在抢救另一位从冰雪中救起的探险者；BBC 广播网披露了极地电视台台长被暗杀的消息，几个大财团企图在王大江身上大发其财的丑闻。而 R·朱利叶斯博士气急败坏，“噼吧”捏碎了玻璃酒杯；卡洛斯的妻子来电话，说又做了新鲜的炸鸡块，今天是周末，等他回去晚餐……

川岛宏子深情地搂着王大江，直到这一刻，她才真正理解了他。理解了一位献身科学、献身人类幸福的人，不论他活着还是死去。

此刻，王大江心明如镜。他知道，或许记忆发射之后，他的大脑将严重受损，刚刚获得的第二次生命又会蒙受苦难。但他毕竟扑倒在大地上，眼前正徐徐展开一幅在空天飞机上眺望地球的壮美一幕——

……一团团星云扑来，一颗颗流星飞走。飞机从地球的阴影中挣脱出来，眼看太阳一点点由紫变蓝、由蓝变红、刹时间纷呈异彩，照亮了这颗大陆与海洋紧紧拥抱的星球。图 程国英



●致读者●

尊敬的读者：“科幻迷的画”，热情希望科幻迷都来构思作品，描绘科幻形象，欢迎两类稿件：一，文字稿，用文字描述科幻形象，本刊特约美术家作画；二，美术稿，彩色稿发封面、封底；黑白稿发封二、封三，希望写少量文字加以描述。来信，请在信封上写“科幻迷的画”字样。



◀ 古老与文明

狮身人面像

你斑驳风蚀的面孔上

铭刻着古老的文明

你默默注视着我們沿着

先人指出的路

在浩渺宇宙的雕塑群中

寻觅着人类的位置

昆原文图

(四川绵阳市绵阳日报社)

▼ 犀鹰在外星着陆

地球的犀鹰，

在外星着陆。

它的使命是和平、友谊，

它的凶猛、神速，是为了自身的存在。

向际纯 图文

(四川成都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追

碟

蓝充仁 画
(四川·成都)





● 水星城堡 金霖辉 绘画

(北京·崇文区二〇一美术职业中学)

封面美术:

上图: 飞碟 [美国] 底菲特
不少科幻迷认为外星存在着智慧生物,
他们乘坐大型飞船定期拜访地球。

下图: 空间入侵者 [日本] 寺田敬
一个闪着绿光的飞行物, 发射出载人的着
陆弹。是送去生命之爱或是征服, 科幻迷
朋友, 你怎么想!

定价: 1.60元

发 行: 《科学文艺》杂志社批销订阅
邮 政 编 码: 610041
编 辑 出 版: (四川省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十一号)
主 办 单 位: 四川省科技杂志社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 告 许 可 证: 川蓉工商广字177号
国 内 统 一 刊 号: CN5111360
印 刷: 成都七二三四工厂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